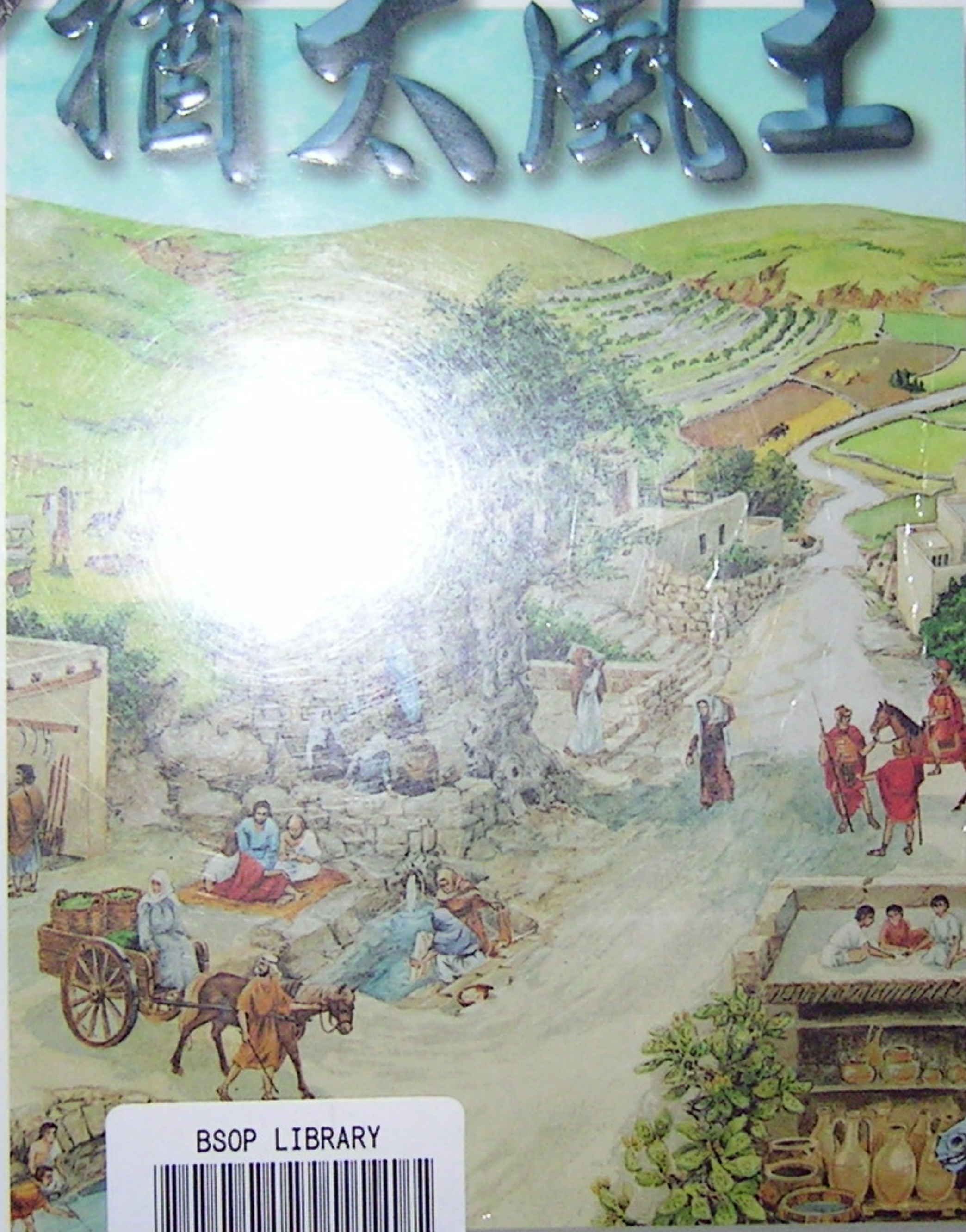


耶穌時期

的

猶太風土



-CH

BSOP LIBRARY
00028446

美莉安·瓦摩許 著 ◆ 張聖佳 譯



耶穌時期的聖地



被梯田四面環繞的伯利恆城，從耶穌時期至今似乎沒什麼改變。





阿克雷港，即耶穌時代的多利亞(徒廿一7)



大希律的要塞宮殿—許爾堪堡



龐貝的大理石像

蚌相爭的許爾堪及亞利多布分別向羅馬將領求援，結果，羅馬大軍就這樣開進了猶大地。我們接著來看許爾堪兩兄弟向羅馬求援的始末。

耶路撒冷的新主人

先是亞利多布說服了哥哥許爾堪與他交換身份，因而當上大祭司，小安提帕特見大勢不妙，從遠離戰禍的以土買地警告許爾堪說，亞利多布最終一定會除掉他這個兄長，並慫恿許爾堪加入他及盟友尼拜廷帝國組成的聯軍，一起圍攻亞利多布所在的聖殿。圍剿展開後，亞利多布聯同盟友撒都該人，在碉堡般的聖殿裡死守頑抗，雙方進行漫長的對峙。

許爾堪請求羅馬人協助他圍剿亞利多布，羅馬人卻想讓這場內戰趕快結束，原因是，尼拜廷帝國是羅馬的藩屬國，長期的對峙只會耗盡尼拜廷的國庫。於是，羅馬將領史高魯命令尼拜廷的亞哩達王立即班師返鄉。許爾堪陣營於是轉而向人在敘利亞的羅馬龐貝將軍求援。在龐貝的連番施壓之後，亞利多布同意交出耶路撒冷的政權，但當龐貝的副將加比紐前往接收耶路撒冷，卻被亞利多布的人馬拒於門外。結果，龐貝親自率兵圍攻，他在西元前六十三年攻克耶路撒冷，並屠殺了一萬兩千人。

大勢底定後，為了羅馬的利益，當務之急是讓人民調養生息。龐貝將猶大地這片羅馬最新領土分割為猶太、撒瑪利亞、加利利，以及約旦河東岸的比利亞等行政區。結果，許爾堪只得眼睜睜目睹先祖馬迦比所征服的領土，再次落入異教徒之手。

亞利多布後來遭龐貝囚禁在羅馬城，但猶太政局沒有就此平靜，因為亞利多布的兒子亞力山大繼續透過游擊戰和伯父許爾堪周旋，當時的敘利亞首長是龐貝的前副將加比紐，他沒福氣當開官，反倒要耗鉅資清剿反抗份子。羅馬城的上司們責備加比紐未能儘快恢復秩序，讓他的仕途以遭到流放來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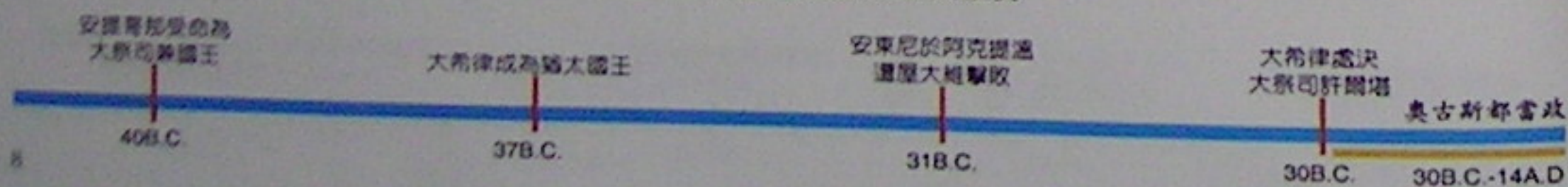
羅馬的動盪

這個時期，羅馬本身也碰到一連串內耗的動盪。先是前三雄——龐貝、凱撒與克拉蘇——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西元前五十二年，克拉蘇在幼發拉底河畔與巴底亞帝國的戰鬥中喪生。之後，凱撒為了結束與龐貝的兩強對立，發兵渡過位於義大利拉維那附近的盧比孔河，擊敗對手的軍隊，也從此轉變了猶大地的命運。

亞利多布遭到龐貝監禁多年，對他餘怒未消，於是支持凱撒當政。凱撒後來釋放亞利多布，甚至答應讓他帶兩個兵團回猶大地當政，但亞利多布在離開羅馬城之前，卻被效忠龐貝的人毒死，其子亞力山大也遭到殺害。

與此同時，識時務的小安提帕特趕緊對凱撒輸誠，並旋即碰到表現赤誠的好機會。在克拉蘇遭巴底亞人擊敗之後，猶大地的羅馬統治暫時鬆懈下來，加利利地區的革命份子趁機大舉起義，想徹底驅逐征服者。小安提帕特立即出面鎮壓暴亂，還建議許爾堪指示埃及地的猶太人一起支持凱撒，為凱撒日後成為尼羅河地的主宰鋪路。

為了酬謝小安提帕特一夥人，凱撒宣佈，大祭司一職從此由許爾堪的子孫世襲，然後任命小安提帕特為猶大地——當時隸屬羅馬敘利亞省的一部份——總督(意為「搜羅者」)。如同拉丁文「總督」一詞的原意，小安提帕特的任務是去「搜羅」羅馬政權的需用。全猶大地的稅收，以及許爾堪豐厚的私人產業都任憑小安提帕特支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擁有這麼大的榮華與權勢。



接下來幾年，許爾堪對小安提帕特愈發言聽計從，甚至讓這狡猾的以土買人任命自己的長子法西爾為耶路撒冷都督。就在這時，小安提帕特的另一個兒子躍上舞台。早先在許爾堪與亞利多布為了爭王位而互動干戈，小安提帕特將這個年方十歲的孩子送回以土買老家避風頭。如今，這個廿六歲的兒子重現江湖，受命為加利利總長，他的名字是——希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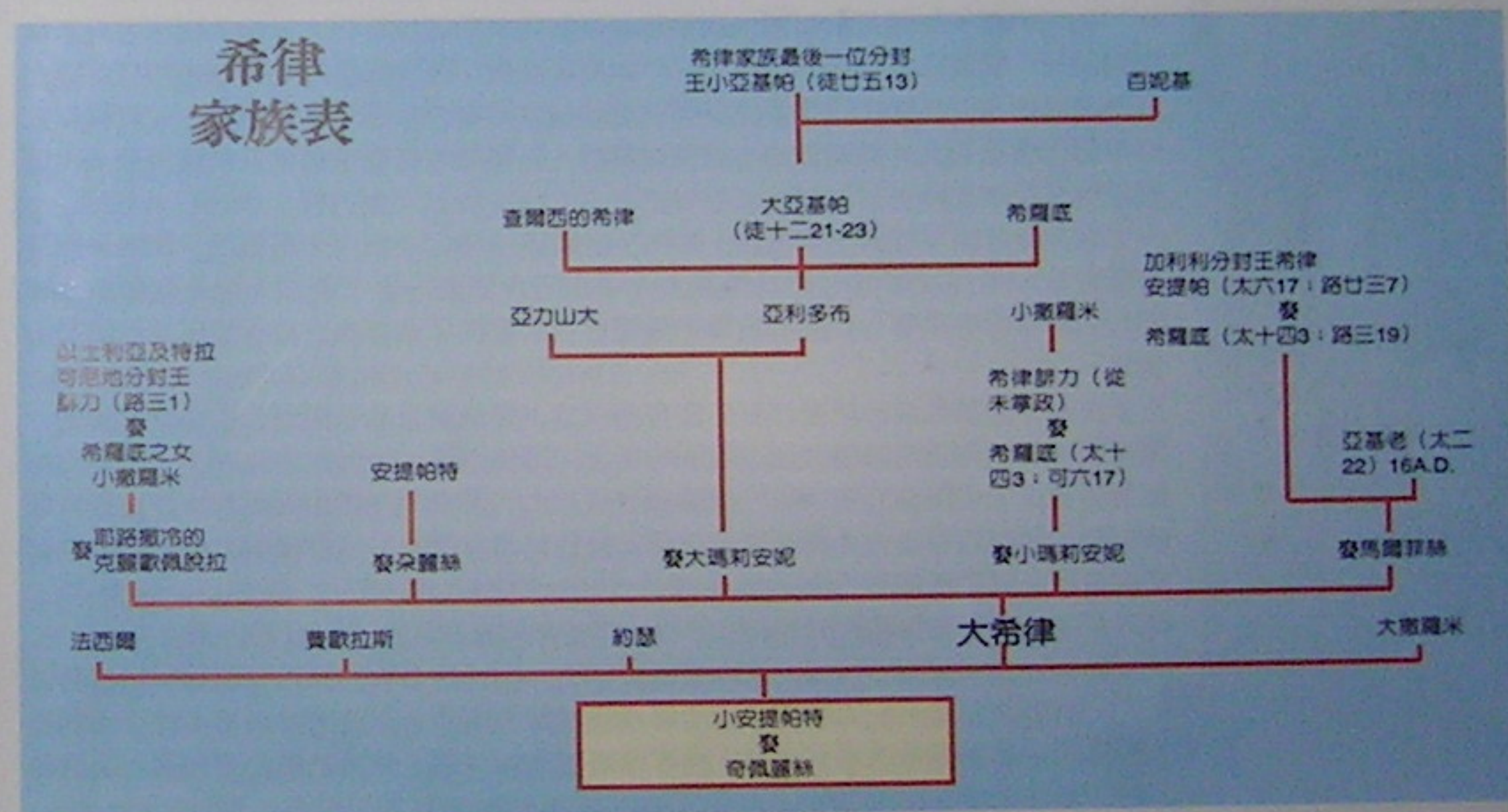
異邦人的君主

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太廿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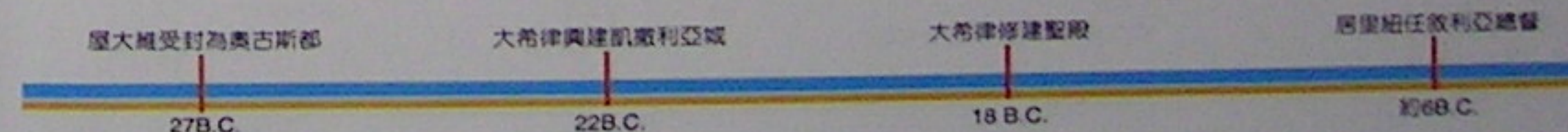
大希律原想當個呼風喚雨的總督，但他很快發現，猶太體制無法順他的意。才上任沒多久，這個年輕總長就遭到猶太最高司法機關——散和都——的傳喚訊問，因為他父親的政敵指控他非法處決作亂滋事的反動份子以西家。大希律到耶路撒冷接受訊

大希律的財富

根據一份統計資料，大希律的年收入至少是一千三百萬底拿，這在當時與廿一世紀的今天，都是個天文數字。他的財富來源包括：抽四分之一的農產稅、三分之一的麥穀稅，以及最高可達二分之一的果物稅。大希律原本還在耶利哥及隱基底栽種香櫚樹，從這神秘植物所萃取出來的香料貴重如黃金，不過這些田地後來被埃及的克羅歐佩脫拉女王奪走。此外，希律也對載運乳香、沒藥等香料到猶大地迦薩港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課稅。但猶大地的主要經濟活動仍仰賴聖殿的運作，平時，人們會奉養供獻祭用的鴿子與牲畜，然後在耶路撒冷市集裡，將它們連同香料等祭品一起販售給外地朝聖者，而這些都是希律課稅的對象。



大希律共有十位妻子與眾多子孫，本表只列出內文歷史簡介有提到的人物。





由畫家模擬之凱撒利亞城奧古斯都廟

問之後，逃到羅馬人那兒請求羅馬人派兵支持他穩固政權。爲了達到目的，大希律奉上豐厚的謝禮。於是羅馬人將奎利·敘利亞（可能就是聖經中的腓尼基地）以及撒瑪利亞的總長一職，連同當地的宮殿、領地與農田都賞給了他。從此大希律走上一條不歸路，他看清自己的權力基礎不在猶太臣民的效忠，而在羅馬主子的喜好。

之後，羅馬政局再度變天。西元前四十四年，凱撒遭布魯托及卡薩斯暗殺，安東尼及凱撒的義子屋大維成爲政壇新領袖。這段動盪時期的另一位犧牲者是大希律的父親小安提帕特，他在參加宴席時遭政敵毒死。

此時，許爾堪代表猶太人民，偕同大希律與法西爾，一起到安東尼聽政的安提阿城去謁見羅馬的新領袖。在這次會面中，急欲得到猶太物資的安東尼再次確認大希律的統治地位。安東尼讓許爾堪保有「民族領導人」的頭銜，但冊封大希律及法西爾爲分封王（或羅馬的地區統治者）。

分裂的大希律王國

大希律掌政之後，反動的暗潮狂烈地持續反撲，當猶太人在日後公開抵抗羅馬統治時，這些暗流將徹底動搖猶太人的生活與習俗。

讓猶大地長年不安，並導致它最終造反的因素有許多，包括羅馬人對猶太人及猶太教信仰規範的不解、羅馬統治的殘暴，及猶太人與散居巴勒斯坦的異教社區不斷發生磨擦。到了西元二世紀，猶太教師指出另一個引發猶太人造反、讓聖殿最終被毀的原因：猶太人之間不明究理的彼此仇恨。這個原因在猶太歷史上一再重演。

造反的種子無疑是靠著猶太統治階層之間的爭鬥而發芽坐大。猶太統治者向來由祭司組成，當羅馬人在西元前六十三年攻取耶路撒冷時，表面上是恢復大祭司許爾堪的治理地位，但人民期待皇家大祭司可以效法其祖猶大·馬迦比的榜樣，在軍事與政治策略上膽識過人，捍衛猶太人的神聖傳統。許爾堪的表現遠遠不及先賢表，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大希律家族早在漢斯摩尼君王約翰·許爾堪（134-104B.C.）征服以土質時就皈依了猶太教，但這沒讓他因而成爲猶太人眼中的合法統治者，所以，他得靠羅馬人撐腰。大希律行事殘酷，在穩固政權的過程中，他處決了大部份支持過亞利多夫的猶太貴族。

大希律向猶太統治階層示好的最有名決定，是他娶了漢斯摩尼公主大瑪莉安妮。他用盡手段，企圖攏絡猶太上流階層的手段，還包括將土地財物賞給地主，以及地位較低的貴族。小瑪莉安妮（另一位漢斯摩尼公主，大希律在處決大瑪莉安妮之後再娶的對象）的父親也在大希律的巴結之列，被他封爲大祭司。這群受到大希律青睞與提拔的貴族，就是所謂的「希律黨」（太廿二16；可三6；可十二13）。

猶太與加利利的有錢人不少，這從新約聖經的多處記載看得出來（太九35-38；太十三24-27；太十三44；太十八23-24）。許多有錢人都是官員，例如希律的管家苦撒，此人的妻子蘇撒娜成爲耶穌的門徒，以及祂的經濟支持者。財富的主要來源是土地，這些土地多半是在作物欠收、乾旱爲患的荒年裡，從債務人手中購得或搶來的。許多人在失去土地財物之後，淪爲約瑟夫（Josephus Flavius）筆下常提到的「盜寇」，但在廣大草民的眼裡，這些人卻是英雄，因

爲他們拒絕接受羅馬政權或有錢猶太傀儡的統治。學者相信，約翰福音十八章40節提到的大盜巴拉巴，可能就是這種革命份子。

大希律對待祭司的政策也引發他與猶太人的衝突，他用高壓手段控制大祭司，例如將他們的聖袍沒收充公，放到安東尼亞堡裡。諷刺的是，和祭司階級的持續衝突，卻爲大希律贏得了最意想不到的同路人——愛色尼人，這個隱士團體也敵視大祭司，只是與大希律所持理由完全不同。

新約聖經一再將「稅吏」與「罪人」相提並論（太九10；太九11；可二16；路五30；路七34等），顯示稅吏是耶穌時期一群讓本族同胞感到憤怒的猶太人。猶太人抗稅的理由不全是由於經濟因素，相反的，只要稅吏們不敲詐（路三13），收取聖殿稅在內的捐賦基本上是被接受的。而且，在羅馬帝國的其它省份裡，仕途最亨通的，通常都是被視爲治理典範的稅吏。但是在猶太社會裡，稅吏與貴族卻被當做出身不純、不諳猶太禮教，卻尸位夙餐的人。猶太傳統信仰文化認爲，「以色列的教師」（約三10）比所有階級都來得尊貴顯赫。

因著傳統猶太統治者的失勢，熟稔摩西五經的教誨師成了猶太地的新興勢力，這群人包括散和都的成員（太十17）以及會堂負責人（可五36；路十三14）。受過教育的經文學家（即文士，路廿二66）也深受人民的敬重，卻是羅馬人眼中沒有地位的一群。羅馬政權向來只利用背景顯赫的人來擔任羅馬皇家與人民之間的傳話人。不過，這些上流階層卻常與中下階級脫節。

就這樣，經濟、階級與文化上差異持續耗蝕猶太社會達一世紀之久。暗流逐漸匯聚成烈濤巨浪，拍打著希律家族，至終將它裂解吞沒。

大希律度過另一場危機

到了西元前四十年，大希律的地位持續攀升。羅馬宿敵巴底亞帝國的新一波騷擾，讓他再次脫穎而出。話說，巴底亞人因著安東尼迷戀克麗歐佩脫拉並荒政務，便趁隙侵略敘利亞及黎巴嫩。亞利多布之子安提哥那處心積慮要洗刷父親當年敗給許爾堪的恥辱，於是請求巴底亞王幫助他消滅大希律，並承諾在重登王座之後，贈送一千鎊運糧禮金（這個數目幾乎是猶大地每年繳給羅馬政府稅金的兩倍），以及五百美索不達米亞國幣。安提哥那來勢洶洶，迅速攻取了聖殿山。巴底亞人也依約在迦密山附近打敗了許爾堪，接著到耶路撒冷與安提哥那會合。

大希律率救兵趕來，卻無力將耶路撒冷搶回來。當時正是七七收穫節期（又稱五旬節），成千上萬的朝聖者都支持安提哥那。大希律和法西爾唯一的斬獲，是將安東尼亞堡奪回，局面陷入膠著。巴底亞人不想捲入猶太內戰的泥淖，於是主動安排場合，要爲大希律陣營及安提哥那雙方進行調解。戒心極重的大希律不爲所動，許爾堪及法西爾則中計赴會，結果立刻遭到逮捕，交付安提哥那處置。

安提哥那一看到他恨之入骨的伯父許爾堪，頓時怒火上騰，衝上去咬掉他的雙耳，讓他因著身體出現殘缺，失去擔任大祭司的資格。法西爾一來羞於中計被捕，二來被許爾堪的遭遇所震撼，於是自殺了結性命。

大希律聞訊，知道只有遠離巴底亞人才是上策。他帶著母親、未婚妻大瑪莉安妮（安提哥那的姪女）及其母，在武裝衛隊及數百名僕役的隨行下，逃離了耶路撒冷。行經半途，他母親的座車不慎翻覆，大希律面對前程萬念俱灰，企圖伏刀自刎，幸好



俗稱「寡婦小錢」的 Leptans



大希律建於馬撒大要塞的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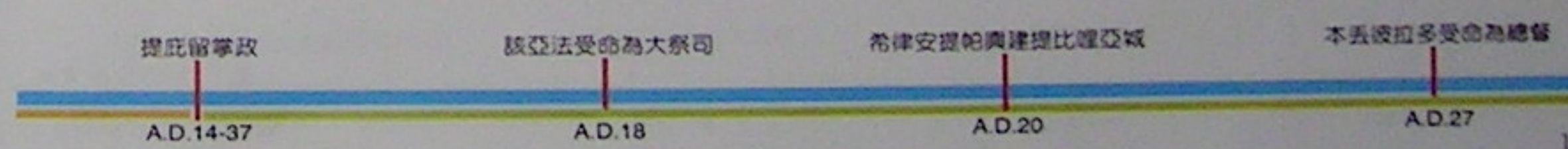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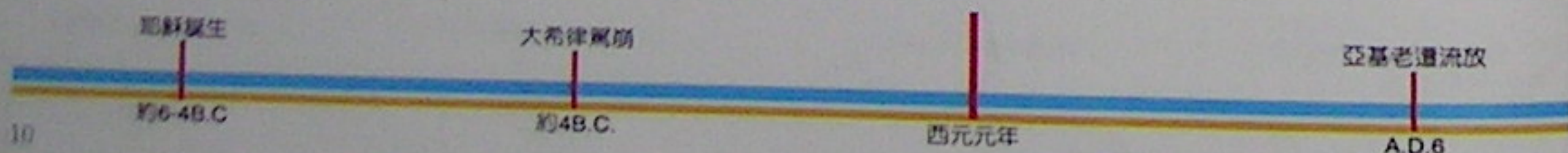
塞佛瑞斯的劇場



羅馬軍人



安東尼亞堡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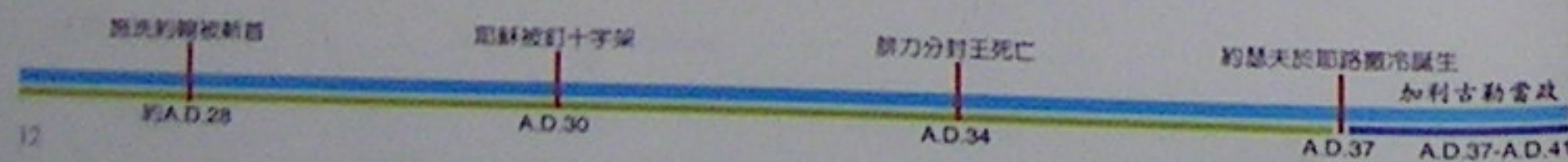
亞耳伯懸崖



相傳為約瑟及馬利亞住所的拿撒勒洞穴



伯利恒一所教堂中描繪「出逃埃及」的浮雕



隨意即時阻止。一行人顛簸前行，在馬撒大安置眾人後，大希律動身前往東邊的尼拜廷王國尋求庇護。

尼拜廷早先從小安提帕特那兒得到許多的饋贈，雖然如此，這個沙漠王國的族長們害怕，如果他們幫助大希律，巴底亞王國將會報復。因此，尼拜廷這一次拒絕收留大希律，大希律只好在險惡的冬天裡，搭船航行地中海，通過羅德島之後，到羅馬城求助。安東尼熱情歡迎他的到來，在元老院裡贊許他是對抗巴底亞的重要盟友，並建議冊封他為猶太人的王。

大希律奪回王權

羅馬之行讓大希律戴上皇冠，可以名正言順地要回政權。他在避難要塞馬撒大痛擊安提哥那，然後趁暴風雪來襲時，攻下加利利中部要城塞佛瑞斯，又在俯視連接加利利中、北部交通路線的亞耳伯懸崖一處，冷酷地殲滅反抗份子。他在西元前卅七年的夏天攻下耶路撒冷，隨後與大瑪莉安妮正式成婚。

大希律征服耶路撒冷之後，讓支持安提哥那的猶太貴族紛紛人頭落地。接著，他指定一個來自巴比倫、名叫哈楠業的小祭司，來接替許爾堪所留下的大祭司懸缺。但這些手段都沒有讓反對他的勢力稍減。五年之後，當他攻克由安提哥那的妹妹所把持的沙漢要塞許爾堪堡時，政局才穩定下來。從那之後，大希律為了確保耶路撒冷的安全，自費雇了一個羅馬軍團駐紮在附近。

大希律一直是安東尼的強力支持者。西元前卅一年，他還派兵前往希臘西部的阿克提溫，而屋大維就是在那場戰役裡，擊潰了安東尼和克麗歐佩脫拉的聯軍。幸運的是，大希律因著在前線指揮與尼拜廷之間的戰事，沒有親自到阿克提溫督軍，他藉此辯稱自己無意與屋大維為敵。屋大維擊敗政敵後，大希律為了表示效忠新主人，跑到羅馬去向榮升奧古斯都的屋大維表達肝腦塗地之意。兩人見面時，機警的大希律為了表示恭順，刻意不戴皇冠，並捐贈給新皇帝許多金錢與禮物。為了回報，屋大維回復大希律先前因著克麗歐佩脫拉的詭計而失去的領土。

就在面謁新皇帝之前，大希律加緊腳步整飭猶太政局。遭罷黜的前任大祭司許爾堪透過其女，亦即大希律的岳母亞麗珊卓，仍可以主導部份政局。老謀深算的亞麗珊卓積極運作，要將被大希律任命為大祭司的無名小卒哈楠業撤換掉，改由她的兒子，亦即大瑪莉安妮的弟弟小亞利多布接任，但這麼做卻等於讓她兒子提早去見死神。當年方十七、相貌英俊的小亞利多布在佳節穿著華麗的祭司服，站在聖殿接受朝聖民眾的歡呼讚美時，大希律見狀妒火上騰。他命令將這年輕人秘密處決，僕臣們於是將小亞利多布淹死在大希律耶利哥宮的游泳池裡。

之後，大希律立下法令，要求所有臣民對他宣誓效忠，凡是拒絕的人都要受罰。只有愛色尼這個和大希律貌合神離的同路團體，因宗教信仰的緣故，被特准不用做此宣誓。

大希律因著時刻害怕被漢斯摩尼遺族暗算，動不動就謀殺反對者。馬太福音記載，大希律一聽到猶太人的王在伯利恒城出生，就屠殺該城四境的小孩。雙手沾滿鮮血的大希律會幹這種事並不讓人意外。

大希律沒料到的是，至少還有兩個孩子逃過那場屠殺。其中之一是耶穌，他被約瑟帶到埃及去避難，要等大希律過世了才又回加利利的拿撒勒定居。

根據野史，另一個倖存的孩子則是被母親藏在洞穴裡才逃過一劫，這個叫做約翰的孩子長大後在約旦河為人施洗，並宣告末日的臨近，以及一位救主的到來。

話說大希律在被奧古斯都（即屋大維）確認王位之後，隨即派人將大瑪莉安妮在羅馬城受教育的兩個兒子亞力山大及亞利多布召回。但大希律的妹妹大撒羅米把這兩個外甥當成競爭對手，用計要除掉他們，大希律的大老婆朵麗絲之子安提帕特也加入這場陰謀。亞力山大及亞利多布是在奧古斯都的宮裡長大的，很得新皇帝的敬重，奧古斯都聽到詆毀兩人的傳言，便命令烏煙瘴氣的希律家族全到羅馬城來聽訓。一夥人被皇帝狠狠訓了一頓，彼此的心結卻未因此消除。

分崩離析

大希律從羅馬聽訓歸來後，隨即宣佈王位的繼承順序，依次是安提帕特、亞力山大及亞利多布，但無止境的攻訐與污蔑，卻讓政局急速惡化。這時，大希律也犯了幾個致命的錯誤，其中之一是拒絕讓尼拜廷的妻人西列烏娶大撒羅米為妻（大希律一直對尼拜廷先前拒絕保護他含恨在心）。西列烏墜壁之後，鼓動大希律在約旦河東岸的領地特拉可尼反抗他的統治，這導致大希律率軍闖入阿拉伯地，屠殺逃往該地的反抗份子。奧古斯都對這個入侵鄰國的舉動十分震怒，表明不願再見到大希律。大希律則在嚴重被害妄想的驅使下，下令處決大瑪莉安妮及其母。

對亞利多布及亞力山大不利的陰謀及傳言從未間斷。到後來，奧古斯都順大希律的意，讓他去請教利亞王出面調停希律家族的紛爭。大希律安排了一場由其支持者所組成的大會，將兩位王子處死。奧古斯都對此說了一句名言：「與其當大希律養的兒子，不如當他養的豬。」大希律的軍隊裡有許多亞利多布及亞力山大的支持者，他們也對處死兩人深表不滿。

兩位競爭者死了之後，大希律長子安提帕特的王儲位子也沒有坐得很久。話說性情不定的大希律很快就懊悔自己謀殺了兒子，便轉而在孫子的身上做彌補，讓他們彼此通婚，又從親族中為他們找監護人。安提帕特倍感威脅，便和伯父——大希律的兄弟費歐拉斯——密謀毒死大希律，這計劃讓大撒羅米偷聽到，她馬上警告大希律。在大希律的嚴刑拷問下，費歐拉斯的僕役將密謀的內容和盤托出。大希律於是從奧古斯都那兒取得處死安提帕特的許可，卻暫時將他監禁。然後大希律更改遺囑，將王位傳給撒瑪利亞王妃馬爾菲絲為他所生的最小兒子安提帕。

宮廷的氣氛變得益發詭譎，奪命的密謀日日上演。年屆七旬的大希律也渾身是病，宮廷內紛紛流傳，大希律將不久人世。受到這則消息的鼓舞，兩個在耶路撒冷高影響力的年輕宗教領袖認為革命的時機已到，為了象徵改朝換代，他們在光天化日下爬上聖殿大門，將大希律為了頌揚羅馬人所懸掛的一尊引起公憤的金老鷹像拆下來。兩個人遭到逮捕，交由大希律處置，他撐起病重的身子，親自進行訊問，然後下令將兩人活活燒死。到這時，大希律的身體（依據大希律的病徵，不同的人分別認為他罹患了肝衰竭、腸癌，或梅毒）已經病入膏肓。於是，他退隱到死海東邊的著名溫泉瀑布卡利爾爾去療養。

一如大希律慣有的冷酷，他在耶利哥行宮斷氣之前，命令大撒羅米將猶太人的重要領袖通通監禁起來，等到他駕崩的那天再集體處死。這麼一來，猶太人就會因著他的過世而哀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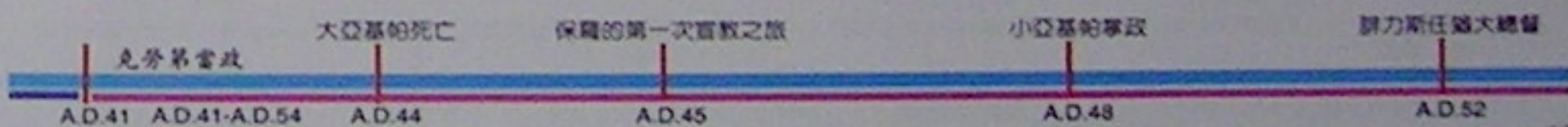
約旦河



位於伯利恒與猶太曠野之間的希律堡



聖殿模型





位於今天約旦河谷的卡利爾熱水泉

身為死囚的安提帕特從牢房裡聽見大希律死期將近，便想賄賂獄卒放他一條生路。大希律聞訊怒火復燃，下令立刻處決安提帕特。他接著再次更改遺囑，立馬爾菲絲的另一個兒子亞基老為繼承人。他把比利亞及加利利分給了安提帕特（即希律安提帕特），又將北加利利與部份敘利亞領土分給了他第五個太太——耶路撒冷的克麗歐佩脫拉——所生的腓力（路三1）。至於他那工於心計的妹妹，大希律則留給她大片的海岸平原、約旦河谷，外加豐厚的賞金。

處決安提帕特五天之後，大希律就死了。亞基老為他舉行隆重的國喪，大希律的遺體穿著皇家紫袍，頭戴雙冠，僵枯的手握著權杖。人數眾多的親族與全副武裝的衛隊，一起將他的棺木護送到位於伯利恆以南的陵寢希律堡。

三兄弟境遇不同

耶穌在大希律及亞基老權力交替的時期出生於伯利恆。馬太福音二章22節說約瑟怕亞基老，而他確實有理由害怕，因為亞基老的統治是以屠殺來揭幕。話說大希律的死訊讓當時齊聚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的朝聖人潮歡騰不已，亞基老擔心有人滋事，於是派兵維持秩序，此舉卻反而激起暴動，被殺居民的鮮血染滿了耶路撒冷的街道。

約瑟夫記載說，亞基老罔顧猶太律法的規定，休掉自己的太太，娶了遭處決的哥哥亞力山大之遺孀葛拉非拉——她當時已有三個孩子。他為了控制聖殿的運作，還撤換了兩任大祭司。所以，當亞基老遠行羅馬接受皇帝的冊封時，全猶大地群情沸騰。在加利利，一個名叫猶大的男子帶頭做亂，他的父親正是大希律統治初期所處決的以西家。這場亂事被敘利亞總督瓦魯斯的殘酷鎮壓，耶路撒冷城也被火焚。

事後，一群猶太代表到羅馬去向奧古斯都陳情（這事件反映在路加福音十九章11-27節、不受愛戴之國王的比喻裡），奧古斯都於是採取龐貝先前的作法，將猶太王國加以分割，然後讓亞基老擔任猶太、撒瑪利亞，與土買三區的「民族教導人」，並向亞基老承諾，如果政績良好，就將他升任為國王。

但才承諾完沒多久，羅馬帝國就在西元六年將亞基老的財產充公，把他放逐到維也納。從此，羅馬開始直接統治猶大地。直轄後的第一任猶太總督是科波連，他一上台就實施戶口普查，聖經記載，在這之前有另一次戶口普查，也就是耶穌降生時，約瑟帶馬利亞返回祖籍伯利恆城的那次，當時的敘利亞總督是居里紐。反對清查人口最激烈的是「奮銳黨人」，這是一個以戈蘭高地迦瑪拉城為根據地的革命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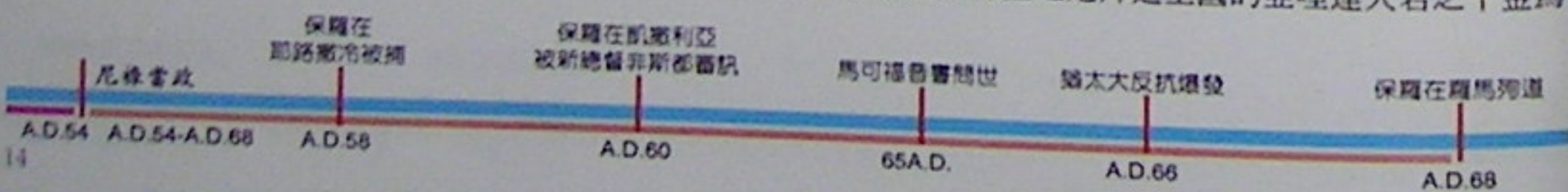
迦瑪拉城

同一時間，北部的分封王腓力（參第9頁「希律家族表」）卻是權位穩固、政績平穩。他興建凱撒利亞腓立比城，又將使徒彼得、約翰、雅各及安得烈等人的故鄉伯賽大擴建為希臘式的城邑，然後為它重新取名優麗雅絲，做為給奧古斯都之妻的獻禮。腓力被羅馬政府視為盟友，他也是第一個用奧古斯都及提庇留肖像來鑄造錢幣的猶太統治者。他在西元卅四年過世時沒有遺留子嗣，羅馬政府於是暫時直轄他的領土。

希律安提帕是新約聖經中最常出現的希律家族成員。在他掌政期間，施洗約翰開始出來傳道。安提帕和他的兄弟腓力一樣，也傳承了大希律喜歡大興土木的嗜好。

他將被瓦魯斯摧毀的塞佛瑞斯城加以重建並擴大，並建新城獻給接任奧古斯都的提庇留，將它命名為提比哩亞。只不過，安提帕違反猶太律法，將提比哩亞城蓋在墓地上，引起居民的抗爭。

此外，希律安提帕最初娶了國都設在佩特拉之尼拜廷王國的亞哩達大君之千金為



妻，接著卻又娶與他同父異母之兄弟希律腓力的妻子希羅底。這行為招惹來施洗約翰的斥責（太十四4；可六17-18；路三19），後來在希羅底妖豔的女兒小撒羅米的要求下，安提帕下令處死施洗約翰。耶穌會形容希律安提帕為「那個狐狸」（路十三32），他後來被安提帕當面訊問，卻以沉默來挑戰這個加利利的統治者（路廿三6-12）。

西元廿六年，在提庇留皇帝任內，猶大地換了一個新總督，亦即惡名昭彰的本丟彼拉多，他後來在史上最關鍵的逾越節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猶太人憎惡本丟彼拉多，因為他本想把繡有羅馬神祇的旗幟插在耶路撒冷，又為了籌措修建引水道的費用，搜括了聖殿的銀庫。他因著施政上的過失，被命令到羅馬城去做說明。但提庇留皇帝還沒等到他來就死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接任皇位的是神智失常的加利古勒。

加利古勒在羅馬城有個叫做亞基帕（希律亞基帕）的好友，此人即遭大希律處決的亞利多布之子。希律亞基帕與希律安提帕之間的競爭早已為人所知，他一直苦於無法介入巴勒斯坦的政局，但現在他的機會來了。亞基帕向加利古勒誣指安提帕正準備和巴底亞人聯手向羅馬宣戰，安提帕火速趕往羅馬澄清這項叛國的指控，但仍難以挽回劣勢。他的家產被充公，並在流放中度過餘生，希律亞基帕則被任命統管前分封王腓力所遺留之北巴勒斯坦領土。

當加利古勒在西元四十一年遭暗殺時，亞基帕人正在羅馬城，為解決巴勒斯坦地的新一波危機而奔走。危機的起因是，瘋狂的加利古勒下令將自己的塑像立在耶路撒冷聖殿裡。還好，他一死，命令也沒有執行，亞基帕度過了這場風暴。

使徒行傳十二章1-3節說，希律亞基帕處死耶穌的胞兄雅各，並下令逮捕彼得。威認他最後的死狀是惡有惡報，使徒行傳及約瑟夫的《猶太古史》（《猶太古史》卷十九第八章二段）對此都有記載。「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對他們講論一番。百姓們喊著說：『這是上帝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希律不歸榮耀給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徒十二21-23）

亞基帕死後，他的兒子小亞基帕（參第九頁「希律家族表」）年紀尚幼，無法掌理政務，政權便由羅馬中央暫代。羅馬派駐的總督阿比諾斯大肆惡搞，弄得義軍四起，奮銳黨及七首黨等反抗團體都在這時期坐大起來。

到了大約西元五十年，猶大地回歸由小亞基帕統治。另一方面，羅馬新總督腓力斯的舉動不僅沒有縫補猶太政局的裂痕，還反倒火上加油。話說他看不慣大祭司約拿單對他的態度，於是慫恿約拿單的一個朋友帶「搶匪」（實則為作亂份子）把他殺了。約瑟夫記載說，「這些搶匪在警戒森嚴的猶太節期挾帶著武器，混跡人群中，並殺死了預先鎖定好的敵人。」（《猶太古史》卷廿第八章三段）

其它攪動政局的事件包括：凱撒利亞城裡的猶太人及外地人發生嚴重爭執，多虧後來向羅馬人陳情，否則猶太人難逃羅馬衛兵的屠殺；祭司階級分成暴力鬥爭的兩派；即使已有成千上萬的反抗份子遭到殺害，奮銳黨的勢力仍不減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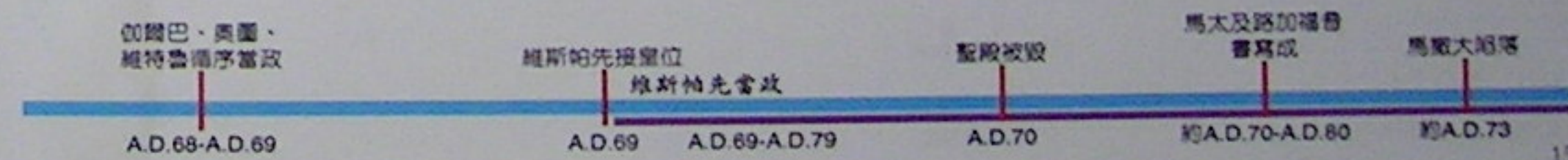
由於猶太的局勢異常緊繃，使徒行傳廿一章的記載也就不足為奇。當時保羅在聖殿裡講道，被來自亞細亞的猶太人擒住，羅馬兵丁見狀立即介入，從近旁的安東尼亞堡上衝下來逮捕保羅。經過一番審訊，羅馬千夫長以為保羅是「從前作亂，帶領四千兇徒往曠野去的那埃及人」（徒廿一38）。約瑟夫也提過千夫長口中這個如同彌賽亞般的神秘人物，記載中說，此人在腓力斯總督殺了他的跟隨者之後，就此神秘消失。保



在凱撒利亞城掘出、刻有本丟彼拉多與提庇留皇帝之名的石碑



大亞基帕（A.D. 37-A.D. 44）鑄造的銀錢，刻有其父亞利多布乘坐戰車像，上頭的希臘文寫著「亞基帕王的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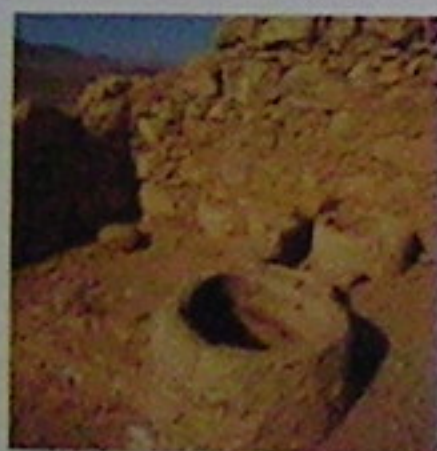




從凱撒利亞提出、疑似哈德連皇帝的雕像，由壯麗斑岩所刻成



鑄於「巴寇巴之亂」時期的錢幣，上頭有鑄於約六十年前的聖殿像



馬撒大的儲藏室

羅在被兵丁逮捕後，遭押解到位於凱撒利亞的羅馬皇家總督府受審，並在那兒被囚禁了兩年，之後，腓力斯遭到撤換，由非斯都接任總督。

為了確保分治的猶大領土得以秩序平靜，非斯都及小亞基帕成了親密的盟友。約瑟夫曾記載，小亞基帕蓋了一座可以鳥瞰聖殿的宴客廳，並在那兒宴請非斯都。猶太人覺得小亞基帕不該窺伺聖殿，於是蓋一道圍牆把聖殿建築遮擋起來。非斯都勒令將圍牆拆掉，猶太人於是陳情給尼祿做裁決。尼祿最終命令讓圍牆保留下來，這個判決顯然受到其妻波佩亞的左右，她如同凱撒利亞的哥尼流、迦百農的無名百夫長，以及其他無數人物，都是敬畏上帝、非猶太血統的義人。

保羅在凱撒利亞接受非斯都及小亞基帕的審訊，並當場為基督信仰發表了一篇記載於使徒行傳廿六章的熱切演說。在小亞基帕的任內，浩大的修建聖殿工程告一段落。然而，聖殿一完工，一萬八千名工人立刻失業，許多學者將這場大規模失業列為即將爆發之猶太戰爭的一根導火線。

就在鐵腕總督佛羅斯任內的西元六十六年，「猶太大反抗」正式引爆。事發第一天，佛羅斯下令軍隊開入耶路撒冷「上城」的市集裡，挨家挨戶地掠奪，並殺死所有可疑的居民。一天下來，總計三千六百人被鞭笞或釘上十字架，不可思議的是，受害者裡頭居然有羅馬公民。與此同時，在海邊的凱撒利亞城裡，猶太人也因異教徒在會堂裡獻祭而群起暴動。佛羅斯一如以往地歪曲事理，將猶太領袖下到監裡，對異教滋事者卻不加究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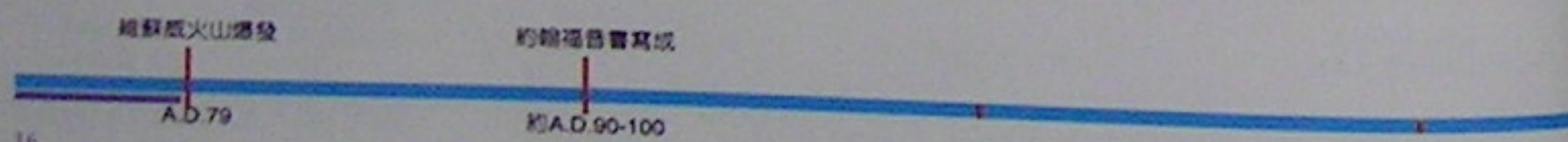
事後，佛羅斯害怕羅馬中央追究，於是主動將大部份軍隊從耶路撒冷撤到凱撒利亞，小亞基帕也極力息事寧人，但這一切努力都為時已晚。民眾發現，小亞基帕只想在佛羅斯有朝一日遭撤換之前，消極地安撫羅馬人，他們於是將小亞基帕逐出耶路撒冷。

下一個讓局勢無法轉圜的事件是，某些聖殿的祭司拒絕再為羅馬皇帝獻祭，羅馬中央對此絕不會坐視。接著，在西元六十六年九月，米拿現——著名的革命份子加利利人猶大（徒五32）之子——從羅馬人手中奪下馬撒大要塞。他以「君王的姿態」返回耶路撒冷（《猶太戰爭》卷二十七章八段），並且把在他看來太屈從羅馬人的猶太大祭司給殺了。之後，米拿現穿著皇袍站在聖殿，但已故大祭司的支持者當場就殺了他。米拿現的黨羽在已故領導人的親戚以拉撒、班雅雅德的領導下，退守馬撒大繼續反抗。

接著，羅馬中央與猶太人展開談判，羅馬人要求作亂者放下武器投降，但猶太人的反抗已成不歸路，就在會談告一段落時，支持新任大祭司的武裝份子屠殺了羅馬代表。隨之而來的是日益激烈頻繁的戰事，率軍圍攻耶路撒冷的羅馬將領蓋魯斯，在城西北方的戰略要點伯和崙隘口被猶太天才將領西面、巴爾拉擊敗。在提多於西元七十年攻陷耶路撒冷之前，巴爾拉這個彌賽亞般的領袖，一直和另一個猶太對手「基斯卡拉的約翰」爭奪耶路撒冷的控制權。

隔年，維斯帕先接替蓋魯斯，擔任平亂督軍，他與兒子提多在阿克雷（多利亞）登陸，期望能迅速收復加利利。結果戰事陷入焦著，他只好改圍攻北加利利的山城約塔帕塔，當地居民英勇抵抗，但最終仍棄械投降。

羅馬人從約塔帕塔城之圍所擄獲的最寶貴戰俘，是猶太望族瑪他提亞之子——年輕將領約瑟夫。約塔帕塔人曾彼此相約，為了不被俘虜，活到最後的人要自殺結束生



命，約瑟夫卻選擇投降。約瑟夫被虜到羅馬城之後，改以新皇帝維斯帕先的祖姓「佛拉謬」（Flavius）做自己的姓氏。約瑟夫日後寫了《猶太戰爭》與《猶太古史》，透過為自己親身領導過的猶太戰爭做傳，他得以名流青史。這些作品至今仍是考據當時諸多事件的唯一資料來源。

維斯帕先在加利利繼續掃蕩叛亂，連續攻克加利利海沿岸、提比哩亞、迦瑪拉，以及基斯卡拉等地，迫使基斯卡拉的反抗將領約翰轉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陷落

當維斯帕先在西元六十八年聽到尼祿駕崩的消息時，他派兒子提多及小亞基帕王到羅馬去探測政壇的動向。在接下來紛亂混沌的一年裡，三個接任的皇帝相繼駕崩，效忠維斯帕先的軍隊於是擁護他登基。維斯帕先便離開猶太戰場，回羅馬鞏固權位，並讓提多留下來繼續圍攻耶路撒冷。

猶太戰士陷入這場毀滅性的戰爭裡，起先成功制止了羅馬軍團進入耶路撒冷。提多命令將該城團團包圍，然後從比較平坦的城北發動攻勢，在斯科普斯山架設攻城器，並且鏟除全城四周的森林與阻礙前進的岩石。

眼見單利的攻城器與人馬眾多的羅馬兵團來勢洶洶，城裡頭內鬥的巴爾拉與約翰兩派人馬暫釋前嫌，在城牆上共同警戒、合力禦敵。有些膽大的守軍衝出城去襲擊攻城器，用成仁的手段換取敵方的損失，有些則用火攻摧毀敵人，這羅馬陣營陷入極大的驚恐，提多於是——視察全軍各攻城單位，鼓勵眾將領的士氣。經過一番努力，羅馬人總算攻破幾十年前才建好的北牆。

五天之後，耶路撒冷舊內牆也被攻破，但攻城士兵在新展開的巷戰裡陷入極大的險境，因為城裡居民對窄巷狀況與市集地形的了解遠勝過羅馬士兵。提多想盡辦法減少自己人馬的損失，甚至親自在建築物頂端間來回穿梭，對著在下方出沒的猶太戰士發射箭矢。

熱戰方酣之際，提多宣佈暫時休兵，給猶太人最後一個考慮的機會。到了羅馬軍發餉的日子，提多還藉機展示軍威，順道鼓舞全軍士氣。按照羅馬軍團的傳統，士兵在領餉當天都會穿上全副軍裝，並且為座馬配戴戰飾，再一字排開領取俸祿。這場雄壯的典禮一連持續了四天，耶路撒冷居民則無言地在城牆上觀看。

之後，戰雲再起，提多將新攻勢瞄準安東尼亞堡及它後方的聖殿。猶太守軍起初總有辦法阻撓羅馬人的進犯，但提多接著亮出他的「秘密武器」——約瑟夫。他叫這位名號響亮的猶太戰俘對守軍進行喊話，約瑟夫鏗鏘有力地苦勸猶太人投降，但結果當然事與願違。

這時，城裡的景像一片悲慘，饑荒疫病到處肆虐，逃亡的守軍到後來多達每天五百人，有時甚至更多。逃跑時被羅馬兵逮住的人都慘遭凌虐，最後還在城民的面前被釘十字架。

冬天來臨，耶路撒冷也稍得喘息，等到隔年三月，羅馬人鋪設通往安東尼亞堡的攻城坡。基斯卡拉的約翰率部下將支撐坡路的地表挖空，在裡頭塞入圓木與瀝青，然後縱火焚燒，整個坡路瞬間崩塌，讓渾然不覺的羅馬人損失慘重。

但提多終究攻下了安東尼亞堡，只不過他仍無法攻進聖殿。羅馬軍團在肉搏戰中傷亡慘重，提多在挫折憤怒之餘，下令建造環繞全城的攻城坡，要進行焦土戰。



有提多浮雕像的金幣，上頭刻字為「最偉大的將軍及祭司——提多·凱撒·維斯帕先，71年」



羅馬軍團攻城圖



羅馬圍城期間所遺留的亂石，覆蓋在位於西牆邊、建於哈德連時期的道路上



鑄造於西元七十年羅馬戰勝猶太人之後的錢幣，上頭繪有「攻佔猶大」的字樣



羅馬城提多凱旋門上的大理石浮雕，描繪羅馬戰士在提多攻克耶路撒冷後，抱著金燈檯與聖殿中的異教器具做勝利的遊行



大希律修建之聖殿的唯一遺跡——西牆

饑餓繼續吞噬著這座煉獄之城，民宅與巷弄盡是死屍。由於聖殿的西北角銜接安東尼亞堡，提多是下令拆掉城堡，用它的建材來蓋通入聖殿的坡道。之後，羅馬軍運用撞牆槌，卻屢屢在聖殿西面的攻堅行動中失利。提多只好下令火燒殿門，羅馬戰士在火焰中蜂擁殺入聖殿，起初並未釀成火災。

但聖殿後來仍舊遭到燒燬的命運，約瑟夫說這並非提多的本意。話說羅馬軍兵攻到聖殿內院時，遭到猶太戰士的襲擊，一陣短兵相接引燃了許多火苗。羅馬軍逐步將猶太人逐出殿區，這時，某個撤退的士兵拿起一根燃燒的木柴，在同僚的攙扶下，將它扔進一處窗口。火勢迅速延著「至聖所」北邊的通道竄升，不一會兒，整座聖殿建築就陷入熊熊火海。

當大火確定無法撲滅時，沒人知道提多在想什麼。但提多一定明白，聖殿是猶太信仰的精神堡壘，只要它存在一天，他的勝利就無法持久。

在聖殿院宇被火吞噬的過程中，三十公尺高的聖殿圍牆裡的巨大石灰岩塊紛紛墜落，約瑟夫記下這永難磨滅的一景：「聖殿遭烈焰吞噬的同時……一萬名被捕的俘虜也被處決，包括老少聖俗……也包括那些乞饒求生，以及曾頑強抵抗的人。火勢不斷延燒，持續發出迴響，和被殺之人的淒厲哀嚎形成共鳴。由於這區的地勢較高，聖殿的圍牆又如此巍峨，目睹此景，會讓人誤以為全城都在燃燒，並且所發出聲音之悽慘劇烈也無可比擬。羅馬人眼見留下聖殿四圍的房子並無實益，便將它們統統燒了……」（《猶太戰爭》卷六第五章一段）

當聖殿被焚燒時，那些相信耶穌的耶路撒冷人在做什麼？在這個黑暗的時刻，他們聚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房子裡，為自己的親族與國家禱告。他們可能想起耶穌說過的話：「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毀滅性的可憎之物』站在神聖地方的時候，住在猶太區的，該逃到山上避難……因為那些日子的災難是創世以來未曾有過的……」（太廿四15-21）因著信仰的扶持，他們得以面對不確定的將來。這些逃離殘破本鄉的耶路撒冷猶太人在異鄉重建家園，有許多搬到約旦河東岸、低加波利一帶的培拉城，讓該城人口迅速倍增。

六十五年之後，猶太遺民遭到另一波打擊。在「巴寇巴之亂」（Bar Kochba Revolt）被平定之後，羅馬人將他們遷徙到加利利及其以北的異邦領地裡。羅馬人甚至將耶路撒冷重新命名為「艾利亞·卡比托利那」，這名字是為尊榮哈德連皇帝與羅馬主神宙彼得而取的。

羅馬人在原耶路撒冷城裡大肆興建異教神殿，有許多還刻意蓋在猶太或基督教聖跡之上，要斬斷信徒與宗教聖地的臍帶。乍看起來，異教似乎完全獲勝，但它在兩世紀（一段歷史長河裡的微渺片段）之後卻煙消雲散，因為當政的羅馬皇帝自己成了基督徒！令人玩味的是，當初所建的巨大異教建築不僅沒有將聖跡遺址湮滅，還反而讓它們得以保存下來。上帝的信徒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在耶穌當年做教導與行神蹟的城鎮裡，會堂與教堂林立並起，將異教神壇埋入地底。許多世紀下來，猶太教與基督教各自演變，但兩者仍在同一個淵源的孕育下緊密相繫。

以色列地的多樣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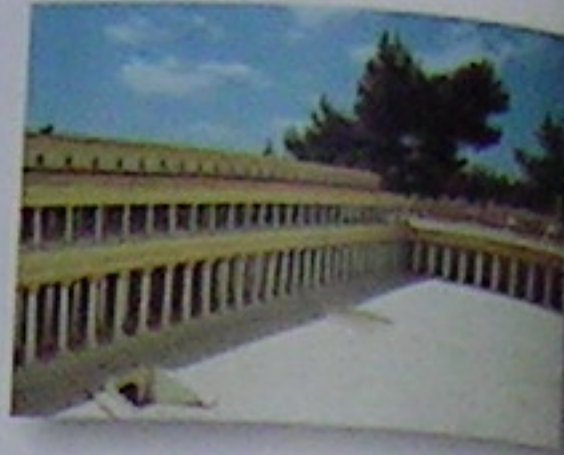




安東尼亞堡模型



聖殿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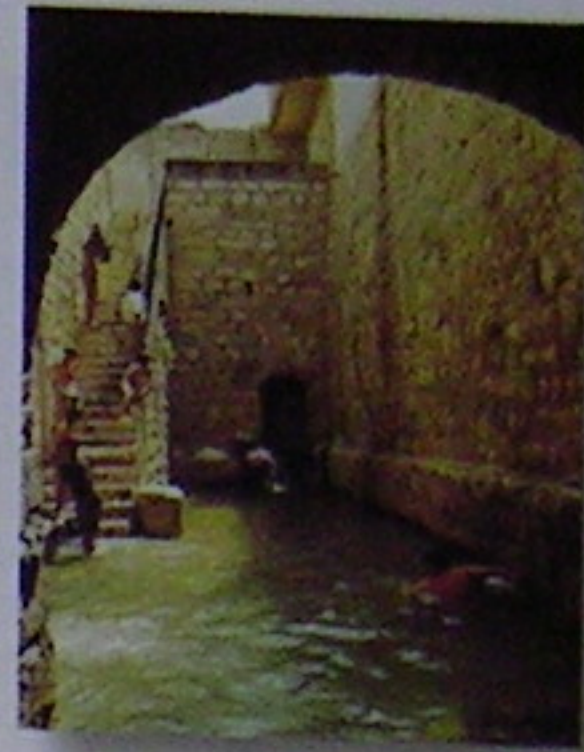
聖殿裡的所羅門門廊與外邦人院



位於聖殿南端、通往院區的宏偉階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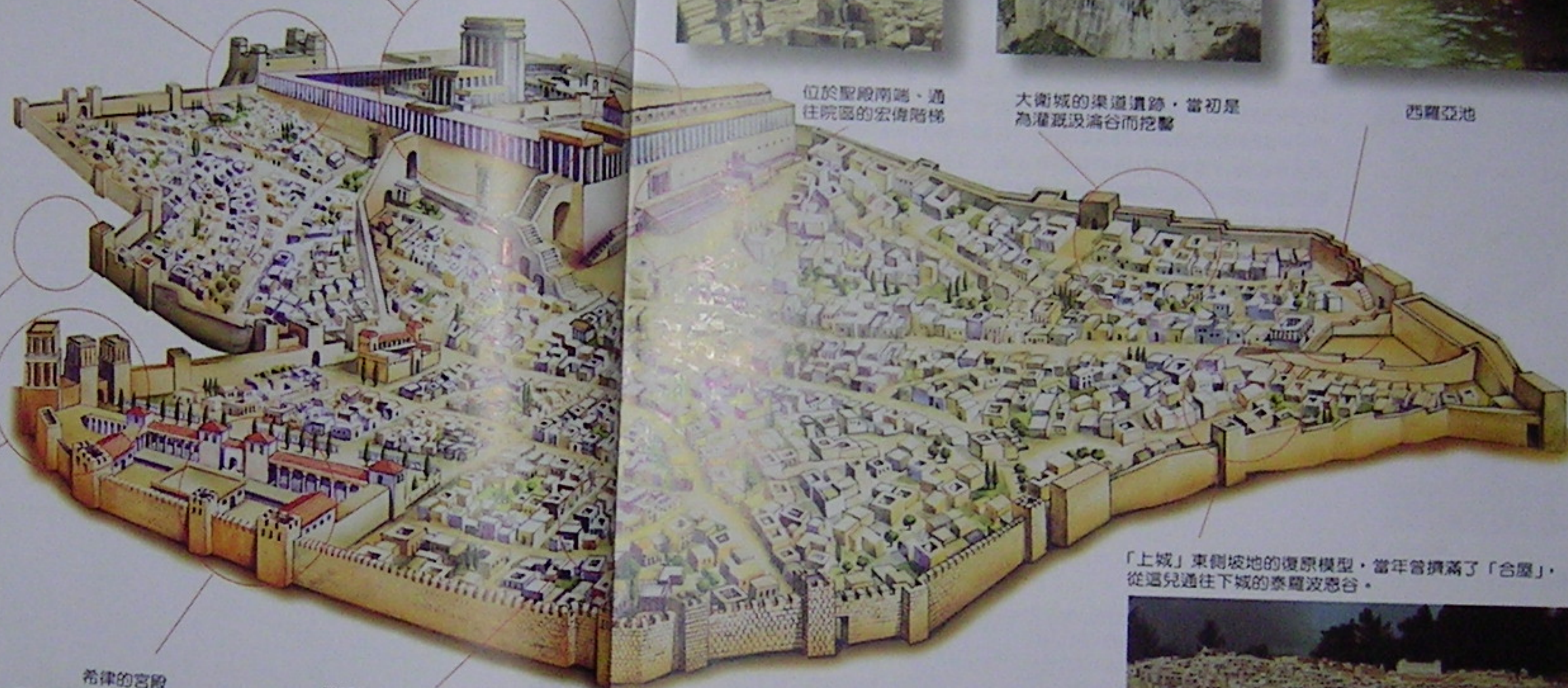
大衛城的渠道遺跡，當初是為灌溉汲淪谷而挖鑿



西羅亞池



各各地



大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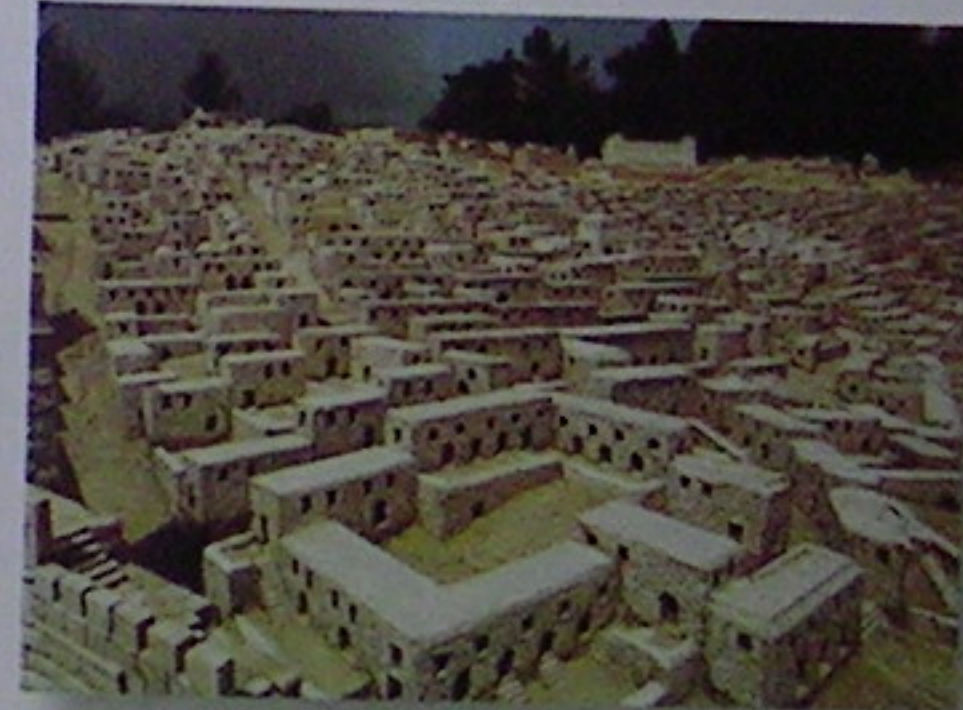
希律的宮殿



耶路撒冷「上城」的有錢人家



「上城」東側坡地的復原模型，當年曾擠滿了「舍屋」，從這兒通往下城的泰羅波恩谷。



耶穌時期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全世界有十個美景，其中九個在耶路撒冷……
《巴比倫他勒目法典》，「訂婚篇」(Kiddushin)，54a



大希律所建、位於西牆附近的「威爾森拱門」



漢斯摩尼王亞力山大·亞紐烏斯(103-76B.C.)所鑄的錢幣

漢斯摩尼王朝

漢斯摩尼王朝(The Hasmonean Dynasty)為馬他提亞的兒子所創建，馬他提亞則出身源自耶何雅立(代上廿四7)的貴族世家。他在希臘西流基王朝統治時期遷離本鄉莫地因城，過著四處遷移的生活。馬他提亞強烈抗拒西流基王朝逼迫猶太人膜拜希臘神祇的命令，他的兒子猶大——又叫做馬達比——則在西元前一百七十六年組織反抗軍，展開一場驅逐西流基政權的武裝革命。這場革命的勝利讓聖殿脫離希臘人的轄管與偶像的祭祀，重新回歸獨一上帝的信仰。獻殿節(Hanukkah)就是在紀念這個事件。

脫離希臘西流基王朝的統治後，以色列由猶大的兄弟約拿單統治。約拿單將以色列傳統中的大祭司、國王與軍事領袖三個頭銜合而為一，從此這成為漢斯摩尼王朝的統治原則。約拿單過世後，王位傳給他的兄弟，再下來又傳給他的兒子約翰·許爾堪(John Hyrcanus)。約翰·許爾堪就是大瑪莉安妮——後來嫁給大希律的漢斯摩尼公主——的玄祖。一開始，法利賽派的宗教領袖鼎力支持漢斯摩尼王朝，但因著皇親國戚與朝臣政要的生活奢華，附庸希臘風俗，他們開始針鋒相對，結果引來皇族的猛烈迫害。

漢斯摩尼王朝集王權與祭司職份於一身的作法，也造成它與愛色尼人(the Essenes)的衝突，該團體的許多成員認為，只有亞倫之子撒督的後裔才能擔任大祭司。

在大希律掌政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大多不願住在都市裡，他們認為這些擁有體育館、劇場與澡堂的希臘化都市——波里斯——代表墮落的文化。等奧古斯都賞給大希律大筆的土地後，這些希臘式的城市都納入大希律的管轄範圍。大希律隨即在凱撒利亞與色巴斯城大興土木，又著手將耶路撒冷改建成羅馬的風貌。

在大希律統治期間，耶路撒冷人口倍增成大約六萬人，聖殿也擴建到約佔全城六分之一的面積。新建築還包括跑馬場、劇場、皇宮，以及兩座堡壘(安東尼亞堡及另一座護衛皇宮的要塞)。

由於該城的傳統水源基訓泉已不敷日益龐大的人口使用，大希律便興建運通希伯崙水源與耶路撒冷城的引水道，又在城裡遍鑿儲水池。為了不特別費周章蓋橋，水道是順著地形、蜿蜒地開鑿，結果，原本頭尾直距只有十五英哩的引水道，完工時竟長約四十英哩，它沿途供水給耶路撒冷城的各大水池，再由一條興建於漢斯摩尼王朝時期的引水橋將水送入聖殿西北角。「威爾森拱門」就是當年支撐這座引水橋的眾多拱門的僅存遺跡。

耶路撒冷的豪門富戶都住在城南與城北，這些有錢人在生前為自己挖鑿死後的棲身墓穴，從掘出的華麗墓洞可知，這些環繞全城的墓園區在當年不斷地擴展。

聖殿

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裝飾的……(路廿一5)



西牆上的刻字。

獻祭

「供物」一辭的希伯來文是「各耳板」(利一2；民七13；可七11-13)，原意為「靠近」。將上等供物獻在祭壇上，被視做親近上帝的主要方法。有關獻祭的猶太律法數目繁多，基本原則是，必須拿自己的東西來獻祭(利一2)，而且只能獻上畜養做食物、沒有瑕疵的牲畜。

祭司在「以色列院」的北邊屠宰牲畜(只有鴿子才會在祭壇上宰殺)，每天日出後，當通往聖殿的大門打開時，輪值的祭司便開始宰牲的任務。祭司們將預備用火焚燒的祭肉，連同獻做素祭的麵粉，以及大祭司的素祭(利六19-23)，一起排列在祭壇下方的坡道上，再由祭司們拈鬮決定由誰把祭肉帶到祭壇上。

聖殿的前方是「以色列院」，每天早晨，朝聖者等候祭司將該院的入口「大門」打開。在聖殿大門打開的那刻，朝聖者可以從「以色列院」觀看祭司屠宰牲畜，並將牲肉送到聖殿前方之祭壇的過程。他們也能看到，中籤的祭司在羨慕的眼光中進入聖殿，到金香壇那兒點香。馥郁的香氣隨後自聖殿飄散而出，芬芳妙不可言。

輪值祭司的最後一項任務，是將祭牲的血灑在祭壇的四個角上。之前的任務則包括：吟誦祝禱詞及十誡；清除聖殿香壇的灰燼；剪平金燈檯的燈蕊；等另一名祭司從殿外祭壇取炭火放入殿內的香壇後，在香壇上點香。

每逢節慶，祭司會抬出殿內聖器供朝聖者觀賞，包括香盤、陳設供餅的桌子，以及猶太藝術中最重要象徵的七柱金燈檯等。

聖殿的器具，出自伯納多於十七世紀模擬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的繪圖。



金燈檯



金香壇



陳設供餅的桌子



從「女院」觀看聖殿。

獻祭完成後，祭司們站在聖殿前的台階上，將雙手高舉過頭，齊聲誦讀亞倫的祝福：「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望，賜你平安。」（民六24-26）只有大祭司不舉手，以免它們高過他頭上所戴、鑲有上帝之名（由四個希伯來字母組成）的華冠。祝福之後，祭司將牲肉搬到祭壇上焚燒。

除了輪值的祭司及利未人之外，從四處湧入的以色列民也可以觀賞獻祭的進行。一般說來，女人只會待在「女院」裡，但古代文獻至少有一處提到，某個女人曾進入「以色列院」，觀賞自己所獻祭牲的宰殺過程（參《米示拿》註釋書《托塞夫塔》，Arachim，卷二第一章）。每當住棚節期，女朝聖者齊聚「女院」的迴廊，觀賞聖殿前的舞蹈，這可能是該院得名的由來。

獻祭儀式結束後，大部份朝聖者會到指定的庫房捐獻金錢。繳交著名的「聖殿稅」（半「推羅舍客勒」，太十七24）是猶太人的義務，除此之外，他們也可以為聖殿添購其每日所需的乳香、柴火以及其它用品。耶穌可能是與門徒站在這間庫房的旁邊時，看見那個只捐得出兩個小錢的窮寡婦（可十二41；路廿一1）。

現代學者已經能掌握古時聖殿祭祀的許多細節，因著千百年來所保存的猶太文獻與藝術品，我們才得以窺探聖殿的宏貌與詳細規範。





利未人組成的詩歌團

每天的獻祭過程都要伴隨著利未詩歌團的歌聲。每逢祭壇清理完畢，一把釘耙就會落到地上發出響聲，暗示詩歌團的成員集合。

詩歌團有九位成員彈奏七絃琴，兩位彈豎琴，團長手持響鈸，他的身旁兩側則各有一位號角手。歌手的子女站在演唱台的下緣。

詩歌團演唱通常按著一週七天與節期的需要，挑選特定的詩篇經文做為演唱內容。觀賞的民眾有時會附和吟唱，例如在唱詩篇一百八十八篇時，「以色列院」裡的人群會附和唱道：「祂的慈愛永遠常存。」

利未詩歌團也在特別的獻祭裡獻唱，譬如，在住棚節期的「汲水慶典」裡，他們會站在通往美門的階梯上配合著舞者進行彈唱。

淨身之禮

原來法利賽人和一般猶太人都遵守祖先的傳統，若不按規定的方法洗過手就不吃飯……（可七3）

根 據聖經（例如：利十一至十七；民十九），一個人在接觸某些食物、器物、疾病、身體分泌物，或偶像膜拜的場合之後，就會變得不潔淨，無法進行朝覲上帝的行為。根據民數記十九章及利未記十六章，要讓某個人或某件器物恢復潔淨的主要方法，是遵守沐浴之禮。

耶穌時期的猶太人特別看重宗教上的潔淨，這可以由馬可福音七章3-4節看出來：「原來法利賽人和一般猶太人都遵守祖先的傳統，若不按規定的方法洗過手就不吃飯；他們從街上回來，若不先洗手，就不吃任何東西。他們還遵守許多其他傳統的規例，好比怎樣洗杯子，洗鍋子，洗銅器和床舖等等。」和死人接觸也會造成不潔淨，耶穌在馬太福音廿三章27節裡提到「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淨身池的希伯來文稱做mikveh，它至少必須裝有四十細亞——約八十五加侖——的水，這些水又必須有部份是「活水」，亦即未曾裝於容器的雨水、河水或海水。這些活水引自臨近的蓄水池，耶穌對「活水」一詞毫不陌生，並曾經在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論水時提到它（約四）。

雖然日後的猶太律法對淨身池的尺寸有詳細的規定，耶穌時期遺留下來的淨身池則尺寸不一。有些池子淺到只能靠躺著來淨身，有些學者相信，主要淨身池旁的小池子（見右頁圖）是用來清洗器皿，或為了讓自律最嚴的人洗手用的。

在耶路撒冷聖殿山南端，靠近登殿階梯的附近曾挖出許多淨身池，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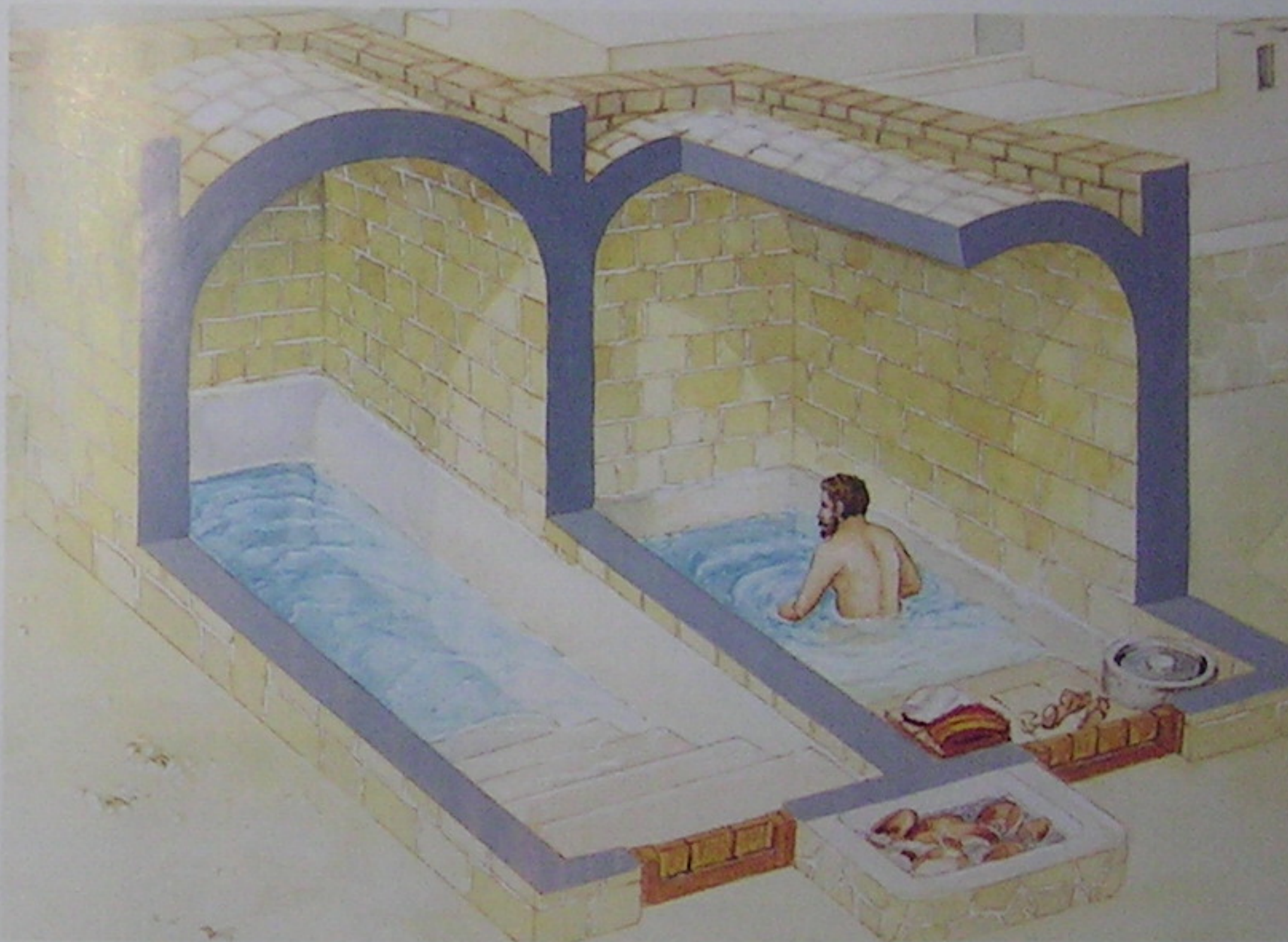
從馬撒大挖出的淨身池

幾個和昆蘭洞穴所掘出的淨身池相似，都分為兩個池子，顯然是將淨身儀式分階段進行。三世紀的偽經殘本Oxyrhynchus Papyri (V840) 似乎有一段記載為此提供了證據，它提到耶穌被指控沒有淨身就進到聖殿，耶穌對此回答說：「我是潔淨的，因為我已在大衛的池裡沐浴。我從一個階梯下去，由另一個階梯上來，然後穿上潔淨的白袍，我以清潔之身前來觀看聖器。」



這幅淨身池是仿照考古的發現而描繪，池沿邊緣的圓形設施可能是讓下池者清潔腳用的。有些如圖下方所示那麼小的池子，可能是做為清洗器皿之用。

在聖殿山附近掘出，屬於第二聖殿時期的淨身池



撒和都開議之前的場景，大祭司坐在正中，
在場眾人正等待其餘議員的到來。



這個用精雕方石所砌成的會議廳是在西牆的地下牆段附近所發現，撒和都位在聖殿中，別號「華石廳」的議場可能就像這樣。



散和都

散和都是猶太人在羅馬統治時期，由其宗教領袖所組成的議會，做為猶太人的最高政治、宗教與司法機關。「散和都」一名源自希臘文「議會」一詞，由七十個人組成。使徒行傳廿三章6節透露，當時的撒和都分成法利賽與撒都該兩派，雙方如何保持議會的運作則不得而知。有人認為，兩邊會輪流得勢。有人則認為，議會裡有三個各由廿三人所組成的「小散和都」，它們在兩個領袖的監督下，針對社會的重大議題聚集研商。從新約記載來看，審訊耶穌的散和都應該是由「撒都該人」所主導（徒四1-3；徒五17-18）。

西元一三五年第二次猶太反抗失敗後，巴勒斯坦地的猶太人被強制徙移，散和都也遷到加利利地區，不過它的權力逐漸消逝，到後來被羅馬人整個解散。

散和都每天都在聖殿「祭司院」旁的「華石廳」裡聚集，議會過程顯然對外開放，因為有一則針對申命記十四章23節的早期猶太註釋提到：「有人帶著燔燔的祭物來到聖殿，進到了『華石廳』，看見宗教領袖們帶著徒眾端坐研讀摩西五經，因而受到激勵，發憤研讀聖典。」

天亮的時候，猶太人的長老、祭司長，和經學教師都聚在一起，又把耶穌帶到他們的議會裡……（路廿二66）



大祭司

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

「撒都該」一詞的意思不詳，它可能源自希伯來字parash，意為「分開」。這名字可能由漢斯摩尼王約翰·許爾塔首創，他編寫撒都該人的撒都該人，卻將法利賽人趕出散和都。法利賽人對自己的稱呼有不同解讀，認為它源自希伯來文「闡釋」一詞。

法利賽人是摩西五經的闡釋者，他們認為每件事都是上帝所預定，但人類仍有自由意志來選擇自己的路。他們相信死人的復活。這是造成他們與撒都該人不合的主因之一，但相信復活卻使法利賽人得以吸引在壓迫與艱困中度日的廣大羣眾。他們與愛色尼人都相信彌賽亞的來臨，但他們的歷史預定說卻與主張用暴力驅逐羅馬人的奮銳黨思想格格不入。法利賽人雖然堅守摩西五經的原則，並十分看重潔淨的條例，卻也是天生的實用人本主義者。

法利賽與撒都該人都很看重摩西五經這部成文法典，但法利賽人還支持法典的詮釋，亦即所謂的口頭法典的拘束力。撒都該人則除了成文法典外，不接受其它的規條。

撒都該人是財力雄厚的貴族階級，他們的宗教律令嚴苛，又拒絕來世的想法，這使得撒都該族群給人一種嚴峻的印象。約瑟夫說，撒都該人即使互相熟識，見了面也很冷淡，交談起來則語氣銳利。亞那家族就是屬於撒都該團體，此人將耶穌解送給該亞法（約十八24），並將使徒下在監裡（徒五17）。

耶穌對法利賽及撒都該人同樣不留情，但耶穌的許多行為顯出祂遵守法利賽人的傳統，例如祂不反對捐出半個「推羅舍客勒」的聖殿稅。祂也採取法利賽人的方式來教導人，並提醒跟隨者要聆聽坐在「摩西之位」上做教導的法利賽人（太廿三1），只是別效法他們的榜樣，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廿三3）

法利賽人的教義經常出現在耶穌的教導裡，例如天國、悔改、強調彌賽亞的來臨、末日、神蹟與天使等等，這使得法利賽派的猶太教成了早期基督教繁衍的沃土。保羅本身是法利賽人（徒廿三6；廿六5），師承法利賽史上最傑出的教師——迦瑪列拉比，此大師在使徒行傳五章34節裡挺身為早期的基督徒辯護。其餘知名法利賽人包括亞利馬太的約瑟、尼哥底母，以及許多早期的教會成員（徒十五5）。

法利賽人熱衷在猶太會堂裡做教導，這使得他們得以在聖殿被毀後影響猶太教的走向，並成為猶太哲學中傳佈最廣的支派。



希臘刻文的殘片，大意為禁止非猶太人進入聖殿內院。



位於南牆石階上的高聳「戶勒大門」



在那蘇時期，「魯賓遜拱門」是由入殿階梯所支撐

朝聖

節期過了一半，耶穌就上聖殿去教導人。猶太人都很詫異，說：「這個人沒有受過教育，怎麼會有這樣淵博的學問呢？」（約七14-15）

「不曾見過大希律的聖殿，就等於沒看過漂亮的房子。那座建築是用藍、紅、綠等各色大理石所蓋成，大希律原想在石頭上鍍金，但宗教導師們叫他保持原狀。結果聖殿的樣子更好看，因為石塊的色澤有如變幻的海浪。」（《巴比倫他勒目法典》，Baba Batra，4a）

從你們各支族的地區中，上主要選一個特定的場所，讓人在那裡敬拜祂。你們要到那地方獻燔化祭和其它牲祭，要獻十分之一捐、供物、還願祭、自願祭，以及頭生的牛羊。你們和家裡的人都要……在那位賜福給你們的上主面前吃喝，享受你們勤勞得來的好東西（申十二5-7）。

從所羅門王的時候開始，全天下猶太人都遵照申命記廿三章14節的規定，一年至少三次——亦即逾越節、住棚節及七七收穫節——上到位於耶路撒冷的聖殿做朝拜。

每逢節期，耶路撒冷總因著成千上萬的外地人潮而擠得水泄不通，許多朝聖者會到伯法其、伯大尼或鄰近的村莊過夜，有些則在城裡或私人住家歇腳。多數朝聖者會住在自搭的帳篷，這些帳篷環繞耶路撒冷四圍的眾山谷。大部份朝聖者都用牲口駝著一家人過節所需的糧食用品，並牽著預備獻祭的動物。朝聖是一趟令人雀躍的旅程，看到耶路撒冷在望時，朝聖者會不自禁地高歌起舞。

許多朝聖者都在天亮前就趕到聖殿，先在下榻處或聖殿山附近找個淨身池沐浴一番，接著從聖殿的眾多大門魚貫進入。聖殿南端的一對入口稱做「戶勒大門」，由此進入的朝聖者要遵守特別的禮儀。亦即，為了確保人潮移動順暢，群眾會由右門入，左門出。但守喪之人正好相反，必須左門進右門出。這樣一來，即使家鄉和語言各不相同，朝聖者卻能和從反向而來的同族人彼此祝福與安慰。利未族人把守各個殿門，預防癲瘋病患闖入，並宣達淨身之後才得入殿的規定。

除了有壯麗的慶典與獨特的儀規，聖殿也是群眾聆聽宗教導師與拉比宣講的地方。約翰福音十章22-24節提到，耶穌於「獻殿節」時在聖殿裡教導眾人，就是一個貼切的例子。

朝聖者群集於聖殿西牆與南牆的交接處，圖右是「戶勒大門」的一景，左方則是「魯賓遜拱門」。





羅馬軍兵



支撐安東尼亞堡的岩
基座遺跡



由大希律挖鑿、連通安
東尼亞堡護城溝的史圖
提橋池

安東尼亞堡

總督的士兵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召集全隊士兵到祂面前（大廿七27）。

大 希律於西元前卅七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後不久，在漢斯摩尼王朝要塞「巴利斯」的原址蓋了一座堡壘，並照自己的宗主安東尼的名字，將它稱為「安東尼亞」。安東尼亞建於耶路撒冷城最具戰略性之處，它矗立在一百五十英尺高的峭拔山巖上，守護著缺乏天然屏障的城北地區。安東尼亞堡凌空俯瞰聖殿的動靜，讓大希律的駐軍一旦洞察亂事將起，能及時將它撲滅。日後，當保羅在聖殿被暴民揪住時，駐守該堡的羅馬戍衛（約四百八十人，指揮官稱做「千夫長」）就面臨了類似的險境。當駐軍指揮官聽說有暴動時，他「連忙帶領軍隊和幾個軍官，趕到群眾那裡。他們一看見指揮官和軍隊，就停止毆打保羅。指揮官上前抓住保羅，吩咐用兩條鐵鍊把他鎖起來。他問：『這個人是誰？他做了些什麼事呢？』人群當中有的喊這個，有的喊那個，亂成一團；指揮官無法查出真相，於是命令把保羅帶進營房。保羅剛走上台階，因為群眾非常兇暴，兵士們只好把保羅攙了過去。……保羅回答：『我是猶太人，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是一個著名城市的公民，請你准許我向群眾講話。』指揮官准了他。於是保羅站在台階上，向群眾做個手勢。大家都靜了下來，保羅就用希伯來語向他們講話。保羅說：『各位父老弟兄們，請聽我為自己辯護的話。』（徒廿一30至廿二1）

安東尼亞堡內部面積為 4520 平方公尺，裡頭並非冷硬刻板的營寨，除了軍用設施外，它還擁有奢華的臥房與澡堂。約瑟夫曾記載：「從它豪華的設備來看，安東尼亞堡比較像座皇宮。」（《猶太戰爭》，卷五第五章第八段）

百夫長

百夫長是羅馬軍隊低階軍官的主幹，負責統領約八十名士兵，並對上聽命於兩百夫長（一百六十人），對下指揮十夫長（八人）。百夫長有時會受命治理城市的一區，擔負各種民政責任。百夫長通常是富裕人家的知識份子，也只有他們才能在戎馬之途中，對上級提供使自己獲得擢升所不可少的「貢獻」。

聖經新約曾提到兩個百夫長，一位是駐防凱撒利亞的哥尼流，他成為第一個非猶太基督徒。另一位是迦百農的百夫長，他的僕人得到耶穌的醫治。事發當時，這個百夫長可能正要護送路過當地的羅馬稅銀，根據路加福音七章5節，他曾自掏腰包幫猶太人蓋會堂。



百夫長

右頁：安東尼亞堡。圖片右方是保羅在階梯上向群眾說話（徒廿一40）。





著名之羅馬第十軍團的圖章



擡繩槌是一根六十至一百英尺長的巨槌，尾端包圍著利器，它靠多根繩索懸吊在攻城車內另一根水平木樑上，藉晃動進行衝撞。為了保護操作擡繩槌的士兵，攻城車上還有車塔



兩人操作的弩砲，它的有效射程為五百碼。弩砲有時也會安置在哨塔中

羅馬軍兵在各城名都都看得到

羅馬軍團

羅馬軍團成員的身高必須至少六羅馬尺，超過當時一般人的平均身高。一旦入選，新兵會先被紋身，並得到一條繡有姓名、服役期間需掛在脖子上的辨識帶，接著開始接受四個月入伍訓練。

服役期雖然漫長（約廿五年！），而且服役期間不準結婚，但薪資待遇卻很高。除了固定薪給外（一些學者估計，兵丁待遇約一年五十底拿），日常費用也由帝國負擔。除了錢財的誘因外，窮人子弟可以憑藉服役期間的顯赫貢獻，獲取名聲與可觀的財富。

一個羅馬軍團由七到十個千夫團組成，從西元前卅五年起，耶路撒冷附近就一直駐紮了一支羅馬軍團。它起先是安東尼為了平息漢斯摩尼王朝所引起的長年亂事，並預防安提哥那之妹藉機造反而調派的。大希律自費募養該軍團，因為羅馬人雖然支持大希律打擊政敵，卻瞧不起一個得時刻仰仗外力軍援的藩屬王。大希律的軍隊是不折不扣的羅馬軍團，它分成幾個千夫團，每團再分為六個由八十人所組成的百夫團。大希律擁有騎兵隊、步兵隊、弩砲隊，並且還在新建的凱撒利亞港訓練了一支海軍。此外，他還建立了情報部隊。

大希律的將士裡有不少與他同族的以土買人，也有眾多包括色雷斯人、日耳曼人、高盧人等外地傭兵。此外，他還組織一支成員來自黎巴嫩山區、色巴斯等地的部隊。他通常讓部隊駐紮在平靜無事的鄉間，並將農田贖賣士官兵，讓他們除了巡邏及保持戰備之外，可以務農度日。

但佔軍團成員多數的仍是猶太人，他們都是大希律被羅馬人冊封為王後，在他鞏固權勢的過程中前來依附投靠的。約瑟夫記載說：「許多人來投靠他，有些是因著與他父親的交情，有些是因他的聲望，有些是為了報答他們父子倆的恩情，但大多數人則是出於期待他能掌權，帶來一番作為……」（《猶太戰爭》，卷一第十五章第四段）大希律的軍團人數是一般羅馬軍團的三倍，武力的強大可想而知。



釘十字架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獨體地，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路廿三33）。

大 著耶穌被釘十字架，世人將永遠不會忘記這種殘酷的刑罰。在一九六八年，耶路撒冷掘出有史以來第一具被釘十字架者的遺骸，這發現為認識耶穌死去的過程提供了更多線索。這具骨骼的右腳跟穿刺著一支長十一點五公分的鐵釘，釘頭黏附著橄欖木的碎片。從釘子插入腳骨的位置判斷，十字架受刑人的左右腳分別被釘在垂直木柱的兩邊。這具骨骼的手掌與手臂骨仍完好無損，顯示他的上臂沒被釘過，而是被綁在十字架上。

或許正因釘十字架太過殘酷（它有可能就是申命記廿一章22-23節提到的「掛在木頭上」），後世才改採較人道的吊刑。據某份猶太文獻記載，一個人雖在十架上瀕臨死亡，只要有富戶路過，願意出面賄賂羅馬守衛，則他仍可以被「買贖」。這記載暗示，一個十架受刑人通常會撐一段長時間才斷氣。為了減輕這段期間的痛苦，旁觀者通常會提供給他催眠劑一類的藥品（可十五23）。

等在刑柱上的時間愈長，被釘之人就會愈虛弱，到最後，他那奄奄一息的身軀會垮在十架下方的小木墊上。被釘十字架者通常死於窒息，因為受刑人被懸掛的方式會使控制呼吸的肌肉無法運作。為了減輕受刑人的痛苦，他們的雙腿會被打斷（約十九31），使其腳部無法攔在俗稱「架子」的木墊上，因而導致呼吸困難，加速他們的死亡。



由於耶路撒冷樹木稀少，耶穌可能不是扛整座十字架到刑場，而是只扛橫樑的部份，至於十字架的垂直木柱部份則通常固定在刑場裡重複使用，或就地找樹木充當。圖中樹木位於埃卡蓮的「聖經資源花園」中。



為耶穌時期之十字架刑提供了罕見物證的考古發現：「跟骨」（腳掌最大骨塊）被鐵釘刺穿的十架受刑人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可能由於地貌特殊，被稱做「獨體地」。此圖為「戈登將軍之加略山」，位於耶路撒冷花園聖墓旁，其形有如「頭骨」（拉丁文發音為「加略」）。

釘十字架是一種刻意示眾的酷刑，藉此重申羅馬政權的嚴峻。也因此，行刑地點通常位於城門入口外（來十三11），以及主要交通幹道上。



耶路撒冷的有錢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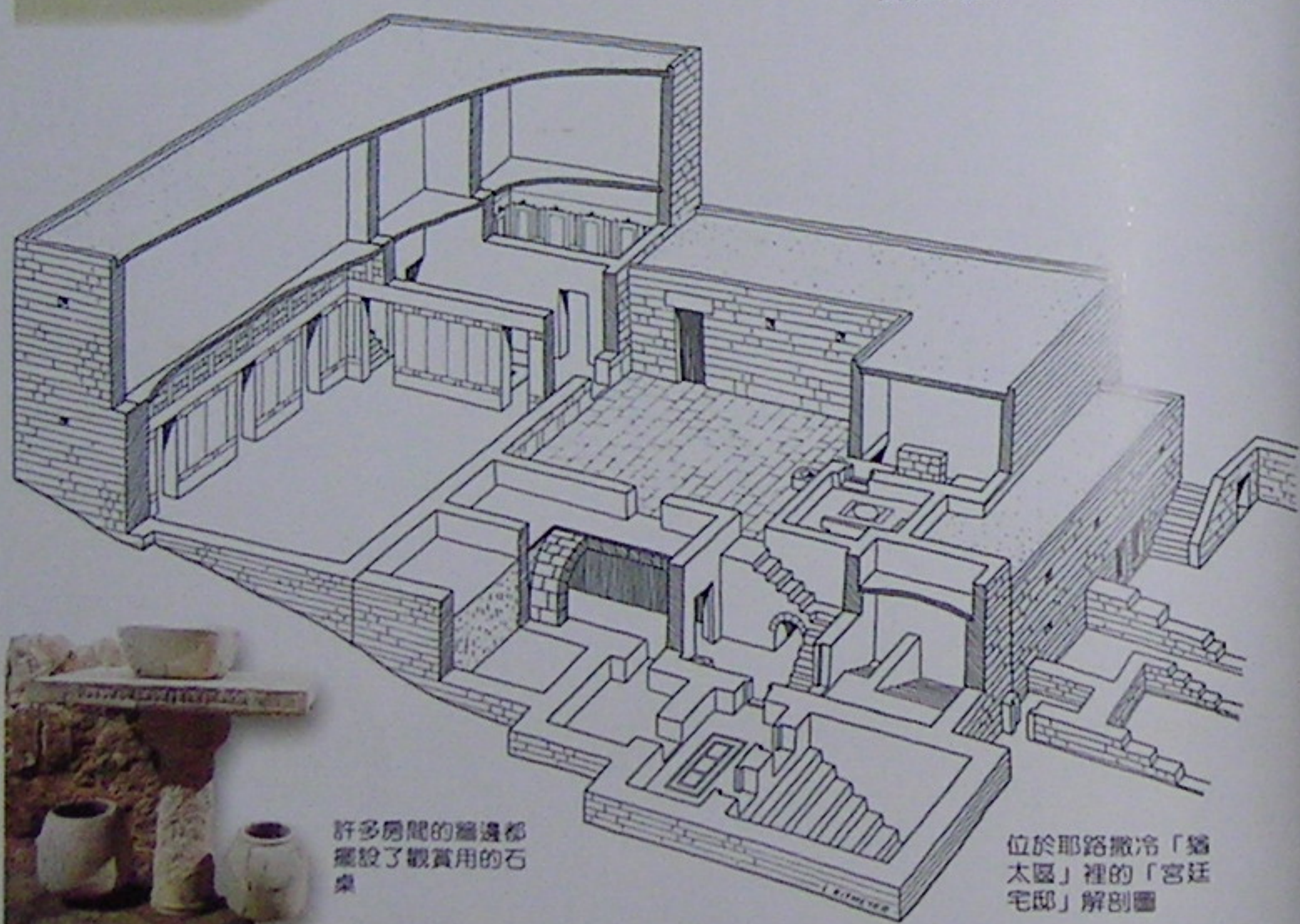
地段，地段，地段！地段的重要性在耶路撒冷最是突顯。約瑟夫將該城的高級住宅區稱做「上城」，那兒的居民可以在自宅的屋頂觀賞聖殿迷人的景緻。

有錢人家與眾不同的是它的面積與裝潢。考古發現顯示，這區住宅裝潢的華麗，堪稱當時之最，屋裡的裝飾包括最時髦的馬賽克以及壁畫。跟其他民宅一樣，富戶們也撥出空間儲備糧食，但圖中的富戶使用較多的專屬儲藏室，其中的幾間還配有門鎖，暗示所儲藏的是昂貴之物。每間豪宅都擁有繪上精細圖案的餐具，特別是玻璃及陶具。



←一幅刻在住家灰泥牆上的七柱金燈檯畫像

↑浴室位於這戶住宅的底層，裡頭包含淨身池



許多房間的牆邊都擺設了觀賞用的石桌

位於耶路撒冷「猶太區」裡的「宮廷宅邸」解剖圖



圖中的富戶擁有自己的淨身池，但鑑於這區住了不少祭司家庭，而且淨身在當時被視為一大要務，蓋個淨身池並不代表財富的象徵。基於對日常器具潔淨與否的看重，到了第二聖殿時期，人們開始偏愛石製器具，因為普遍認為它不會染上不潔，在耶路撒冷已掘出許多石製的器具。水在當時就是被貯存在石缸裡，以備飯前洗手時，隨時有潔淨的水可以取用。約翰福音二章6節就曾記載這個習俗：「在那裡有六口石缸，是猶太人行潔淨禮的時候用的，每一口石缸可以盛水約一百公升。」

如同羅馬帝國中大部份的豪宅，圖中住家在面向街道的一邊也沒有設置窗戶，家人都在外人窺探不著的天井裡過生活。天井下方（左頁）是一座水井，那在一個全年有八個月乾旱期的地方是不可少的生活設施。



數量可觀的石製品見證了初世紀耶路撒冷石具業的發達。

這幢房屋位於一片豪宅區裡的屋子，可能曾是某個富戶的客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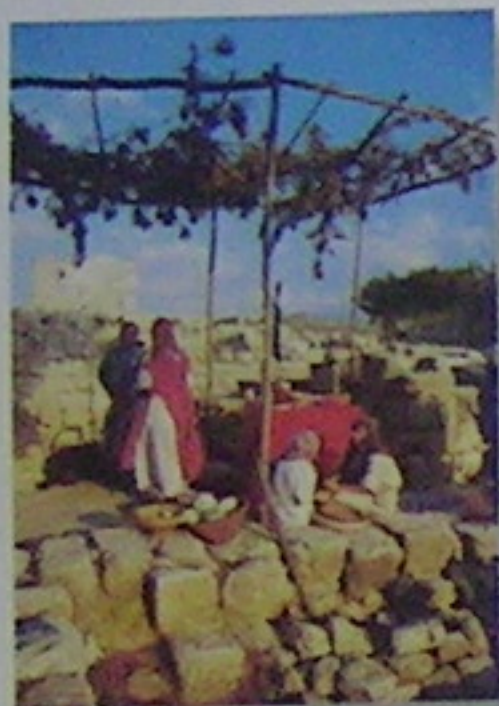


耶穌時期的典型村莊



村莊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太九35）



復原後的村莊面貌

村莊通常位於有屏障保護的地方，在「羅馬和平」（自奧古斯都於西元前廿七年當政之後開始）為鄉間帶來安定之前，這更是一項定律。人們避免住在開闊的平原上，卻挑選視野良好、離水源又近的山坡。

根據約瑟夫的說法（《自傳》，第四十五章235段），共有兩百四十座村莊散佈在加利利各處，每座村莊平均只有幾英畝大，以及幾百個人口。被他稱為「城市」的大村莊約有十英畝大，四周有護牆包圍。拿因就屬於這種大村莊，耶穌曾在當地城門口使一個寡婦之子從死裡復活（路七11）。

市集位於村莊的外圍，那兒販售一些村民無法自己製造的東西。再更外圍是皮革舖及陶器店，猶大地常見的東風會將這些店舖在製作產品過程中所散發的氣味吹離住家。

馬可福音一章29節說：「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可以想見，耶穌和門徒們走在如同前頁所畫一般的街道上，腳下踏著路面顛簸的巷弄，這些路約只有一隻身體兩側擠著亞麻的駱駝那麼寬。住家的天井被高約十英尺的灰泥石牆圍起來，讓裡頭的住民保有隱私。當耶穌快抵達村子時，沒人可以从住家牆上的窗口望見祂的來臨，因為這些窗口設得又高又小，只做為通風與採光之用。耶穌一行人可能邊走邊沿途向諸如刀販、賣繩商或肉販等零星的店舖問安，與住家不同的是，這些商店的門口都面向街道。



迦瑪拉城窩據在一處險要的岬地上，四周深谷環抱，是居民避尋安定的最佳窩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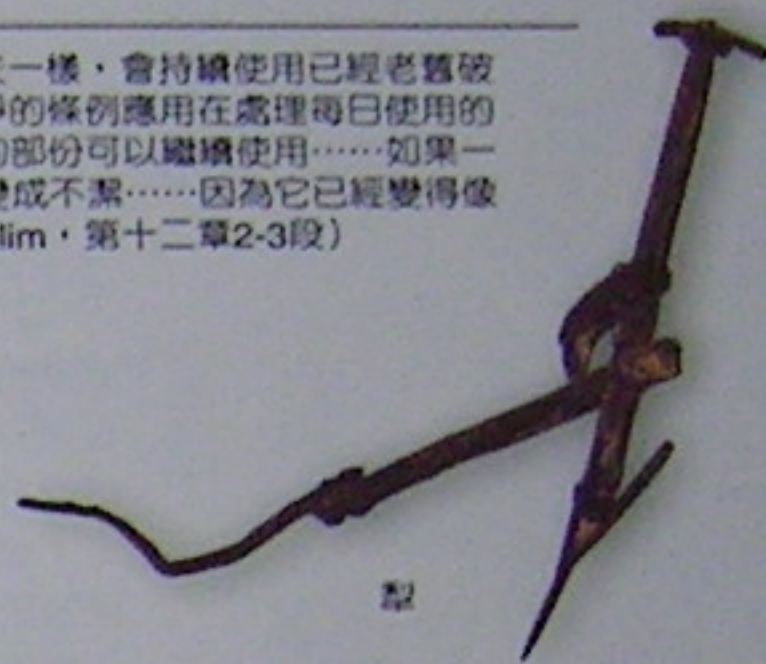


用手操作的麥穀磨子

耶穌時期的聖地村民和今天的農夫一樣，會持續使用已經老舊破損的農具。猶太經文註釋會將潔淨的條例應用在處理每日使用的器物上：「你們要確保器物剩餘的部份可以繼續使用……如果一把鏟子的鐵頭掉了，它仍有可能變成不潔……因為它已經變得像是一把鐵槌……」（《米示拿》，Kelim，第十二章2-3段）



這些形狀大小不一的容器是每戶人家的必備家當



犁

鏟子



這件綴滿鐵片的人力槓是打穀物時用的，有時必須讓小孩子跨坐上去，增加操作的力道



村莊生活的日用器具模樣在過去千百年裡沒什麼變化



耙子

掃帚



村莊住家

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可一29）。

可以想像，彼得岳母在迦百農的房子看來就像右方的插圖。耶穌與門徒抵達之後，會先穿過天井，跟兩旁的家人打招呼，這些家人都忙著織衣服、料理牲口、磨穀及烤麥餅等日常工作。一行人避開天井裡玩耍嬉戲的孩童，掀開住家門口的布簾，然後跨過砌高的門檻。進入屋裡，眾人先用片刻熟悉室內的陰暗光線，然後走到臥房，透過昏黃的油燈，看到彼得的岳母沒半點動靜地躺在席子上。

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事他們。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可一31-33）。

耶穌時期迦百農住屋的模型



古卡茲林城住家爐灶的復原面貌

住家屋頂

在那日，在屋頂上的，不要下來到屋子裡拿他的東西；同樣，在田野工作的，也不要回家（路十七31）。

由於以色列地氣候溫和，居家生活大多在戶外的天井或房頂度過。普通住家的房頂是用三層建材來鋪蓋，第一層通常用柏木，偶爾也用香柏樹幹，然後在上面鋪草，最上面一層再抹上泥土。如果用滾石滾平房頂，泥土層應該在第一場冬雨來臨之前就會凝乾。

這種房頂可以挖洞打通，新約記載說：「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騎的褥子都縋下來。」（可二4）路加在對同一事件所做的報導中（路五19），提到癱子是由「瓦間」被縋下來。屋瓦在猶太鄉間並不常見，路加本人據信是敘利亞省的安提阿城人，他的用詞應該是反映該城房頂的結構。





收割



將麥粒與
糠粒分開



農夫犁田



田間農事

天國好比有人把好的種子撒在田裡。有一個晚上，大家睡覺的時候，敵人來了，把稗子撒在麥子中間，就走了。到了麥子長大結穗的時候，稗子也出現了。莊主的僕人前來說：「主人，你撒在田裡的是好種子，這些稗子究竟從哪裡來的呢？」他回答：「這是敵人幹的。」他們就問：「你要我們去把稗子拔掉嗎？」他說：「不必啦！因為你們拔除稗子的时候，恐怕會連麥子也拔掉了。讓麥子跟稗子一起長吧；收割的時候，我會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來，扔在火裡，然後收聚麥子，儲藏在我的倉庫裡。」（太十三24-30）

除了安息日之外，農夫們每早晨都走約莫兩小時的路，到各自的葡萄園、小麥及大麥田，或橄欖園裡幹活，每個家庭的農作面積約十二英畝。在農忙的季節，許多農人會在田裡搭蓋臨時農舍，從周日住到安息日開始的周五。有些村民是幫地主耕種田地，至於地主則住在有城牆保護的加利利都市裡，例如提比里亞或塞佛瑞斯等地。

有一個人在自己的葡萄園裡種了一棵無花果樹。他想在樹上找果子，卻找不著。於是他對園丁說：「你看，三年來，我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果子，什麼也沒有找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白佔土地？」園丁說：「主人，請再寬容一年，等我挖鬆它周圍的泥土，加上肥料。如果明年結果子便罷；不然，你就把它砍掉。」（路十三6-9）

塞浦路斯島上的葡萄園，是耶穌時期的高級葡萄酒產地



家畜

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裡，不立時拉它上來呢？（路十四5）

家畜是鄉間生活的重要角色。由於鄉間的路面不適合滾輪車行走，驢與騾子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負重工具。村民將羊圈設在村莊的外圍，牛群則養在住家天井旁的牛舍裡，天井裡隨時可見四處飛跑的雞群。

箴言廿七章26-27節說：「羔羊的毛可以給你作衣服，山羊可以作買田地的價銀。山羊奶足夠作你的食物，也足夠作你一家的食物，並且足夠維持你跟婢女的生活。」人們只在過節時才宰殺動物，牲皮則被拿來製成衣服、水桶或牛奶桶。羊皮可做為抄寫經文的書卷。人們將鴿子養在村落外圍的鴿舍，以供肉食之用。養動物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將牠們帶到耶路撒冷去獻祭。

買馬與養馬都十分昂貴，所以原則上只有貴族才擁有馬匹，不過，城市裡的衛兵也會騎著馬巡邏。年邁無法遠行的馬匹會被用來推榨橄欖油池或麥殼磨坊裡的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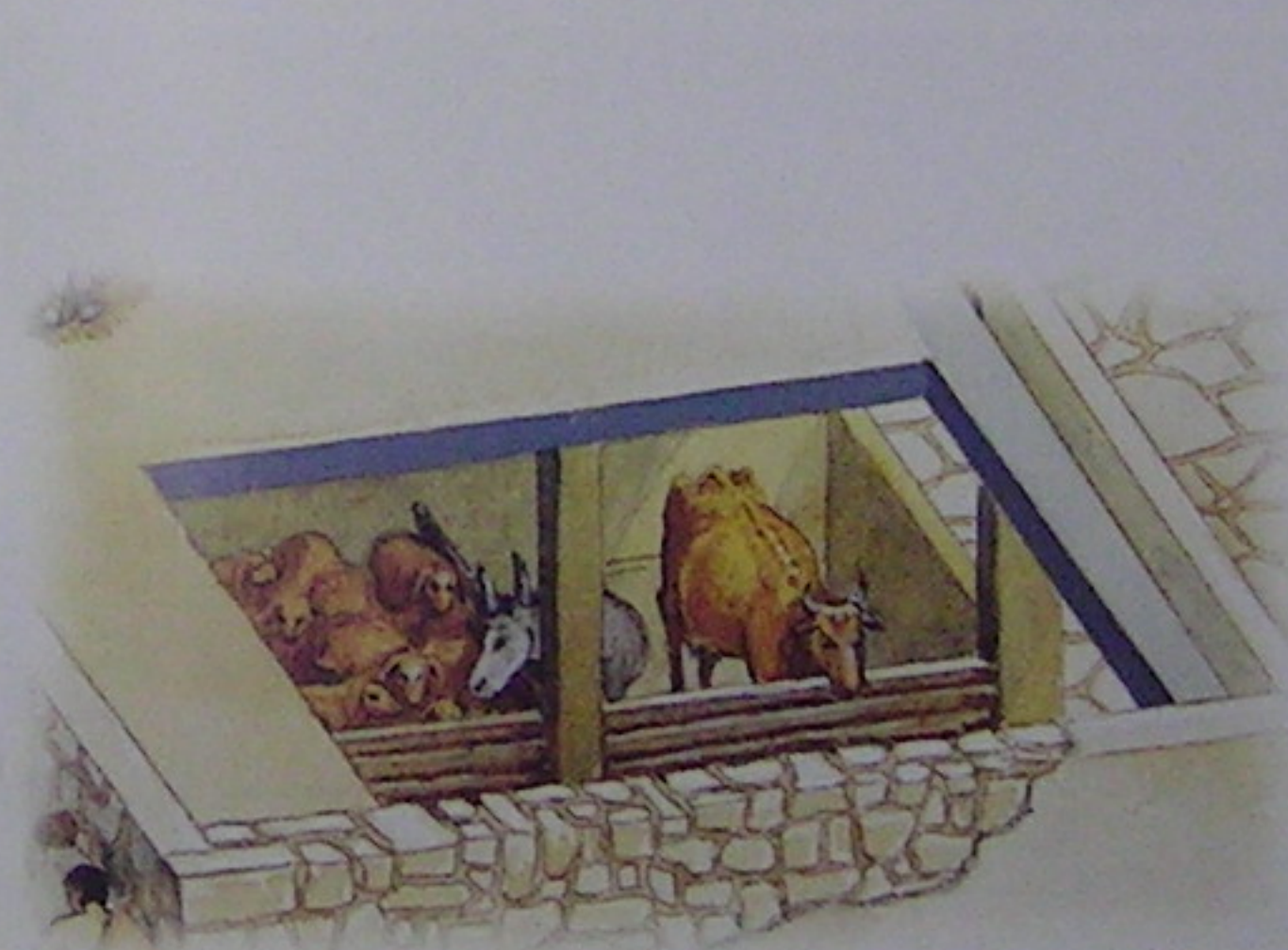
猶太宗教導師向來欣賞家畜的美與實用，《耶路撒冷他勒目法典》Brachot篇裡記載：「每當你看到一隻漂亮的駱駝、馬或驢子時，口裡務要說：『這心願他的世界裡創造美物的主是應當稱頌的。』」



做為日用主食的羊奶



井旁



被商隊用來載重物的駱駝



好牧人

牧羊人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九十九隻留在曠野，去尋找那失落的，直到找著呢？（路十五4）

由於羊隻與牧羊人對聖地居民的生活至關緊要，因此兩者常在聖經裡被拿來當做比喻的題材。當耶穌在約翰福音十章1-5節說出著名的「好牧人」比喻時，聽眾並不明白祂的用意（約十6），但祂接著做補充，添加許多關於牧羊人日常生活的細節（約十7-18）。

在耶穌的時期，也就是第二聖殿尚未被毀的日子裡，猶大地的農夫與牧人有如夥伴。在加利利地，大部份不適耕作的區域都被拿來放牧之用，這些稱作midbar的區域有時被錯譯為「曠野」，然而midbar一詞在希伯來文的原意是「引導羊群」，這種區域通常是擁有它的農人眼中利用價值極高的土地。看管羊群的任務通常交給家裡的某個年幼者，較年長的人則負責耕田。

並非所有人都欣賞牧者，這情形在聖殿被毀之後更加明顯。隨著摩西法典的鑽研在猶太文化裡變得愈形重要，那些因為看羊而遠離學術中心的牧羊人也成了被歧視的對象。第二世紀的拉比學者阿奇瓦（Akiva）曾點出牧人與學者之間的嚴重對立，他幼年沒機會受教育，只能幫他富有的未來岳父放羊。他在那段當牧童的日子裡會宣稱：「哪個學者被我逮到，我一定把他當驢子痛毆一頓。」（《巴比倫他勒目法典》，Pesachim, 49b）

這種激烈的言辭有它獨特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民生凋敝，許多農夫因著戰亂失去自己的土地，事後他們想取回這些滿目瘡痍的農田，卻發現它們已經被牧人用來放羊。這些生活同樣艱困的牧人不僅面臨農人的鄙視，還遭到社會大眾的排斥。



羅馬時代的羊圈遺跡

伯利恆附近的羊群



榨橄欖油池

底 下是在迦瑪拉遺址所發現之第一世紀榨橄欖油池的模擬圖，這是採用「吊桿與壓石法」的典型油池。加利利地較普遍的榨油法，卻是以「螺旋軸軋板」攪壓盛裝橄欖的籃子。

橄欖園主會在家裡先將待榨的橄欖溫熱，讓它更容易出油。一批橄欖會被榨三次，第一次的油質最好，第二及第三次則是萃取殘油，整個榨油過程耗時廿四小時。

第一次榨油是藉圓形的滾石完成（圖畫中由兩人操作的器具）。接下來的榨油使用吊桿與壓石，這種設備是將一根木桿固定在牆上的凹槽裡，桿上連結一具垂直軋板，並懸吊三顆各重六百英磅的巨石，軋板下是一塊石磨，上面擺放裝有橄欖的籃子。木桿下方是一道方形溝槽，要讓巨石在裡頭懸著。木桿因著石頭的重力下沉，導致軋板猛壓石磨上的橄欖。產生的汁液流入石磨邊的瓶罐，壓扁後的籃子則棄置一旁。如果要榨新橄欖，只要把沒入溝中的石頭搬起，用硬棍穿過石頭上的洞，讓它們「掛」在溝上，軋板就會鬆開。

榨出的油通常賣給油池旁的鄰居。有些油池是個人財產，有些則屬團體共有；如果是私人所有，則委託油池主人代榨橄欖的價碼是：部份的油汁成品，及所有可當燃料之用的榨後殘渣。

迦瑪拉油池的旁邊還發現一座淨身池。《米示拿》要求，橄欖油與葡萄酒的製作都必須遵守潔淨的規矩，也因此，即使後來散居以色列地境外，猶太人依舊持續依照宗教古禮產製的猶大地橄欖油。可想而知，橄欖油已成為聖地的無數村莊在困難年歲裡的經濟支柱。



伯古夫林之古代油池，採用「吊桿與壓石法」。



迦百農掘出的油池，左邊石磨便是比較先進之「螺旋軸軋板」榨油具的基座，旁邊有一盛油槽。



經過還原的「螺旋軸軋板」榨油具（IAA No. 96-1217），蒙「以色列古物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出借，展示於「隱多瑪屯墾區」（Kibbutz Ein Dor）考古博物館的「傳統技藝中心」，該中心並提供操作機會，讓遊客體會耶穌時期的榨油民俗。本榨油具還原工作的負責人為「古代工藝復原協會」（Restoration of Ancient Technology）的Y. Dray，圖片攝影師為隱多瑪考古博物館的Noa Amir。

鐵匠

牠的兩腳好像在爐中精煉過的發光的鋼……（啓一15）



採用古時技術的現代鐵匠

鐵匠是耶穌時期的重要行業，因為鐵在當時生活的各個環節都用得上，比如武器、家具、珠寶以及錢幣等等。

最老練的鐵匠顯然是製作珠寶與綴飾的人。一般鐵匠的希伯來語稱作 nappah，意思為「吹」，指的是能讓火燒旺到將鐵融化的風爐。鐵匠用自製的焦煤當燃料。《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裡有一則說，如果在安息日當天行割禮的話，一個人可以為了製作割禮刀的緣故燒煤。鐵礦都在約旦開採，但《他勒目法典》記載，用來製造武器的最佳鐵礦產於印度。

猶太拉比們從製造鐵器的過程中想出一些教導的例證，例如：「一個浸過熱水之後沒沖冷水的人，就有如只經火煉、卻沒冷卻的鐵。」（《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44a）

古時的「鄉村鐵匠」對鄰里有極大貢獻



木匠

這不是那木匠嗎？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哥哥麼？（可六3）

現代聖經學者指出，耶穌的職業在希臘文稱作 tekton，這字可以泛指幾種與建築相關的行業，木匠則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木匠在當時所處理的，都是建築過程中無法由一般住家自行完成的部份。

實際上，當時除了建築師或工程師（林前三10）之外，木匠可能是工地裡唯一有酬勞的工人。一則《出埃及記》的古代註釋記載，一個人的木匠身份可以由他身上的工具袋來辨認。木匠平時要製作包括房門及百葉窗在內的東西。



類似耶穌時期的鋸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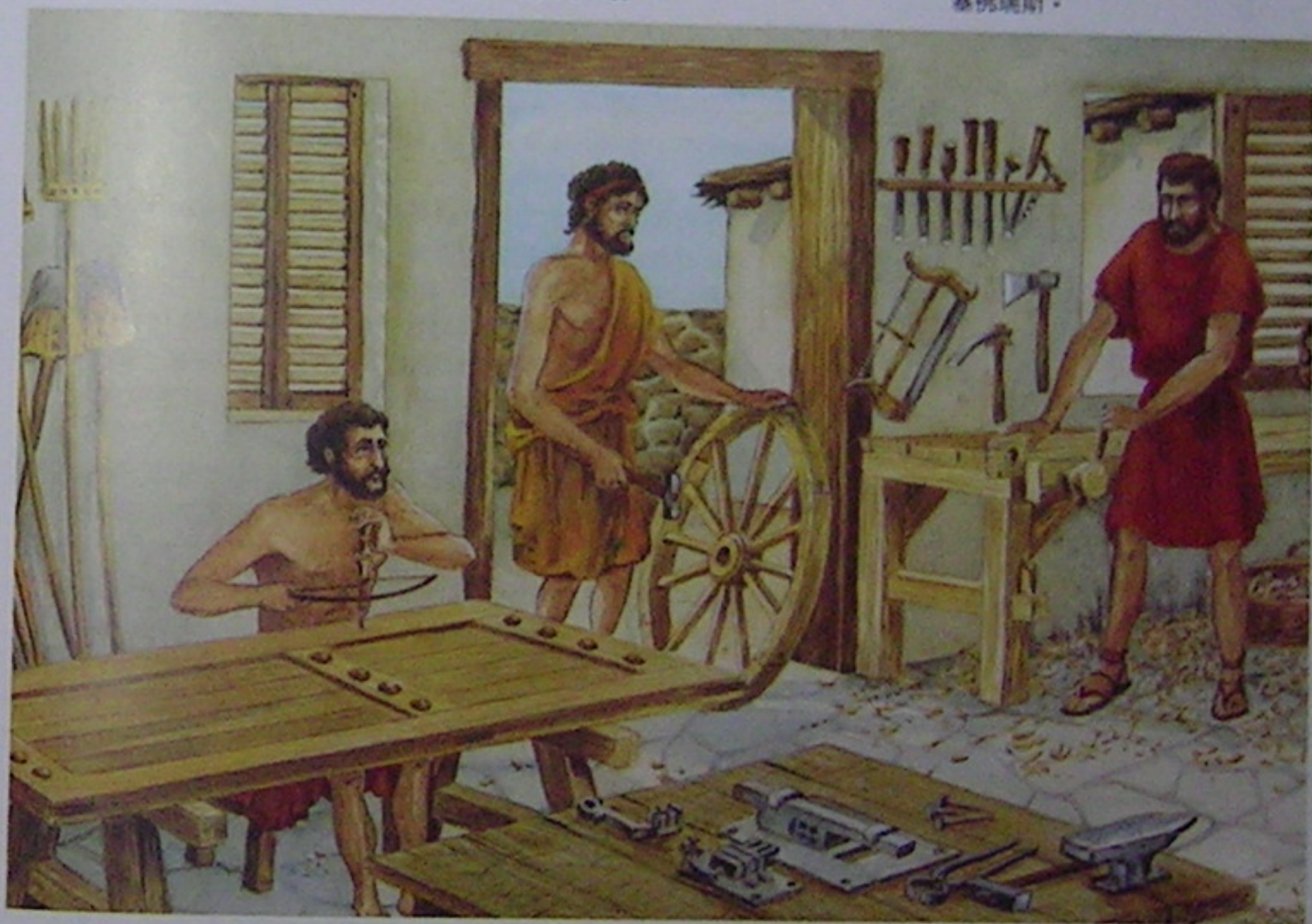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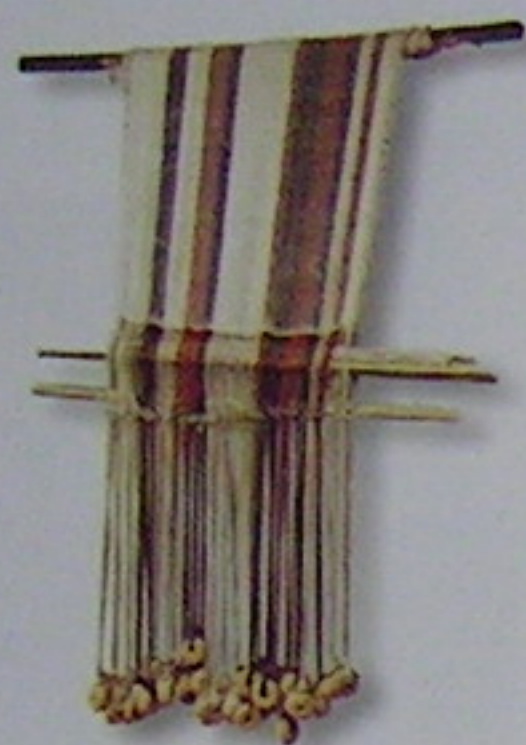
在耶穌時期用來打磨木料的人力機



一座復原後的劇場木製舞台，位於靠近拿撒勒城，耶穌可能造訪過的塞佛里斯。

除了房門及百葉窗，木匠還製造門鎖、農具以及其它木器





直立式織布機在第二聖殿時期最常見，這架恢復原貌的織布機下方掛著從馬撒大挖出的陶製小重物。



從馬撒大挖出的衣服殘片



織布者

這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約十九23）。

古代猶太文獻裡有多處記載布料生產的過程，包括種亞麻子、採收亞麻，以及紡織布料。當時的人據信是在戶外織布，因為《他勒目法典》有則註釋說：「那些在月光下紡紗的說閒話者。」（「可疑女子篇」Sotah, 6a），又說：「在街上紡線的罪人。」（「婚約篇」Ketuboth, 7b）巴勒斯坦的亞麻主要產在加利利地，羊毛則來自南部的猶太。有時候，亞麻線會從埃及進口。

直立式織布機是最常提到的一種，紗線在織機上下兩端的木桿間穿梭開展，有時紗線的下方會掛著讓它延展的小重物。《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105a）裡曾提及一種給男人使用的腳踩織布機。

家庭成員所用的衣服與毯子皆在自家裡用直立式紡紗機織成，每件衣服都固定從領口織起。

衣服

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路六29）。

羅馬人的衣著有各種不同的意義。穿著未染過之毛線所織的外袍象徵公民的身份，官長穿著紫色條紋的外袍，喪期中穿黑袍外袍，純白外袍則代表從政人物。農夫在工作時，都是穿著短裡衣。

男女通常一律穿兩件衣服，裡面是件套頭內袍，外面再套一件袍子，外袍通常在回到家時取下。內袍有時用亞麻做成，但從提到「亞麻、紫衣」（參啓十八16；路十六19）的經文來判斷，純亞麻裡衣是有錢人的專利品。女人外出時會戴上遮頭巾，至於耶穌時期的男子則不一定這麼做。

外袍是由一塊布裁成（約十九23）。外袍必須依經文的規定加上宗教縫子（民十五37-41；申廿二12），但從古文獻可知，縫子的長度在耶穌時期並沒有統一，例如，耶穌曾批評法利賽人為了假裝敬虔，把「衣服的縫子做長了。」（太廿三5）外袍有幾種穿戴方式，可以披在背後，也可以披在一邊的肩膀上。



最昂貴的紫色染料是從稱做murex trunculus的海蝸牛身上提煉。紫色是皇家的象徵，最近的研究發現，這染料裡的「推羅紫」（argaman）會在陽光下變成天空藍（tekhelet），照規定，宗教縫子裡要有一根線用這種天空藍染成。呂底亞（徒十六14）從事的是紫布買賣，依此推測，她應該是個有錢有勢的女子。買不起「推羅紫布」的人，會用風信子及其它媒介來萃取紫染料。

磨穀

我們需用的食物，求祢每天賜給我們（路十一3）。

勞動不息是耶穌時代居民的真實寫照。按照一天的食用量來磨麥和玉米，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也更突顯了主禱文的深遠含意。若使用可分離的「沙漏形」大磨穀器，一小時約可磨出十英磅的麥粉。石磨通常由堅硬的玄武岩製成，經年使用仍不致磨蝕剝損。大磨穀器的下半部是圓桶型的基座，上方則為軸旋式的磨石，穀物由上方的磨石孔倒入（見右圖），粉粒通過上下部份之間的小洞，掉入基座底的凹槽。一隻驢子可能終生都靠推移磨石度過，但這工作對一隻原本風光，卻因體衰或年邁的緣故，必須推磨以終的馬匹來說，可不是一種好日子。

另外有一種能坐著用手操作的小型磨穀石，一小時約可研磨出兩英磅的麥粉。



研磨每日需用的麵粉是家庭主婦的責任

遊戲

耶穌時期的孩童喜歡玩擲環套棍或球類遊戲。擲骰子的遊戲只有大人在玩，骰子是用玻璃、象牙或鐵來製作。當時流行一種娛樂，玩的時候需要一塊上頭劃有橫線十二條、縱線一條，分成廿四格的棋盤。球賽遊戲有時採團體分邊對抗的形式來進行，使用的球都充氣或填塞羽毛，一種球賽的玩法是將球拋到空中，讓與賽者爭搶。

人們常在道路的鋪石上刻畫「棋盤」，如同在加利利塞佛瑞斯所挖出的遺址所示。耶路撒冷「錫安姐妹女修院」的下方曾掘出稱做Lithostrotos的羅馬晚期石鋪路，上頭刻有一些圖案，咸認被用於稱做「國王之遊戲」的古代骰子娛樂裡。



古時用的石製骰子

耶穌時期的典型猶太會堂

會堂是猶太社區裡最重要的建築，它的大小與設備取決於當地村民或市民的經濟能力，從建造到維護都由他們獨力承擔。





昆蘭洞窟的「感恩書」，外貌與耶穌時代會堂所誦讀的經卷類似

猶太會堂

祂回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裡教導人……（太十三54）

從會堂一詞的希臘文原意（「集會處」，synagogue）可知，它在耶穌時期的主要功能是做為居民的聚集場所。目前所掘出的一世紀會堂構造都很簡單樸素，裡頭沒有馬賽克地磚、牆壁刻文，及一切後來才發展出的裝飾技法。不過，它們仍通常是村落裡最大的建物，以它獨特的聯窗假樓與傾斜房頂結構，在周邊一片灰泥平頂的民房中聳拔挺立。

人們雖也在會堂裡禱告（太六5），但蓋會堂的主要宗教目的卻如路加福音的提示（路四16-17），是讓人们在安息日或假日可以上那兒唸誦妥拉（摩西五經）的亞蘭或希臘譯文，以及先知書的經典。耶穌有可能是站立著——或許站在會堂中央的木製講台上——誦讀妥拉，以示對聖書的敬意。但與今天牧師站著傳講信息的作風不同的是，耶穌當年會坐在為老師預備、稱做「摩西之位」的椅子上做教導。

在耶穌的時代，妥拉及先知書的特定唸誦範圍與次序還沒形成，所以耶穌在拿撒勒那個安息日所誦讀的經文可能是自己挑選的。在後世將禱告變為會堂聚會的主要模式之前，耶穌於讀完經後所引發的討論（路四16-28），正是早初會堂的典型寫照。現場的氣氛不是安靜肅穆，反倒充滿了對話討論聲，以及眾人在讀經與教導前後（甚至其間）的開鬧聲。

人們可以坐在環著會堂三面牆壁設置的石製或木製長椅上，或鋪草蓆坐在地上。當耶穌有個安息日在某會堂裡醫治一位腰打不直的人時（路十三11-17），現場的局面與群眾看起來一定是前面所敘述的。這件奇事最初遭到會堂負責人的斥責，但耶穌最終在公開辯論中顯為有理。

這段插曲顯示，當時的婦女在會堂中並未因性別的緣故被隔開。保羅後來也在開放給女性參加的帖撒羅尼迦會堂裡，一連傳講了三個安息日，並勸服了其中許多婦女（徒十七4）。早期文獻記載，在不違背男人優先的前提下，婦女也可以上台誦讀妥拉。直到後期的《巴比倫他勒目法典》，猶太文獻才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誦讀妥拉。

按照猶太傳統，會堂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第一聖殿被毀的時期，以及以西結書十一章16節的記載（所以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國中，將他們分散在列邦內，我還要使他們所到的列邦，暫作他們的聖所。』」）

透過經文的詮釋，會堂（又意為「小聖所」）得以逐漸演變，在融入各種禮儀與建築象徵之後，從原先的集會所變為今日的「禱告殿宇」。



戈蘭高地迦馬拉城的一世紀會堂遺蹟

教育

提供教育是父親對兒子的最大義務，同時，父親也是子女的啟蒙教師。根據《耶路撒冷他勒目法典》的記載，漢斯摩尼亞紐烏斯王在西元前一世紀為孤兒設立學堂，其目標不在提升孤兒的社會地位，也非傳授謀生技能（這乃是父親的責任），而在教導孩童認識妥拉，並灌輸正確的道德觀。

猶太孩童從五歲開始就要學習妥拉，十歲起則要研讀重要經文的聖賢註釋。希伯來語在當時還沒發展出母音音標，因此學生必須專心聽夫子講課，才記得住每個字的發音。

學生通常在猶太會堂最大的房間裡上課，坐的位子是可以移動的木製長椅。課程一大早就開始，一直上到下午才下課休息，晚上又繼續上課。課程每天都進行，包括安息日也不例外。理想上，一堂課的學生人數不要超過廿五人，若多於這個數字，授課夫子就有權徵求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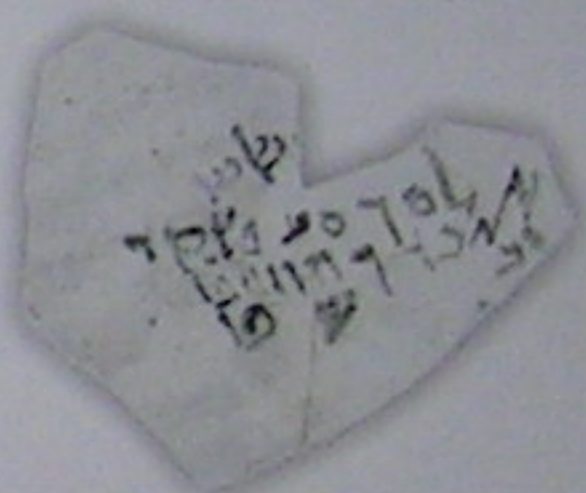
女孩通常不上學堂，但由於她們將來身負為人妻母、教養後代的重任，因此可以想像，她們必定會從父母親那兒接受某一程度的訓練。

理想上，老師最好是無給職。《耶路撒冷他勒目法典》Nedarim篇有一則針對申命記四章5節（我照著耶和華我上帝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的註釋說：「白白賜給你們什麼，你們就要白白給出去。」雖然如此，文獻中也多次提到給付束脩的行為。家長通常會私下付費，至於繳不起學費的孩童則由公款來他們墊付。



墨瓶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教導的，就應當照著恩賜教導……（羅十二6-7）



刻有字母的破陶片，可能是作為訓練書記之用



圖中的書寫工具（可重複使用的蠟版）並不常見，因為古時的學習多半靠聆聽，耶穌在登山寶訓裡就曾一再表示：「你們聽說過……」（太五21）。

《巴比倫他勒目法典》「離婚篇」（Gittin）36a裡記載，有位夫子因為經常向學生動粗而被革職，卻因沒有人發誓比他標準的緣故，後來又被復職。



婚筵

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裡聽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非常喜樂。因此，我這喜樂滿溢了！（約翰福音三章29節）

訂婚典禮是邁向婚姻的重要步驟。訂婚後，未婚妻的父親會在自宅設筵慶賀，雙方新人要在席間簽下結婚契約。未婚夫會贈送未來的妻子一樣禮飾，做為立約的信物，即便是質樸簡單的東西也可拿來當信物。如果未婚妻年紀尚幼（有人十二歲就訂婚），則可以等數年後再移居夫家，履行婚姻義務。婚禮之前，至少要給未婚妻十二個月的時間準備禮服與珠飾，未婚夫則趁這段日子預備新居及婚禮的細節。

喜筵在晚間舉行，以一場迎接新嫁入夫家的「燭火大遊行」做為序幕，這道程序可從耶穌的比喻裡探知：「天國好比……十個少女手裡拿著油燈，出去迎接新郎。」（太廿五1）

喜筵開始前，雙方新人要沐浴淨身，塗抹香油，並穿上為這一刻所籌製的華美衣著。與會嘉賓也穿上最亮麗的服裝，衣衫隨便或失當則被視為對主人的侮辱（太廿二11-12）。啟示錄廿一章2節出現「像打扮好了的新娘來迎接她的丈夫」一句，正是用新婚佳人的模樣來形容耶路撒冷在末日那刻無以名狀的榮美。

等親戚鄰里都進到屋內或天井後，一場歡宴正式展開。用餐前，賓客要遵照潔淨的規矩，清洗雙手，約翰福音二章6節迦拿婚宴的故事裡說：「在那裡有六口石缸，是猶太人行潔淨禮的時候用的……」席間，主人會無限量供應美酒（約二2-3），並有朗誦詩詞與歌唱表演等娛興，來賓也紛紛贈送禮物給新人。



聘金是雙方家庭討論婚事的一項重點

離婚

馬可福音十章11-12節記載了耶穌對離婚的看法：「……誰休妻另娶，誰就是犯姦淫，得罪了妻子。如果妻子棄夫另嫁，也是犯了姦淫。」《米示拿》「離婚篇（Gittin）」裡列有不同學派對終止婚姻的看法，耶穌時期的「沙買學派」採取限制主義，認為「除非握有紅杏出牆的實據，丈夫不可休妻。」（「離婚篇」九章第十段）「希列學派」則採取寬鬆的立場，它為了挑戰嚴格限制主義，刻意用誇大的案例宣示：「一頓飯做不好就可構成休妻的理由。」（出處同前）

古時的猶太美味與日常飲食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上帝，都很喜樂（徒十六34）。

普通人家在吃飯時都是席地而坐（有的先鋪上草蓆），自個兒拿食物。但不管是富戶或平常百姓舉辦宴會，與會者均是靠一隻手撐扶、側躺在馬蹄形的矮長椅上用餐，傭僕則從另一個房間將食物端出來伺候眾人。主人要坐在面對馬蹄形缺口方向那張長椅的左邊第二個位子，上賓（路十四7）則坐在他的兩旁（太廿21）。

如果吃的是簡單餐點，人們會把硬中帶韌、有如盤子的大烤餅當成湯匙，將食物從盛裝菜餚的公盤裡撈起來一起嚼著吃，或者將餅沾醋以增加辣味。吃剩的餅屑好比是路加福音十六章21節記載之桌上掉下來的屑，有學者認為，古人會拿這些碎餅來刷清指甲。不過，考古學家從掘出之尋常人家遺物裡，也發現了各色各樣裝菜或吃飯的器具。

一份出土的文獻記載，在一個禮拜當中，丈夫對妻子、地主對僱用的勞工們，以及社區對窮人必須提供下列的維生食品：約四公升的麥子、一點二五公升的豆子、四分之一公升的油，及二點二公升的乾果。橘子和檸檬並不常見，新郎可能會買一顆替新娘解饑。甜點包括「蜂房」（參路加福音廿四章42節的另譯）。

傳統上，節慶和安息日的飲食要儘量講究，如果看到有人宰肥牛犢，就表示一頓特別的饗宴即將來臨。人們只有安息日和過節才吃肉，而且惟獨富人每個安息日都吃。猶太教認為，為節慶添購特別食品將可推廣它的知名度。有個拉比曾被問道，讓安息日與眾不同的食物是什麼，他的答案是：「碎魚麥餅」。

酒是最常見的飲料，通常在安息日、節慶喜筵或醫療等場合使用。一般都是將濃酒和著水喝，有些專家曾表示，在疫病叢生的古代，把濃酒加在水裡可以潔淨飲水，以及預防疾病。巴勒斯坦的撒馬利亞地產好酒，最好的進口酒產地則在塞浦路斯及羅德島。另一種常見的飲料是將椰棗混合蓮子汁製成。

普通宴會的菜單與食譜

沙拉：薄荷、茴香、胡荽、香菜、蝦夷蔥、小洋蔥、萵苣、油菜根、百里香、小茴香、紫莢，及芹菜。

主菜：烤羊肉沾熱薄荷醬。

副菜：豆類沙拉、芥菜與朝鮮蓴。

點心：將脫水梨子和著水、酒與蜂蜜，煮成梨子蜜餞。在非產期（冬春兩季）也能吃到石榴，只要將採收的石榴放在海水裡煮熟，讓它們褪色，然後放在陽光下曬三天，再置入冷清水中過一夜，就可製成石榴乾。另一道點心是烤芝麻拌蘋果乾。





從加利利海撈出的
古代石錘

漁夫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可一17）

耶穌的頭幾個跟隨者是漁夫，他們幾個最初聽到耶穌的召喚時，內心一定起了不小的迴盪，因為祂所給的應許（可一17），與他們幾個人的本行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技術熟練的漁夫知道，抓不同的漁要用不同的網子，而且要透過團體合作，才有辦法操作漁網。除此之外，不夠沉著也抓不到魚。最後，一個漁夫還必須選對漁場，並具備辨測風向、水深及氣溫的本領。

許多則福音故事都是以捕魚做背景，因此之故，若能認識耶穌這群漁夫門徒所使用的漁網，將使我們更明白經文的涵義。

耶穌那個時代有三種漁網：大捕網（拉網）、拋網，及通常用亞麻線做成的層疊式曳網。這三種用於不同情況的漁網在新約裡都有出現。

拉網

拉網必須由兩組人合力操作。若散開成平面，這網子有一百英尺長，十二英尺寬，網子兩端各有繩索，邊緣掛著重物。打漁時，漁船先開赴最佳漁場，以加利利海來說，位於它北岸的塔加暖泉應該是門徒當年最喜歡的捕魚區。抵達目的地後，一組人馬扛著網子的一端下船，另一組人馬則繼續開船，等網子在水中已完全張開，船上的人便找個地點靠岸。之後，相隔有一段距離的兩組人開始將兩邊的繩索一起往回拖，讓巨網逐漸收拉上岸。

拉網是加利利漁民所用過最長也最重的漁具，必須用較大的漁船來裝載，著名的古「加利利船」可能就是建來操作拉網的。

拋網

當耶穌初遇西門與安得烈時，兩人可能正在操作拋網，這是一種直徑約二十英尺，邊緣裝有重物的圓形漁網。拋網可以在漁船行駛中或在岸上操作。技術純熟的漁夫有辦法將整具漁網安穩地搭在肩膀上，然後讓它在被拋出的一刻完全張開，並在落水後如降落傘般地緩緩沉沒，將魚隻一網罩住。



現代的漁網

古時掛在漁網上的
的重物



收網時，漁夫會跳入水中，抓住網子邊緣，將整個東西小心提拉起來。

由於操作拋網的漁夫須時常躍入水中收網，因此他得光著上身打漁。約翰福音廿一章記載了一次神奇的漁獲豐收，事發時，彼得聽見耶穌正站在岸上，便「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約廿一7）可別以為彼得是一副穿戴整齊地跳入水中，相反的，當時的他應是光著上身，並可能正準備躍入水中收網呢！不過，一聽見自己的夫子人在岸上，他等不及讓漁船返航，就嘎嘎跳進水中，自個兒游回岸邊。但為了不失禮，他於是趕緊套上簡單的蔽體衣物。

層疊式曳網

層疊式曳網總共有三層網子，在內外兩層各高約五英尺的大網之間，夾有一層縫口細密的漁網。捕魚時，漁夫們邊划船，邊將網子循序釋放入水中拖曳。漁船順著圓形的軌跡緩緩繞駛，讓漁網在水中形成一個頭尾幾乎相接、卻留存開口的圈狀捕獵器。被圈住的魚會在逃脫過程中闖入細網，並且愈掙扎愈在粗細兩種網子的合圍下動彈不得。若想捕捉俗稱「彼得魚」的飛魚（tilapia），可在浮於水面的漁網邊緣插置蘆葦桿，再拉起一圈有如護牆的網子，飛魚就無法飛跳到網外。

漁夫在夜間也會打魚，而從白天到傍晚前的這段工作時間裡，漁夫在每次重新下網前，都要先把前一次抓到的魚從網中取出，並要如同西庇太的兒子雅各與約翰那樣，趁夜間工作開始前，趕緊修補漁網（太四21）。



加利利船的想像圖

古加利利船

一九八六年，加利利海北岸的泥層中發掘出一具木製船殼。從它那堅固的船體、鐵錐桿接合建造法、船上遺留的陶製器皿，以及碳十四年代測定法的結果來看，這艘船顯然建於在聖地史上地位突出的第一世紀。也因此，它對基督徒與猶太人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這艘廿四英尺長、七英尺寬的木船，是用七種包括了柏樹與香柏木的不同木料所製造，並看來曾在多年的使用過程中，被一位傑出的木匠不斷進行翻修。它雖然最終遭到被棄置岸邊命運，卻因著埋藏於無氧泥層的緣故，得以被近乎完整地保存了兩千年之久。專家用了數年的時間，將船體中原本會堵塞木頭纖維的水份抽換成蠟質。今天，這艘船陳設於「屯壘區」（Kibbutz Ginossar）的特別展覽廳，與它當初被發現的地點相距不遠。



本插圖及文字均參考「埃格夫屯藍區」(Kibbutz Ein Gev)之曼德爾·努恩的研究資料

拉網

天圍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種水族；網脫開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裡，將不好的丟棄了（太十三47-48）。



層疊式曳網

耶穌站在革尼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上帝的道。祂見有兩隻船停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努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圍住許多魚，網破些裂開，便把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路五1-7）。



拋網

耶穌順着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可一16）。



鄉間莊園

正像一個人出外遠行，把家務交給僕人管理，分配每一個人的工作，又吩咐門房當心門戶（可十三34）。

約瑟夫把鄉間富豪的莊園形容為「有如要塞的大城堡。」（《自傳》，第四十八章246段）考古的發現已逐步證實他的話。這些挖掘出來的莊園都具有四樣東西：一座榨橄欖油池、榨酒池、一座墳墓，及一座高三十三英尺、內有許多房間的「起居塔」；有些莊園還有自己的淨身池。這類莊園通常由同一親族的各戶人家圍成一塊四方形的建築群，中間是個大天井。

莊園之所以出現，是因地主的鄉間領地與他在城鎮裡的住家相隔超過四公里（此乃當時一天徒步行走的合適距離），他便乾脆在鄉間蓋個房子住下來，並在領地裡栽種橄欖樹、葡萄樹、小麥與大麥。可以想見，地主愈富有領地就愈大。《巴比倫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25b）說：「那些擁有一百座葡萄園、一百塊土地，以及一百個奴工的人，才稱得上是富翁。」

大領地裡的住宅可以稱做「豪宅山莊」，或是「鄉間別墅」。除了住居處所以外，這種豪宅裡還有一個包括榨酒池及榨橄欖油池的工作區。別墅的最頂樓是地主與其家庭的住所，底層則貯藏各樣的食物與用品。耶穌曾說過一則出外遠行的比喻，比喻裡的門房有如鄉間別墅的安全警衛，職責是防範入侵者，與及時將莊主即將返抵莊園的消息通告下去，以便僕人能迅速回到工作崗位。

莊園豪宅裡經常住著五十至七十個人，這房子的建築原料大半是莊園上的石頭，抑或是其它雕工不細的石材。但從某些莊園裡也掘出過雕飾講究的圓柱與柱頭，顯示仍有莊主在意自己住家的建築與藝術品味。

當時的文獻記載，莊園裡的佃戶必須繳交重稅，包括三分之一的農作收成給莊主（另外三分之一給國王）。耶穌曾說過一則比喻，提到佃戶用暴力對待替莊主收租的人（太廿一33-41），這種情節聽在當時的佃戶耳中一定不陌生。

在耶穌的時代，猶大地北部已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用來耕種，它們都屬仕紳領主所有。這些擁有眾多僕役、糧食、管家與帳房的領主，想必是當時加利利地眾所周知的人物。也難怪，他們成了耶穌比喻裡的常客。

正如馬太福音的暗示，地主並不會常年住在自己的領地上（太廿一33），但他的管家必須時刻留守，這可從路加福音裡的比喻窺知（路十六1-17）。

根據在迦密山之發掘結果而模擬的莊園圖。



富豪的生活方式

有一個女人帶來一隻玉瓶，裡面盛滿很珍貴的純哪哩香油（可十四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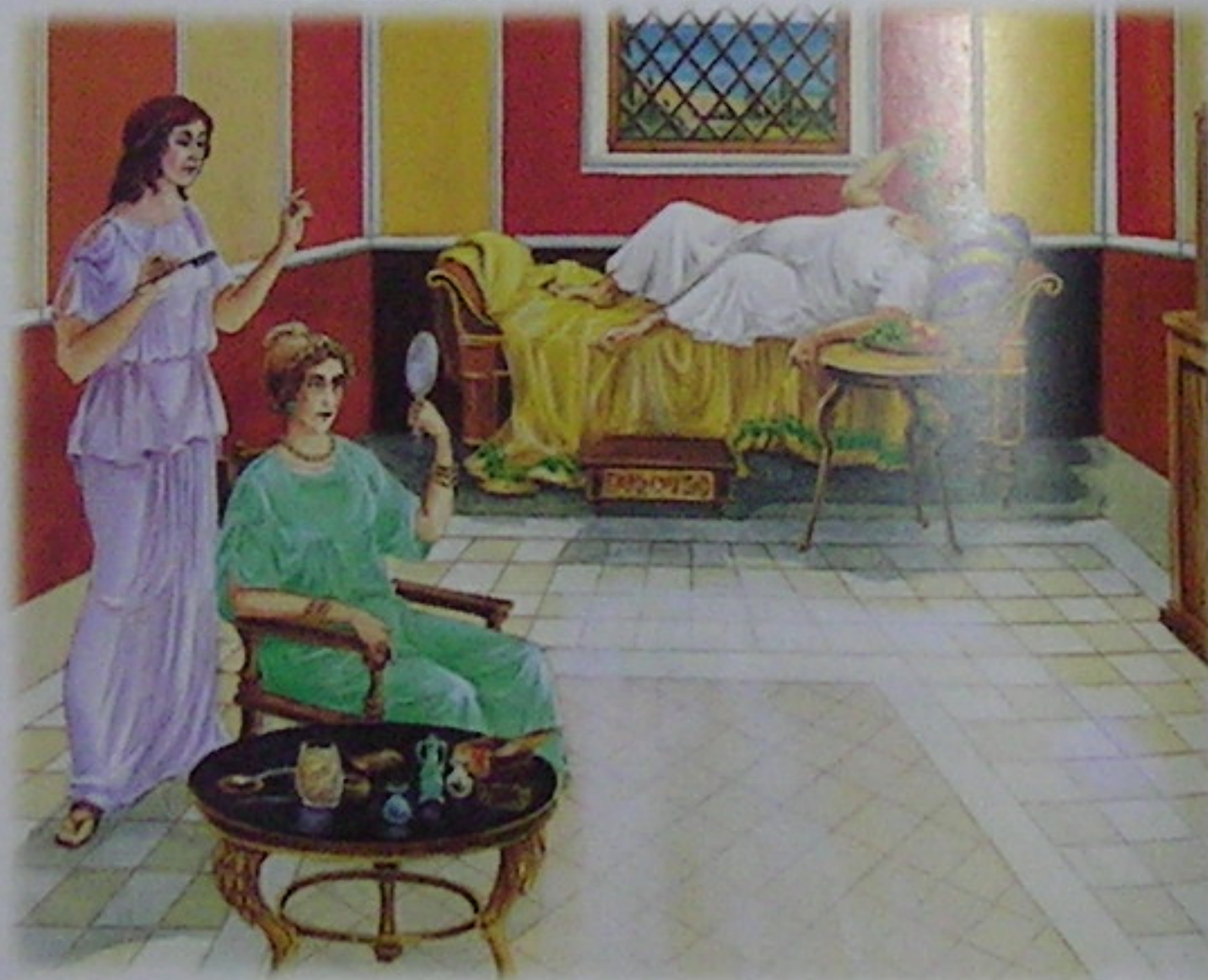
和今天相同的是，古時也只有生活富裕的人才會有時間和金錢培養嗜好。羅馬女子用精心調製的面霜來保養肌膚，其中一種由麵團與驢奶混合而成，據傳是尼祿之妻波佩亞皇后所發明的。小皮里紐曾記載，波佩亞需要的驢奶實在太多，以致她每次出遊時，身邊都要有整群驢子跟著！

敷臉用的粉底由天然礦物製成，分紅、白兩色，使用時通常以唾液加以潤濕，或摻入橄欖油。在有血管隱現的太陽穴部位，女人通常會抹上藍色化妝品。眉毛與眼睫毛則塗成黑或棕色，稱做kohl的藍色化妝墨則塗在眼皮上，相傳還有醫療的果效。手、腳趾甲一般都擦白色染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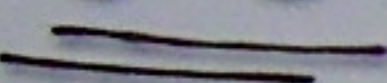
香油通常會抹在髮飾裡，這可由馬可福音十四章3節推知（純哪哩香油抹在耶穌的頭上）。富有女人們用蜂蠟來固定髮型，有時也會將秀髮挽成髮髻。有些女人的髮型十分華麗，裝扮費時，以致《巴比倫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94b-95a）明文規定，禁止女人在安息日卸掉髮型，因為那是「禁止拆毀」條例裡的一種違規行為！長頭髮需要特別的保養，而和現代人的假設不同的是，當時只有富有的男子才蓄長髮。

在《他勒目法典》時代，富有女子所穿戴的新奇配飾之一，是一種鑲有聖城圍牆的圖案、名為「金色耶路撒冷」的頭冠。《巴比倫他勒目法典》「安息日篇」（59a）裡記載，猶太律法師曾討論，讓女子在安息日戴上沉重的頭冠是否合宜。

莊園女主人照銅鏡檢查儀容，園主躺在一旁享受莊園栽種的葡萄。



化妝用具



梳齒細密的髮梳，目的是除掉頭髮。

在馬撒大發現的項鍊、戒指，以及固定衣袍的別針。



固定外袍的別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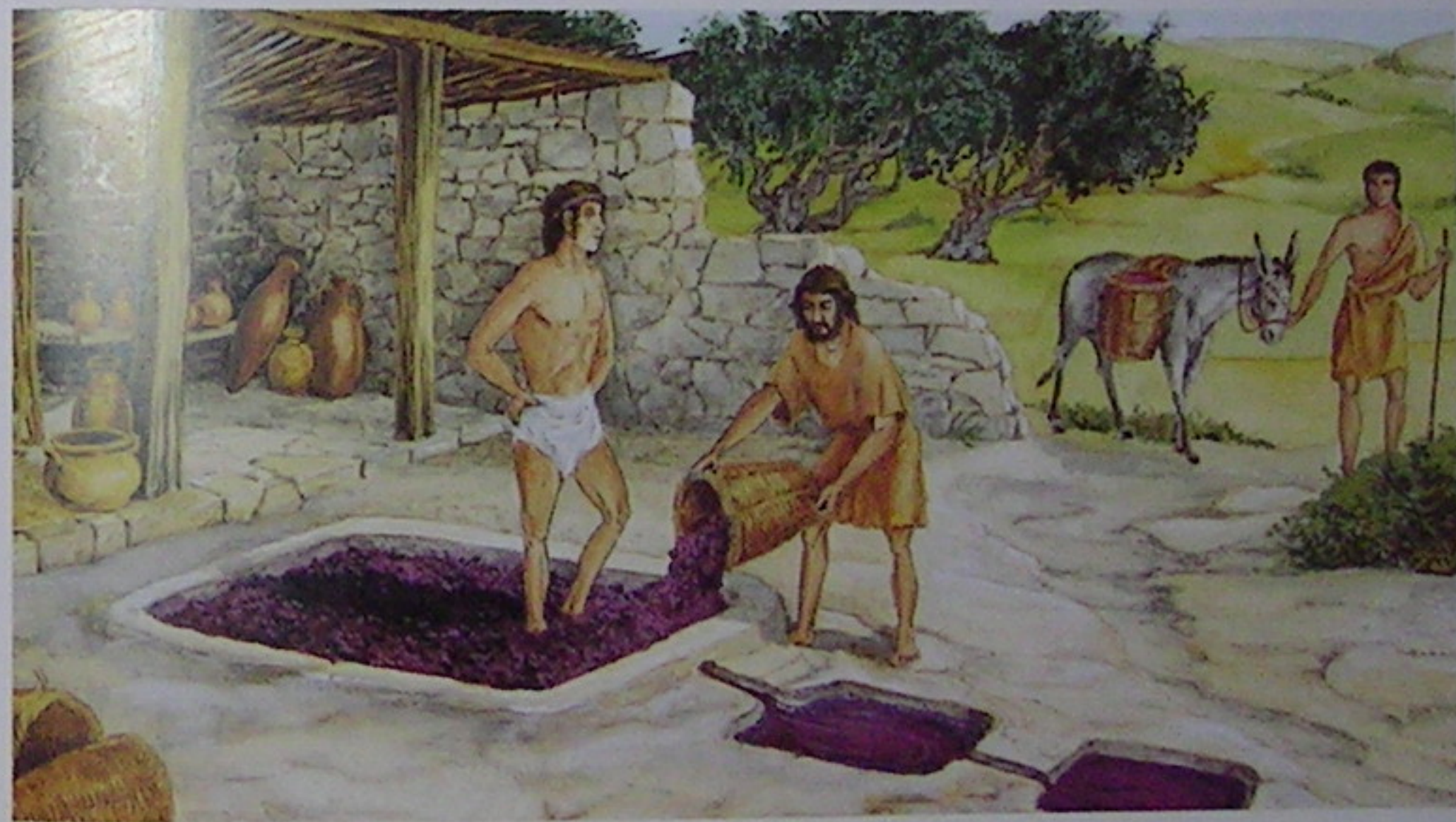
別墅裡的榨酒池

有一個園主開墾了一個葡萄園，周圍用籬笆圍著，在園中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守望臺……（大廿一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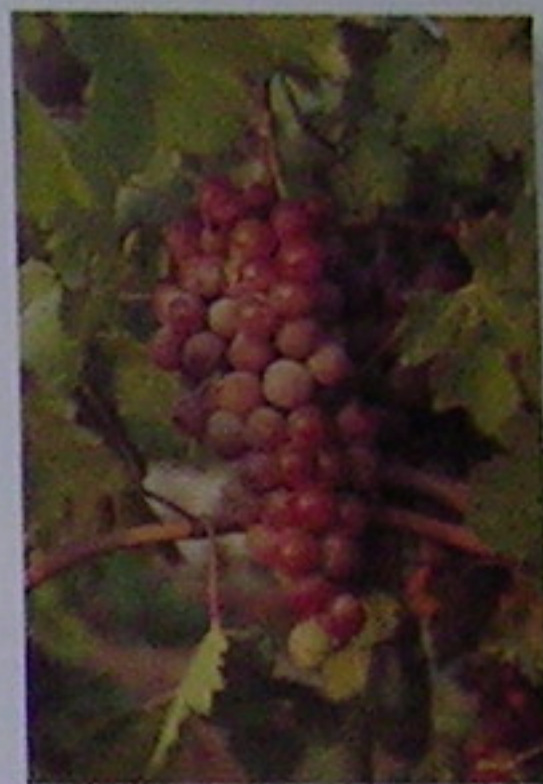
常見的榨酒池是從岩石表層挖鑿出一個深踏槽，槽裡滿佈暗渠，將踩出的葡萄汁液送入旁邊一個較低窪的淺平小池，之後汁液會繼續順流到下一個小池子裡。工人從那兒將葡萄汁裝進陶瓶，再用泥蓋封住瓶口，卻預留一個小孔，讓二氧化碳得以在發酵過程中釋出。在深踏槽裡的工人數目依槽子大小的不同，可以從一人到數人不等。

猶太拉比嚴禁使用異教徒製作的酒（稱作「澆奠酒」，通常用來祭拜偶像），並針對猶太人製作的葡萄酒做了相當多的討論，以免它受到異教釀法的污染。按照教規，猶太人只可飲用自己同胞製作的酒，而且酒的製作過程還要符合潔淨儀禮的規矩。也因此，考古學家常在榨酒池的旁邊找到淨身池。

這座榨酒池的主人僱用園工的方法，說不定與耶穌比喻中那位富有葡萄園主的做風（大廿一43）相似。雖說比喻中的園主風格獨特，但這讓聽眾在比喻的意義境之前，可以感受到懸疑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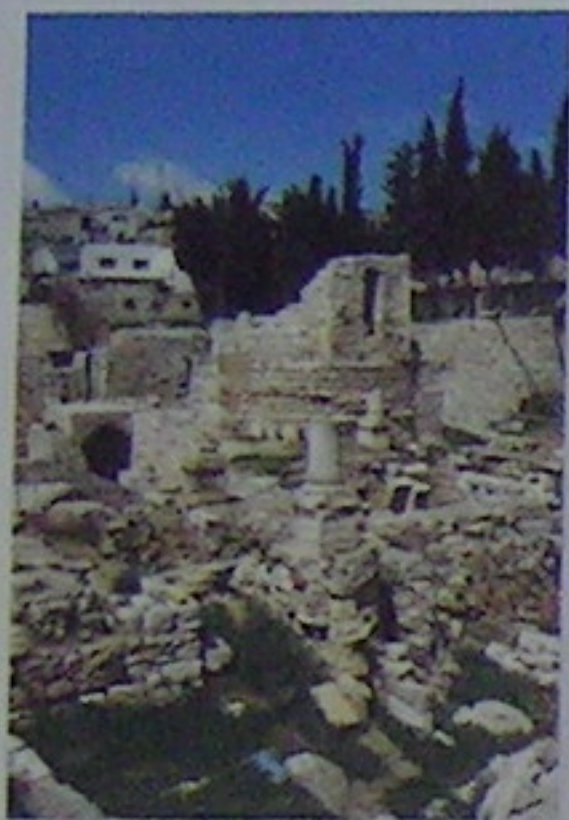


深踏槽



醫生與病患

耶穌牽著盲人的手，帶他到村子外面去，先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然後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你看得見東西嗎？」他擡起頭來看，說：「我看見人，他們好像一棵棵的樹，走來走去。」耶穌又把手放在他的眼上。這回盲人用力一看，視覺完全恢復了，每一樣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八23-25）。



畢士大池遺跡

耶穌時期的醫療

在古代，為人醫病通常是宗教領袖的工作。法利賽人針對耶穌醫好一個瞎子做評論說：「行這樣的神蹟……」（約翰九16），顯示他們明白，痊癒可以透過非人為的外力介入而發生。

鬼魔的作為被當時一般人看成染病的因素之一，也因此，驅魔成了常見的治病手段。在新約聖經多處「被鬼附」的記載中，那些折斷人的惡靈是以複數人稱出現，例如馬可福音第五章9節（格拉森人的故事）裡的「群」。

圖中病患感染眼疾，那是古時一種常見的疾病，新約裡就有多次提到盲人。在醫好天生盲人的故事中（約九），耶穌用口水以及泥土做為醫病的藥劑。古時的醫生會帶著一只醫療箱（右邊的桌上），裡頭有件稱做「點眼膏」的藥瓶，這藥平時貯存在棒子內，使用時，醫生會先將它沾水敷在患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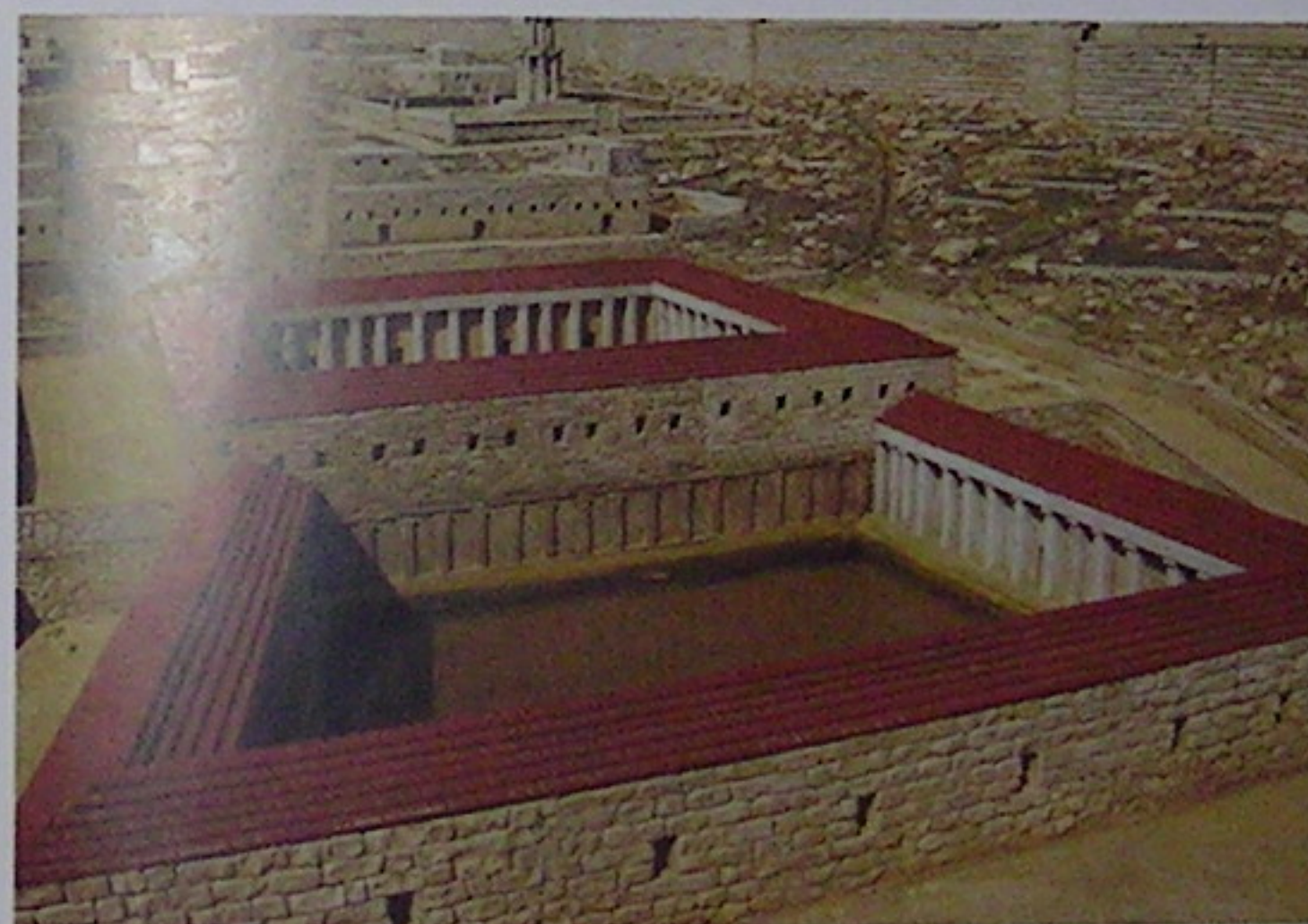
彼得岳母所罹患的「熱病」（路四38-39），可能是一種類似慢性瘧疾的特殊疾病，耶穌藉由觸摸她的手使她得痊癒（太八15），連睡魯的女兒（路八54）及癱瘓病患（太八3；可一41；路五13）也是透過這方法而重獲新生。約瑟夫記載，愛色尼人研究一切對身體及靈魂有益的事物（《猶太戰爭》，卷二第八章六段），並且對接手行醫治的作法不陌生。馬可福音六章13節及路加福音十章34節記載，耶穌的門徒使用抹油的方法為人醫病。在當時，醫生確實有特別助手的協助，其任務是依據症狀，為病人敷用各種特定的醫療油。



《他勒目法典》裡提到四百種有療效的植物，包括現今被證實具有預防傷口發炎功效的小茴香。另外，萬壽菊分泌的松節油也被用來治療牙疼與口臭。

畢士大池

在古時的希臘社會裡，病患為求得醫治，通常會到奉祀醫神「阿斯克雷比歐」（Asclepius）的神廟，或找一座奉祀「赫葉妮亞」（Hygenia）的神壇，在那兒待上幾天，等候神明針對他的病況及痊癒做啟示或托夢。阿斯克雷比歐的祭司通常兼有、或裝成具有醫生的身份。考古學家發現，在耶穌會命令癱子起來行走的畢士大池遺址裡，有一座年代比它晚的阿斯克雷比歐神壇。有些人指出，約翰福音五章4節「有主的使者按時下去攪動池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無論什麼病，必得痊癒」的記載，可能是在敘述一種當時人普遍相信，卻與猶太宗教毫無相干的異教傳統。



畢士大池的模型。

瀝青是產於死海的一種具療效物質（附圖為死海的鹽柱），可用來治療疔瘡與寄生蟲。



古人早知溫泉有療效，《米示拿》裡一再提起兩座溫泉：位於加利利岸邊提比哩亞的溫泉，以及在那附近的加大拉溫泉。或許耶穌在該區以及其它地方遇到的家多病患，都曾經造訪過境內的知名溫泉點。





這座位於耶路撒冷汲淪谷、俗稱「神沙羅之墓」的墳墓，其實是建於西元前二世紀。

喪葬

約是把遺體領了去，用乾淨的麻紗把它包裹起來，安放在他自己的墓穴裡；這墓穴是他最近才從巖石鑿成的。他又把一塊大石頭滾過來，堵住墓門，然後離開（太廿七59-60）。

按 照猶太人的習俗，死人必須即早入土（撒拉與拉結的例子，參創廿三2-4與卅五19），申命記廿一章22-23節也記載，即使被處死的罪犯也得在入夜前埋葬。善待遺體被看做是一種最高的善行，因為行這善事的人是無法指望得回報的。

然而，民數記十九章16節提到，觸摸死人的骨頭或墳墓會使人成為宗教上的不潔，許多的猶太律例便由這記載應運而生，包括古時不准在城內建墳的規定。此外，安息日也不准出殯，當耶穌在十架上斷氣後，亞利馬太的約瑟趕在安息日來臨前將祂的屍體領走安葬，便是出於這個緣故。等安息日結束後，再來完成其它的喪葬細節（例如，為屍身塗抹香料，參馬可福音十六章1節與路加福音廿三章56節，並比較約翰福音十九章39-40節）。

猶太人帶香料前往墓穴（路廿三56），是要除掉屍身的腐臭味，以方便之後的探墓者，或讓將來安置其餘屍首的工作更好進行。而為了方便探墓，墓口會裝置滾石來開關。



與自己的親人同葬是一項重要的猶太傳統，源自雅各的遺命「你們要把我跟我祖先葬在一起，就是在赫人以弗倫田間的一個洞裡。這個洞在迦南，在幔利東邊的麥比拉，是亞伯拉罕向赫人買下來作墳地的。」（創四九29-30）。列王紀上二章10節也說，大衛「與他列祖同睡」，這句話在接下去的記載裡，一再用於以色列及猶大諸王的身上。

即使窮人也有權在身後得到妥當的安葬。一個人雖過世，他的屍體卻不會被冷落，眾親友也會齊聚喪家，安慰並提供協助。如同大比大的例子（徒九37），屍首都得到清洗。

鑿洞為墓是有錢人的做法，他們會先買好地方，再挖鑿墓穴及裡頭的擺設；窮人則葬在長廿英尺、深六英尺的土穴裡。

許多人會隨著靈柩走到墓地，這從拿因城的那場葬禮看得出來：「……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有城裡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路七12）在送葬行列裡幫人哀哭是當時的一種職業，這些職業孝子會赤著腳將棺槨送到墓地。送葬過程中，隊伍可以停下來誦讀幾遍詩篇，在送葬開始前與進行中也可以演奏音樂（太九23），並高舉火把。

死者的遺體會塗上香料，並裹上特別的布（約十九39-40）。猶太古文獻《創世紀註釋集》在探討雅各的死時，透過猶太拉比的軼聞來反映裹屍布的習俗。其中一則說：「在約哈南拉比即將離世時，他對照顧他的人說：『要用不黑不白的灰屍布將我包住，這樣當復活之日臨到時，我身邊若都是義人，我將不會自殘形穢；即使是在惡人當中醒起，我也不會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另一位約西亞拉比在離世前則說：「請將我包裹白布下葬，因為我沒作過讓自己羞恥的事，足以去迎見我創造主的面。」在拉撒路復活與耶穌安葬的故事裡都會提到壽衣（太廿五59）。

法利賽人相信死後的復活，這個信念主導了許多猶太喪葬習俗的形成，其中之一是「第二次的安葬」。話說在家族式的穴葬裡，喪家會將死者遺體置於石棺、木槨或刻鑿的岩壁裡，等一年後再度進入墓穴，將腐朽剩下的枯骨撿起，置入一個稱做「骨罈」的小容器內，並在罈上刻註死者姓名、以及不要擅自開罈的警語。這些警語無法嚇阻在死人堆裡尋寶的盜墓者，從今天挖出的古墳來看，大部份都早已遭到掠劫。



一具精工精美的一世紀骨罈，由位於橄欖山之「主哀聖堂」(Dominus Flevit Church) 底層所挖出。



汲淪谷內的「赫西爾之眾子墓」



建於第二聖殿時期的耶路撒冷「眾王墓群」



外表刻著「該亞法」一名的骨罈，死者可能為大祭司該亞法（太廿六57；約十八24）的子孫。



位於猶大曠野昆蘭地的洞穴，裡頭可能住過隱修士。

在曠野洞穴裡的課程，每週或每月都會有舊生回到社會裡生活，以及新的學生加入學習。



荒漠隱士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大的曠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1-2）

藉由退隱荒漠來淨化更新心靈，這是猶太教裡常見的作風。隱士的歷史悠久，可以回溯到曾受過荒野淬煉的摩西與以利亞。施洗約翰跑到曠野去宣揚信息，耶穌在禁食四十天之後，也「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太四1）發展到後來，基督教的僧侶紛紛效法耶穌與施洗約翰的榜樣，跑去沙漠過起隱修的生活。

在第二聖殿時期，許多包括非主流宗教人士在內的猶太人，紛紛離家前往曠野，在那裡體會歷時長短不一的獨處歲月，或是尋找靈性的導師。約瑟夫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就曾在曠野住了三年，坐在一位尊師的腳前受教，那人「名叫巴努斯……以樹葉樹皮為衣，吃野地裡自然生長的植物，並晝夜時常以冷水沐浴，以便保持自身的純淨。」（《自傳》，第一章十一段）。

耶穌注意到因著施洗約翰而掀起的一股退隱曠野風潮，祂在路加福音七章24-26節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裡。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昆蘭

學界很早就注意到位於死海西北岸昆蘭一帶脆弱乾泥高地上的廢墟，但要到一九四七年死海古卷被發現之後，考古學家們才開始對它進行發掘。第一次挖掘行動是由道明會聖經學院（Dominican Ecole Biblique）的羅蘭德富神父所帶領，他認為高地上的廢墟應是隱修團體的遺跡，並分別確認出抄寫經文的繕寫室、膳房、會議間、大量錢幣，及一個組織嚴密之社區所具有的諸多特徵。這些蛛絲馬跡都吻合了非羅、小皮里紐與約瑟夫等人對愛色尼團體的描述。

羅蘭德富神父與其它學者一致相信，愛色尼人是住在洞穴或由木柱支撐的帳篷裡，有些木柱因著當地氣候乾燥，得以保存到今天。昆蘭社區裡廣大墓葬區的墓穴都很簡陋，顯見昆蘭住民的生活相當刻苦。

這多年來，一些學者對昆蘭的古物提出不同理論。有人認為昆蘭和耶路撒冷在古時有道路相連，因此假設昆蘭是旅客到死海對岸卡利爾微溫泉去的中途休憩站。他們甚至假設，昆蘭當地在死海水位較高的古代，擁有運送旅人過海的碼頭設備。

另外有人指出，昆蘭社區的佈局有如一座雇用勞工來耕耘的大莊園。果真如此，那這莊園裡的主要作物又是什麼？發掘現場找到一處讓學者感到好奇的地方，那是用來製作香劑的場所，至於香劑的原料則可能來自香脂樹。約瑟夫曾形容愛色尼人為「專心農務的優秀團體」（《猶太古史》，卷十八第一章十九段），他們可能選擇在昆蘭工作度日，並體會曠野的隱修生活。



在昆蘭所找到的陶瓶與油燈



昆蘭的貯水槽

昆蘭社區





有些學者相信，這個罕見的土石結構有可能是鍋爐的一部份，用來熬煉香脂樹之用。

香料

乳香是古時聖地最有名的醫療與化妝品，在舊約時代就被廣為利用（創卅七25；耶八22，五一8），約瑟夫稱它為「最寶貴的軟膏」（《猶太古史》，卷十四第四章一段），並記載它的產地靠近耶利哥。將昂貴香脂樹製成醫療與化妝用乳香的秘方向來不外洩，至今，這種古文獻稱作 *commiphora opobalsamum* 的植物，其栽種及提煉方法都已經失傳。

約瑟夫記載，當香脂樹幹被利石割斷時，裡頭的汁液會如「眼淚」般地泌流而出（《猶太戰爭》，卷一第六章六段）。每株送到香料廠的香脂樹會被做成兩種香料，一種是將它的汁液做成價格最貴、稱做 *opus balsamum* 的軟膏，另一種則是將它的枝幹在大水槽裡煮沸後，把那鍋水和橄欖油混在一起，形成稱做香油的產品。每座香料廠都會有鍋爐與大水桶的設備。



這只在馬撒大出土的陶瓶上用希伯來文寫著「乳香」的字樣，表示裡頭一定裝過這種珍貴的用品。

香料廠內景



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是一九四七年時由一位牧羊的貝都因牧人所發現，發現地點是在死海這個全球海拔最低、鹽分最高之湖泊的西北方，由於發現地點位在昆蘭遺址的附近山洞裡，它們又被稱為「昆蘭古卷」。至今，這些古卷仍令學者與平民感到著迷，理由相當簡單：古卷裡抄寫著最古老的希伯來經文，它們比次古老的希伯來經文抄本早了幾乎一千年。

自最初發現了七卷抄本之後，在接下來的十年內，又有兩百卷的抄本，以及數以千計的手抄殘片被陸續發現。雖然裡頭只有以賽亞書的內容完整無缺，但所有的抄本涵蓋了以斯帖記除外的所有舊約經卷。大部份抄本都是在頭一次發現的幾年後，從離昆蘭社區發掘現場不遠處的一處山壁洞窟裡找到的。

所有抄本當中，有一份是在銅皮上寫成的，裡頭記載了某個位置仍舊不詳的藏寶地點，除此之外，其餘的抄本都是在羊皮卷上用碳性墨水寫成。有些抄本在被找到時仍用亞麻裹著，放在圓柱狀的長陶瓶裡；有些看來則像是被人匆忙放置的，彷彿害怕東西曝光。

學者對死海古卷眾說紛紜，有一派認為，它們是猶大各地的不同人所抄寫，到後來才被存放到洞穴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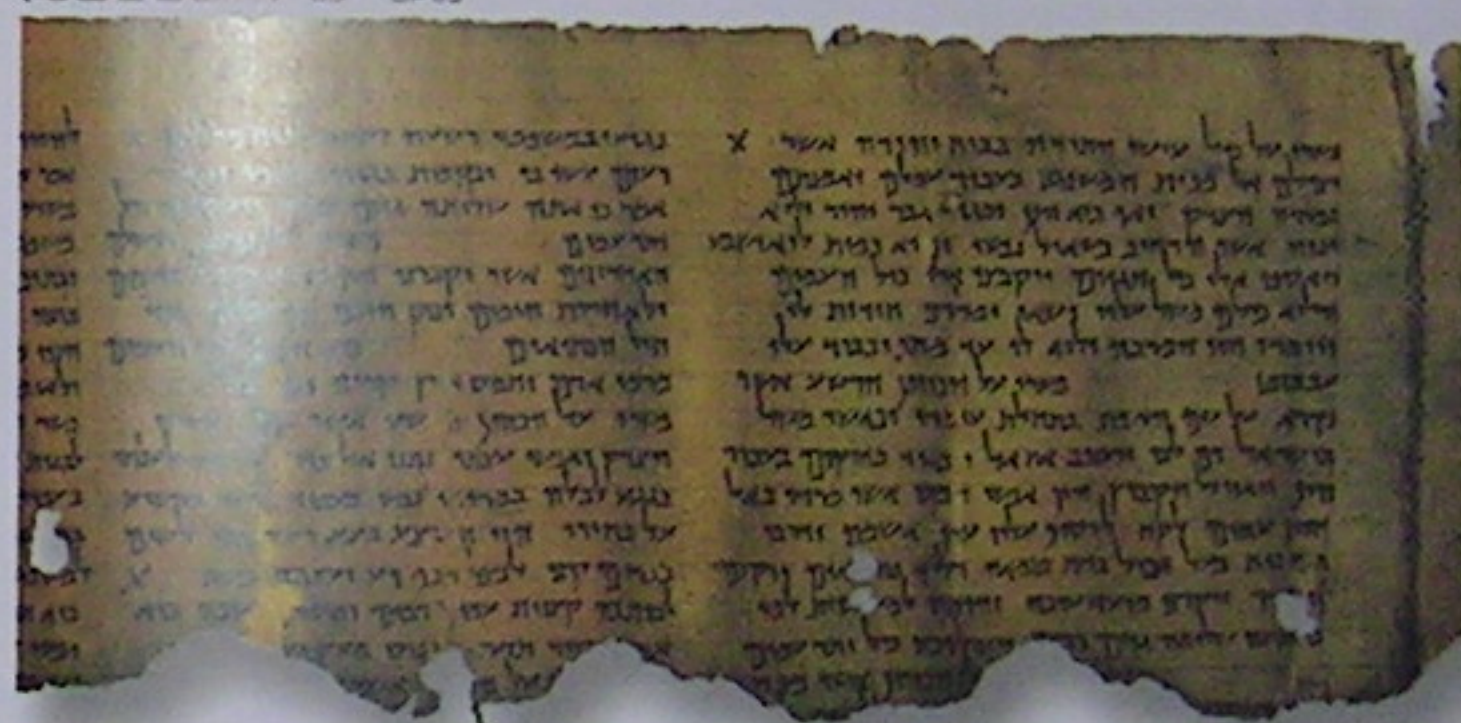


每日祈禱文的殘片



某昆蘭洞窟的內景

《哈巴谷書註釋》的一部份



裝過昆蘭古卷的一個陶瓶



死海古卷裡寫些什麼？

大約百分之四十的內容與馬索拉抄本類似（馬索拉是一種希伯來經文古抄本的統稱，意為「傳統的」，其中包括年代次古、抄於西元十世紀的《亞列波抄本》（Aleppo Codex），有些則類似西元前二世紀希伯來經文之希臘譯文——《七十士譯本》。有些古卷類似撒馬利亞人所誦讀的古抄本，其餘的古卷則內容獨特，例如未曾流傳過的詩篇，以及用亞蘭文所寫成的約伯記與利未記。

愛色尼人的思想

除了聖經抄卷之外，在昆蘭也發現一些愛色尼派特有的文件，這批文件闡述這個自稱「約法之民」團體的共同信念。

這批密教式的文件暗示，它的成員最初在一個被稱做「義的教師」的帶領下離開耶路撒冷，當時的俗世統治者被他們稱為「邪惡的祭司」，這祭司的身份或認應該是在以鬥爭為得勢手段的傳統中上台的一位大祭司，或者是某位漢斯摩尼國王。「約法之民」指控大祭司濫用權力，而且認為聖殿的祭儀與敬拜沒有遵照潔淨的規範來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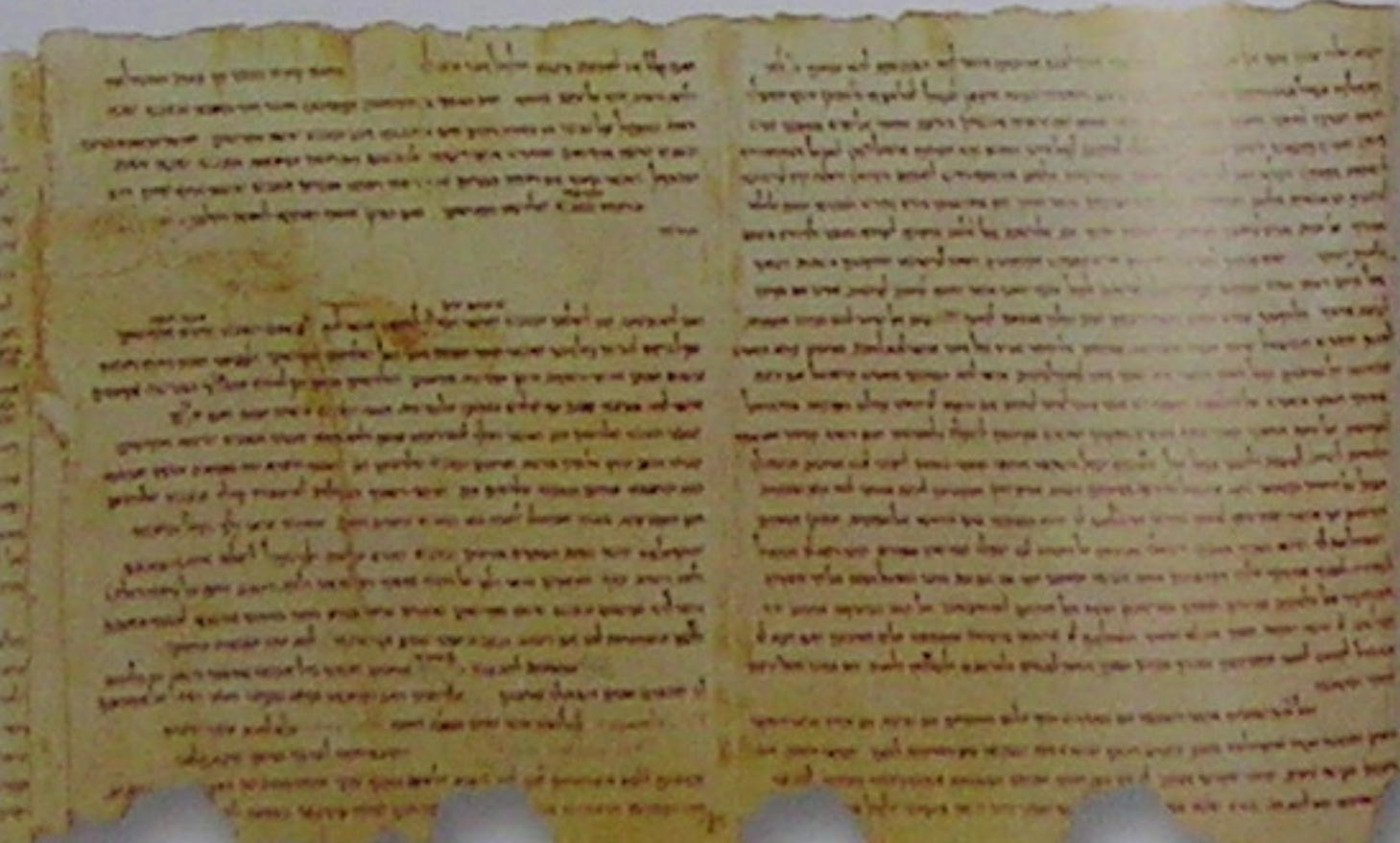
於是，愛色尼團體離開城市，到曠野地展開純淨的新生活。從留存下來的文件可知，對末日的期待是他們的信仰核心。他們將善惡雙方的勢力稱做「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並預測兩邊將來會有一場大戰，所有的惡者在那時要全數遭到殲滅。之後，以色列會脫離外族的宰制，而他們身為戰後的生存者，將在一位公義大祭司的帶領下，「把大光帶到全世界，並照亮多人的臉龐。」（取自稱做「有福的撒拉（Sarah）」的「社區公約」抄本）

這群人嚴格實踐團體生活，舉凡吃飯、閱讀或禱告都在一起，並在聆聽長老的意見之後，共同決定一項議案。他們相當看重潔淨的禮儀，時常到淨身池裡沐浴。

爲了和其他猶太人分別開來，他們不上聖殿獻祭，並一反主流猶太社會的慣例，以陽曆記日。

學者大都同意，施洗約翰可能會與昆蘭社群共同生活並研究經典，他對浸水禮的強調，可能是受到這個隱密教派影響的結果。學者也舉新約經文中的愛色尼思想為例，譬如「光明之子」（路十六8；約十二36；弗五8；帖前五5），來推論該派對早期基督教所產生的影響。

規範昆蘭社區之「紀律抄本」的「附錄」部份片段。



利未記廿六章2-16節的抄本殘簡



昆蘭出土之摩西五經抄本殘簡，用希伯來文書體寫成。

昆蘭出土的墨盒，裡頭有破質墨水殘渣。



昆蘭出土的草鞋釘

「他們輕看財富，想在他們當中發現貧富差距將徒勞無功。他們生活勤儉，認為奢華是敗壞身體與靈魂的瘟疫。」（非羅，《猶太人的申辯》，第四卷）



「所有人要一起用膳。」（「社區公約」）

從昆蘭社區的貯藏閣裡發現了大量的陶碗和陶盤。

銅書卷尚未打開前的原貌



「每個人都將所得在公眾的見證下交出去。」（《猶大戰爭》，卷二第八章三段）

在昆蘭發現了大量的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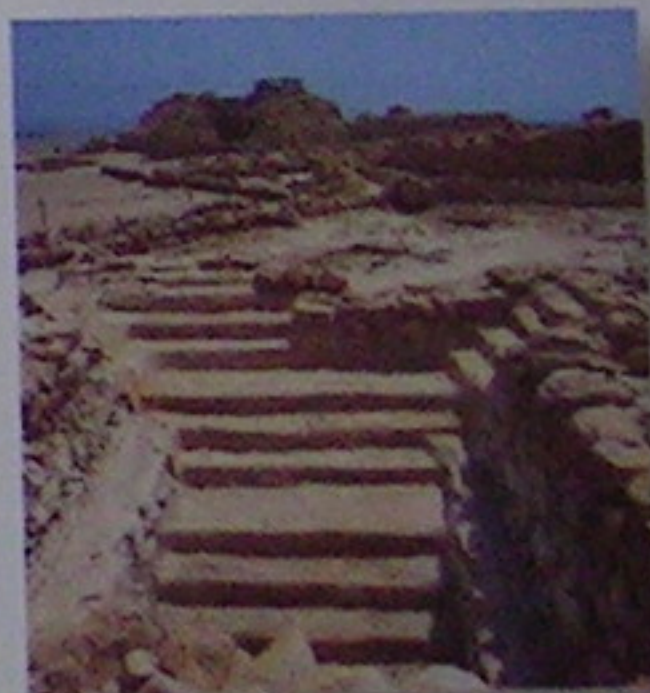


著名銅抄本的片段



「你們要[藉著]我們[神聖的]律法來[潔淨]每個人。一個人要進到水中，並根據你們的規定，口中唸誦：『[以色列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萬事的潔淨]有明文規範。」（引自「團體浸儀」，（）號內的文字為原件中所缺）

昆蘭的淨身池



馬撒大： 無與倫比的沙漠要塞

約瑟夫記載說：「有一座周長寬闊、巔拔峭峻的巖丘，四周都是深不見底的谷壑……大祭司約拿單首先在這巖丘的頂端蓋了一座要塞，將它稱做馬撒大……[大希律]也沿著整個巖丘頂的邊緣蓋了一道城牆，牆上共有三十八座城塔，每座塔堡長廿三公尺。」（《猶太戰爭》，卷七第八章三段，（）號內的文字為原件中所缺）

「大希律從宮殿處往下開了一條新路……東側路徑因地形陡峭無法使用……西側道路最窄之處只容一人通行，大希律選在這點蓋了一座防禦的塔堡。」（《猶太戰爭》，卷七第八章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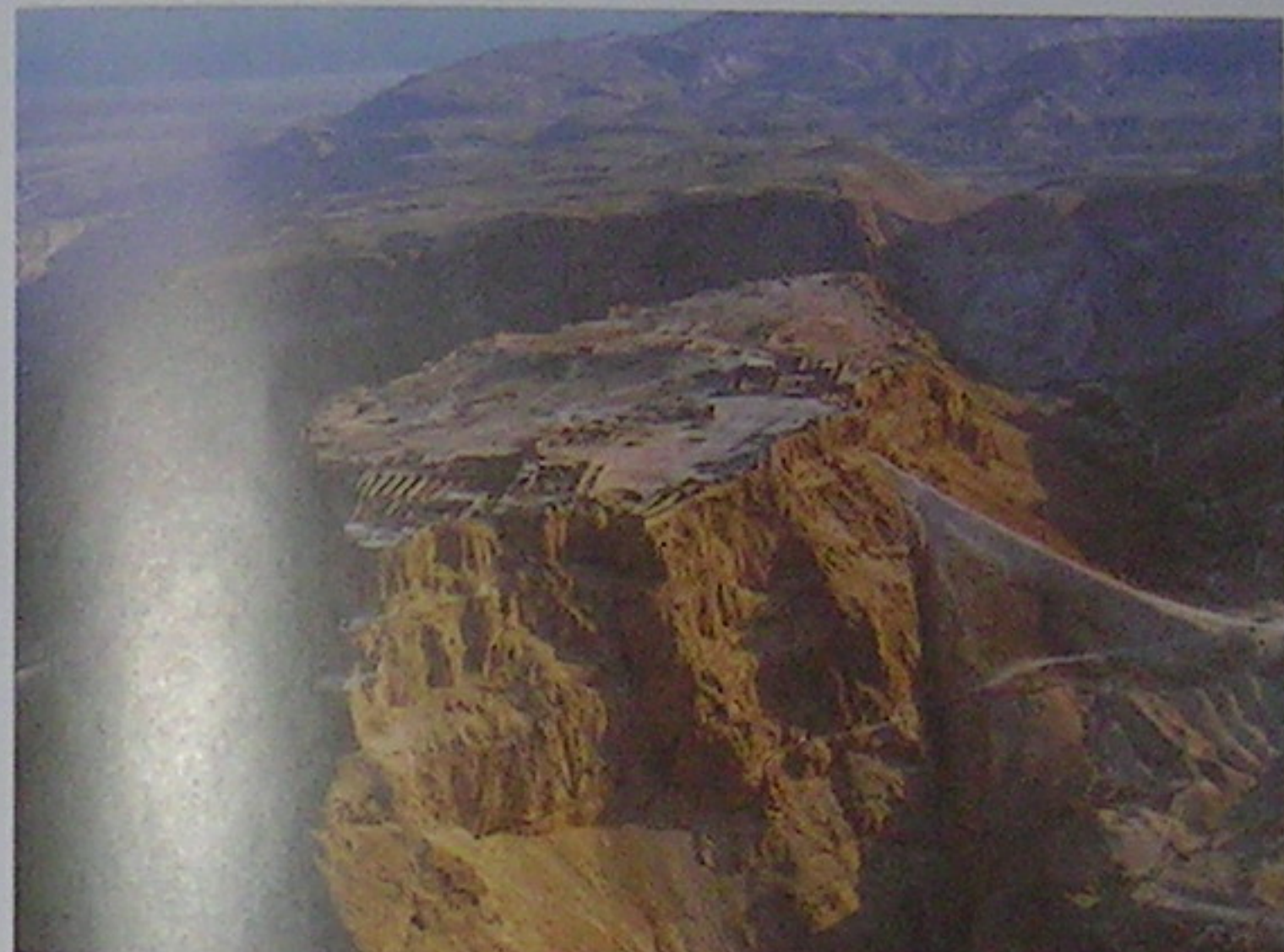
大希律是個知道該在何時遷居馬撒大的人，當漢斯摩尼的安提哥那與巴底亞人結盟，一路席捲猶大地時（參11-12頁），受到重挫的大希律選擇將他的母親、妹妹、未婚妻大瑪莉安妮與其母，以及眾多的嬪妃僕役等一行八百人，安置在這座居高臨下的險要堡壘裡。

但這群貴族與僕役們可不是被安置在一所單調的馬撒大軍營裡，現在的學者在提起這座要塞時，都喜歡管它叫「固若金湯的宮殿」。大希律當年一定對親自督導馬撒大建築的施工感到樂此不疲。從當年泥水匠所留下的希伯來文刻記研判，興建馬撒大的工人應該都是猶太人，但建築的樣式又顯示，這些工人曾在羅馬城受過訓練，或曾參與龐貝城內某些大豪宅的興建。

大希律這個羅馬政權最忠實的配合者絕無法預料，富麗堂皇的馬撒大在西元六十六年被一個極端反對羅馬統治、稱做「刺客利」（意為「匕首黨」）的猶太政治團體攻佔，為的是要取得屯積在那兒的武器裝備。他們因為被政敵逐出耶路撒冷，於是將馬撒大當做反攻據點，甚至在耶路撒冷陷落、聖殿被毀之後，「刺客利」仍死守該要塞。不過，當羅馬軍團將矛頭指向這群作亂份子後，就連大希律的堅固堡壘也無法保護他們。



到了西元七十三年春天，羅馬軍團在攻城器的幫助下殺進馬撒大，卻發現刺客利與他們的親人為了不向自己所厭惡的征服者投降，都早已自戕死亡。



游泳池

大希律的建築工人從馬撒大巖丘裡挖鑿建築石材，那些因挖鑿而留下的坑洞後來被廣為利用，特別是當做貯水池。照片中池子的邊緣牆上有許多方形小洞，暗示那是一座娛樂性的水池，那些小洞則可能是戲水者拿來放衣服的地方。

儲藏室

約瑟夫記載，大希律蓋的儲藏室裝了各種當要塞被圍時，要塞居民所需的食物與用品（《猶太戰爭》，卷七第八章四段）。考古學者以蓋、亞丁表示，從馬撒大挖出了各形各色的容器，與盛裝橄欖油、酒及麵粉的陶瓶。

客房

照片中的客房是羅馬帝國時期在歐洲常見的建物，做為四處勘察道路系統之官員的過夜處所。右圖客房位於馬撒大東側通路的入口，它共有九間小寓所，圍繞著一座開放式的天井，可能是大希律的僕役及外來訪客的住處。

鴿舍

馬撒大南端的一座圓塔成信是養鴿場所。鴿子在大希律時期有許多用途，包括做為聖殿獻祭的祭品，以及拿鴿糞來施肥。然而，在馬撒大南端養鴿子可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白鴿在天空飛翔環繞，增添要塞南面的美感。



游泳池



儲藏室



客房



鴿舍

北宮



北宮

北宮可說是馬撒大建築群中最炫麗的一座，它共分三層，是大希律家族的住所。北宮位於物資豐富的儲藏室及華貴氣派的澡堂附近，上方有一座瞭望塔，除了守護戰略地位重要的馬撒大北緣外，還全天候戒護下方的皇室成員，及其寢宮裡的財富。

整座宮殿以護牆與其餘的建築群隔開，最上層是皇家的起居地點，藉由護牆上的一條窄廊與外界相通，這層的房间都繪有精美的壁畫，其中一間甚至還有一扇窗。

最底層是宴會廳，四緣由迷人的雕樑支撐，裡頭的牆上開了許多扇大窗，並綴滿彩繪。賓客坐在廳裡，可以欣賞窗外壯觀的曠野景緻。同一層還有一座小澡堂。中間的一層是稱作tholos的圓形建築，可能是供休憩散心的植物園。

大希律想必在起初時吩咐建築師，要在整個馬撒大最涼爽的地點闢建他的行宮，因為北宮終日都被來自附近河谷地之西風的吹拂，特別是在晚間。每一層都有開放式的陽台，讓住的人可以時刻享受高地裡的最佳氣候。

大希律的未婚妻大瑪莉安妮、他們雙方的母親，及眾多僕役，就在這種宜人的環境裡，度過了大希律統治初期的黯淡歲月。

宏偉的造型和大希律主子——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女婿馬庫斯·亞基巴建築師提伯河畔的別墅相仿。大希律在自己權勢如日中天的西元前十五年，曾帶馬庫斯這位好友到猶大地一遊。或許，大希律曾站在tholos的陽台邊，聽著馬庫斯對北宮之建築設計發表滔滔不絕的讚美。他還可能從這中間的一層，看馬庫斯炫耀自己的香脂樹園，欣賞那片植物從北方不遠處隱基底城所發出的縹緲波光。這些香脂樹，正是讓大希律有能力在曠野地興建馬撒大這種「高城樹窗」的主要財源。



從北宮向東北方遠眺



北宮的中層



北宮的底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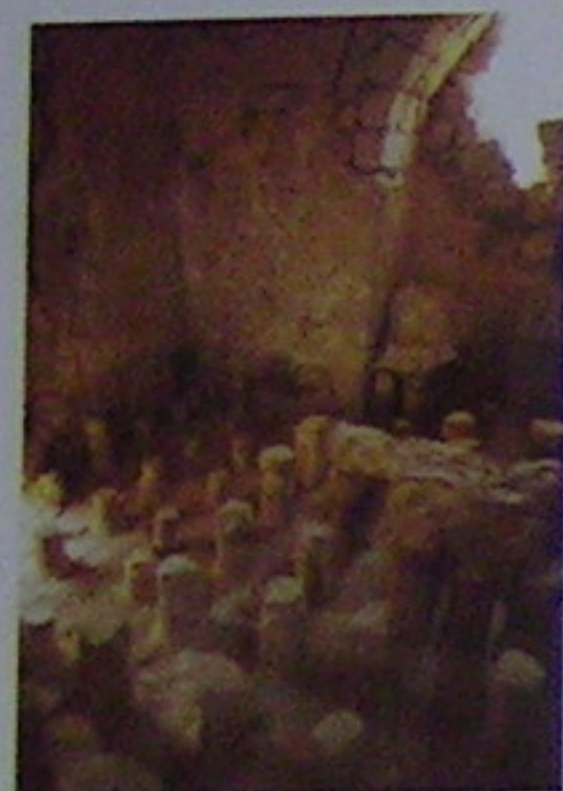
北宮底層的壁畫



北宮底層掘出的哥林多式柱頭



這個後希律時代的澡池是貼著更衣室的牆壁蓋的。



支撐蒸氣廳地板的柱子。



這個從岩石鑿出來的水池供應包括澡堂在內的用水，它藉由引水道運往乾燥的河谷低地，運送山洪所帶來的水源。

澡堂

這座馬撒大裡最大的澡堂與北宮相接，可能是蓋給皇室成員及貴賓享用的。它的建築工人與澡堂的許多建材，可能來自義大利，這也反映出，大希律盡全力地想移植羅馬文化。

澡堂入口的寬敞柱廊區是做為健身廳的palaestra，它的地上鋪著樸素的黑白馬賽克磚。從健身廳可通到另一間稱做apodyterium的更衣室，那兒的地上鋪著不規則的長方形灰泥磁磚與貼地石板。泡澡的人從更衣室進入冷水浴房，再通往稱做tepidarium的按摩房。按摩房的隔壁就是稱作caldarium的蒸氣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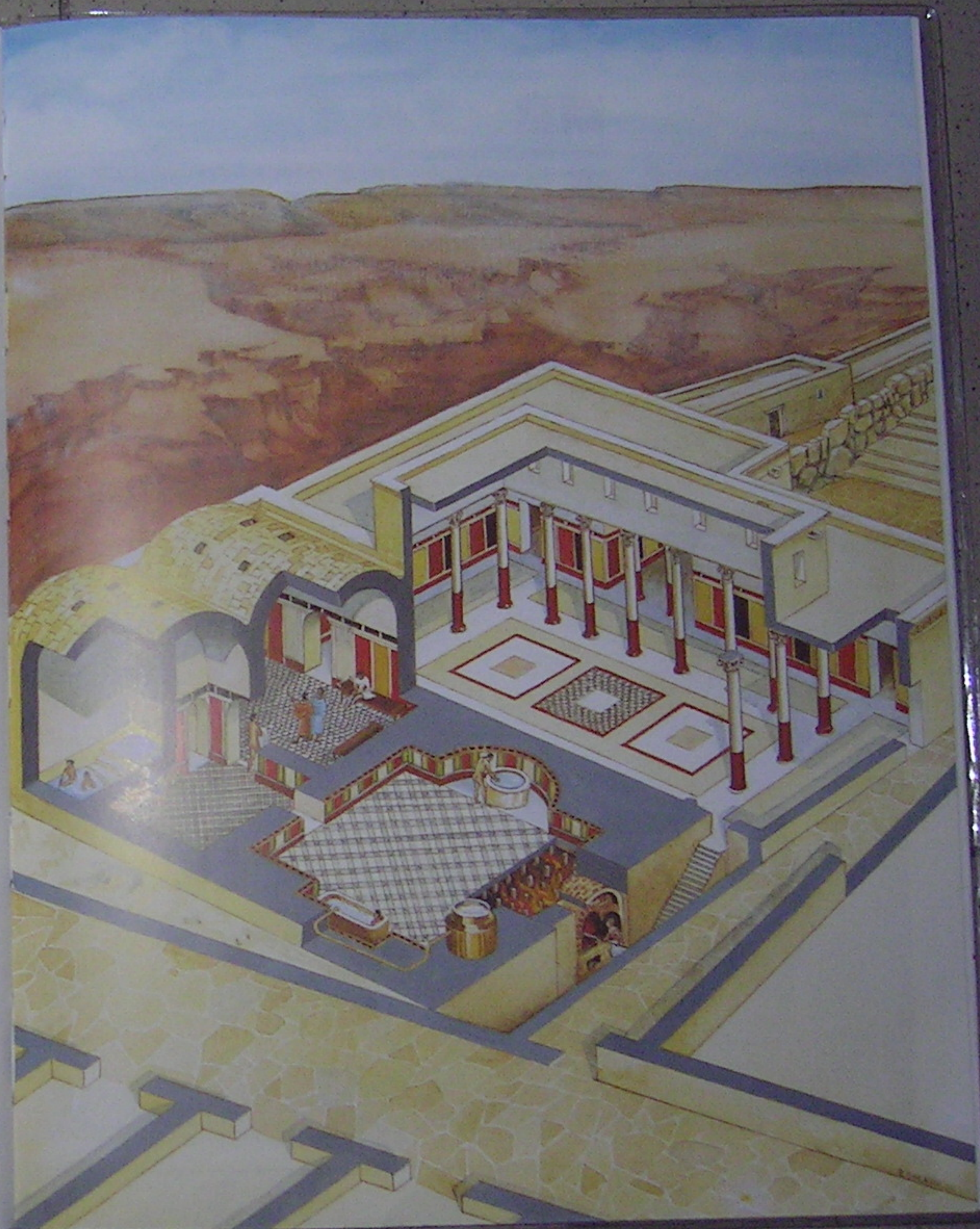
蒸氣廳的屋頂上黏貼彩繪的泥板磚塊，廳堂是由地板下的火爐提供暖氣，地板上的供水槽也靠火爐來加溫。經過加熱的水，會藉由鉛管分送到蒸氣廳的澡池裡（右圖，有管線連接的大圓筒狀容器即為供水槽）。廳堂的地板由底下火爐裡的柱子支撐，該火爐以木柴當燃料，燃燒的熱氣會直接流入地板的空心長方磚。因著這項設計，壁面水珠可以迅速蒸發，使廳堂常保乾燥，而且火爐裡的空氣得以流通順暢，助長燃燒的旺度。蒸氣廳鋪有彩繪的華麗地磚，火爐裡的煙煙和氣味則由四根煙囪排到屋外。

由此看來，澡堂不只是清洗身體之處，還是個讓人心曠神怡的美術廳及文化場所，而澡堂裡頭那間無視外界氣候良窳、自成洞天的蒸氣廳（馬撒大全年多曝露在酷熱之中），則肯定是它的精華所在。當政者平常上馬撒大澡堂消磨度日，或商討詭譎的政局。許多重大商業交易與宮廷陰謀，都是在香煙瀰漫的馬撒大澡堂裡議定的。

富豪名流的休閒娛樂

男人通常在下午上澡堂，女人則選擇人潮較少的早上。上澡堂少不了做按摩，按摩時要敷多種的香油。沐浴的香皂是從扁豆樹提煉而來，洗完澡後，泡澡者及他的衣物都用從番紅花、桃金娘、香柏或貴重椰棗所提煉的香油塗抹一番。

從義大利鄉間的古莊園宅邸曾掘出與廚房緊連的澡堂，它的暖氣由廚房的爐灶供應。這種澡堂與馬撒大類型的設計相比，顯然較為窄小，可能是蓋給奴隸與家僕使用，至於大澡堂則是有錢階級的專利。考古學家在羅馬城挖掘中下階層所居住的「合屋」(tenements)時，從未發現澡堂。



西宮

西宮擁有寬敞的大廳、澡堂、廚房與衛兵宿舍，所有建築圍繞著一個中庭。北宮是希律家族在馬撒大的住所，而華麗的西宮則有如大希律的辦公廳。西宮裡有個房間的地板上遺留了四個凹洞，考古學家以蓋·亞丁認為，該房間裡的御座有一頂蓬覆蓋，地上的凹洞就是頂蓬支柱的基座。考古學家從遺跡灰燼裡發現，當初的西宮牆上可能掛了厚厚的一層繩索與銅環做為裝飾。西宮的二樓應該是做為賓客下榻之處，而且有讓訪客觀景的陽台。

西宮澡堂裡的馬賽克彩繪與當時流行的風格相似，它包含了一層層色澤類似、但主題圖案與長寬互有差異的帶狀條紋。

從西宮澡堂出土的馬賽克磚



馬賽克藝術

馬賽克地磚是在古羅馬城的豪宅與公共場所中常見的裝飾，這種藝術在大希律時代引進猶大地，突顯出從小安提帕特那時起就積極地在文化及經濟上向羅馬人看齊的政策。在凱撒利亞這一類的城市裡，馬賽克工匠是炙手可熱的行業。

約瑟夫記載，大希律「……不計代價，廣為模仿各邦的作風。」大希律式馬賽克的特色是黑白相襯的帶狀條紋與樸素的有色條紋帶，中間混合了用來突顯這些條紋的較複雜花邊設計。此外，鋸齒花紋、與靈感可能來自希臘海洋的波浪紋路，也融入馬賽克的圖樣裡。葡萄葉、石榴及葡萄粒等圖樣的出現次數不多，倒是渦卷葡萄藤花紋時常看得到。其它有些很早就被猶太藝術運用的當地水果圖案，也能在希律式馬賽克裡找到。至於石雕創作向來不陌生的薔薇形裝飾，則是馬賽克最常見的主題。

在猶大地以外的羅馬世界裡，各種的馬賽克藝術都繪滿了勾勒細膩的人物與動物造型。但從馬撒大、耶利哥堡、希律堡或希布羅斯堡所出土的希律式馬賽克藝術，卻沒有任何人體或動物彩繪；理由十分簡單，大希律很清楚，如果引進非猶太藝術中的人體或動物畫風，就等於是明目張膽地違反十誡的第二條禁令（不可雕刻偶像）。而即便一國之君做這種事，也難保不會引發暴動，造成政權的癱瘓，以及羅馬中央的不滿與介入。為了取代理人體與動物的造像，老謀深算的大希律改採申命記八章8節所提，以色列地七樣水果裡的幾種來替換為馬賽克的圖案。

馬賽克地磚的材料大多來自石灰石，這種石材因著蘊含礦物，呈現出不同色彩，例如，含有一氧化鐵而呈現紅色，含錳則變成綠與黑色。找齊原料後，工匠會用榔頭和鑿子切割彩石(tesserae)。鋪馬賽克之前，工匠先用表面平整的石塊把那個區域墊平，然後在上面澆一層灰泥，並趁它沒乾之前，由老師傅把馬賽克的圖案線條勾勒出來。有時，學徒會將師傅勾勒好的線條再塗上顏色，之後，就正式進行鋪設彩石片的工作。



從西宮澡堂挖出的馬賽克地板

大希律興建的其它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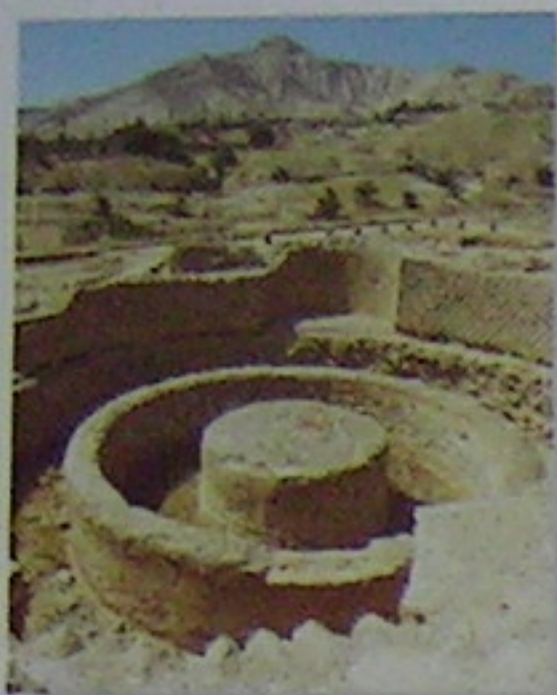
大建設家希律

希律在任內的黃金時期，興建了地中海最大港之一的凱撒利亞城，並將已經希臘化的古城撒馬利亞加以擴建，重新命名為色巴斯。這兩座城都是用他的主子，也就是凱撒奧古斯都（奧古斯都意為「至高者」，希臘譯名為「西巴斯特」）的稱號來命名的。在這兩座城及巴內斯（後來改名「凱撒利亞·腓立比」）裡，都有奉祀奧古斯都的巨大神廟。

大希律還進行了其它約十五項的大型建築工程，包括世界第二大的皇宮——大希律堡，但讓他最出名、而且是當時羅馬境內最大建築壯舉的，則是耶路撒冷的聖殿。這個聖殿座落在第一聖殿的原址，也就是大衛當初向耶布斯人阿珥楠所買的籬穀場，它象徵上帝的靈住在自己的百姓當中。

聖殿是暴君大希律如謎一般之行徑的集合體，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他置放在聖殿入口上方的巨大金鷹像。他添購了一千件的祭司袍，卻不顧祭司的反對，將大祭司袍收在安東尼亞堡裡，只有在重要節期才拿出來讓他穿。約瑟夫記載，有次猶大地碰到饑荒，於是大希律將人民繳交的稅額減三分之一，之後卻禁止他們訪友、同行或一起用餐。為了執行禁令，他「嚴密監視百姓，一旦有人違規，立刻重刑伺候。結果，有許多違令的人被公開或秘密地帶到許爾堪堡處死。他還在國境內各城鄉及道路上廣佈眼線……對於那些誓死不閉嘴的人……他會竭盡所能地折磨虐待。」（《猶太古史》，卷五366-368章）大希律因著大興土木的緣故，被封上「大」的頭銜，但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優點。

大希律堡



耶利哥堡



馬薩達堡



亞麗珊卓堡

許爾堪堡



海邊的凱撒利亞

大希律仿照其它知名非猶太城市的風格來興建「海邊的凱撒利亞」(Caesarea Maritima)，但比較沒那麼細緻。他想讓它成為一座猶太人的城市，結果，不只猶太人得到照顧，連他住在當地的以東本族人的地位也得到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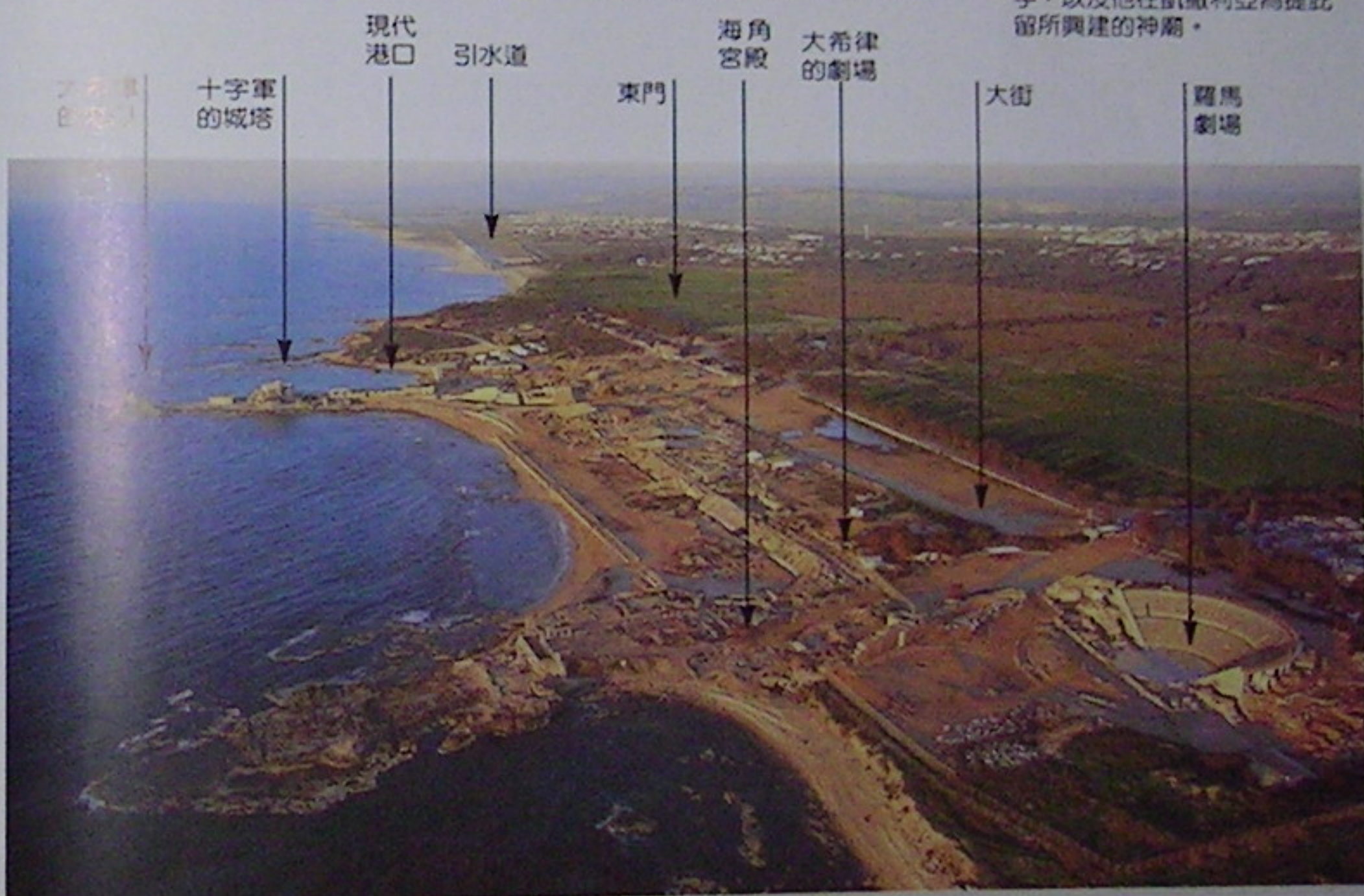
大希律將凱撒利亞港蓋在一處數世紀前由腓尼基水手所建、稱做「史特拉托塔」的舊聚落上。在奧古斯都將這片土地賞給他之後，大希律決定將「史特拉托塔」變成他主要的海港，並以自己主人的稱號來為它命名，他的兒子「腓力分封王」後來也仿效父親，將巴內斯改名為凱撒利亞·腓立比。大希律將凱撒利亞的港口部份命名為「西巴斯特」，這是他第二次以奧古斯都的希臘稱謂（西巴斯特）來為一個地方命名。

大希律花了十二年才把凱撒利亞蓋好，這座城和他所建的其它城市一樣，有兩個主要焦點：神廟與宮殿。約瑟夫記載，該城的地下排水系統有如地上景觀那樣的繁複與華麗。凱撒利亞擁有璀璨傲人的公共建築，包括一座羅馬劇場，及一座跑馬場；大希律每五年在跑馬場舉辦一場舉世知名的運動大會。城裡一萬五千居民的飲用水，是將東邊迦密山腳下的泉水，透過引水道的汲取，運到市區內（參看隔頁插圖）。輸送道約有一千兩百英尺是鑿洞而成。城裡的「工業區」都是些會排放有害氣體（例如皮革舖）或製造噪音的

非斯都卻回答說：「保羅押在凱撒利亞（原譯：該撒利亞），我自己快要往那裡去。」又說：「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與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麼不是，就可以告他。」（徒廿五4-5）



這塊碑文上提到彼拉多的名字，以及他在凱撒利亞為提庇留所興建的神廟。



凱撒利亞遺址



北引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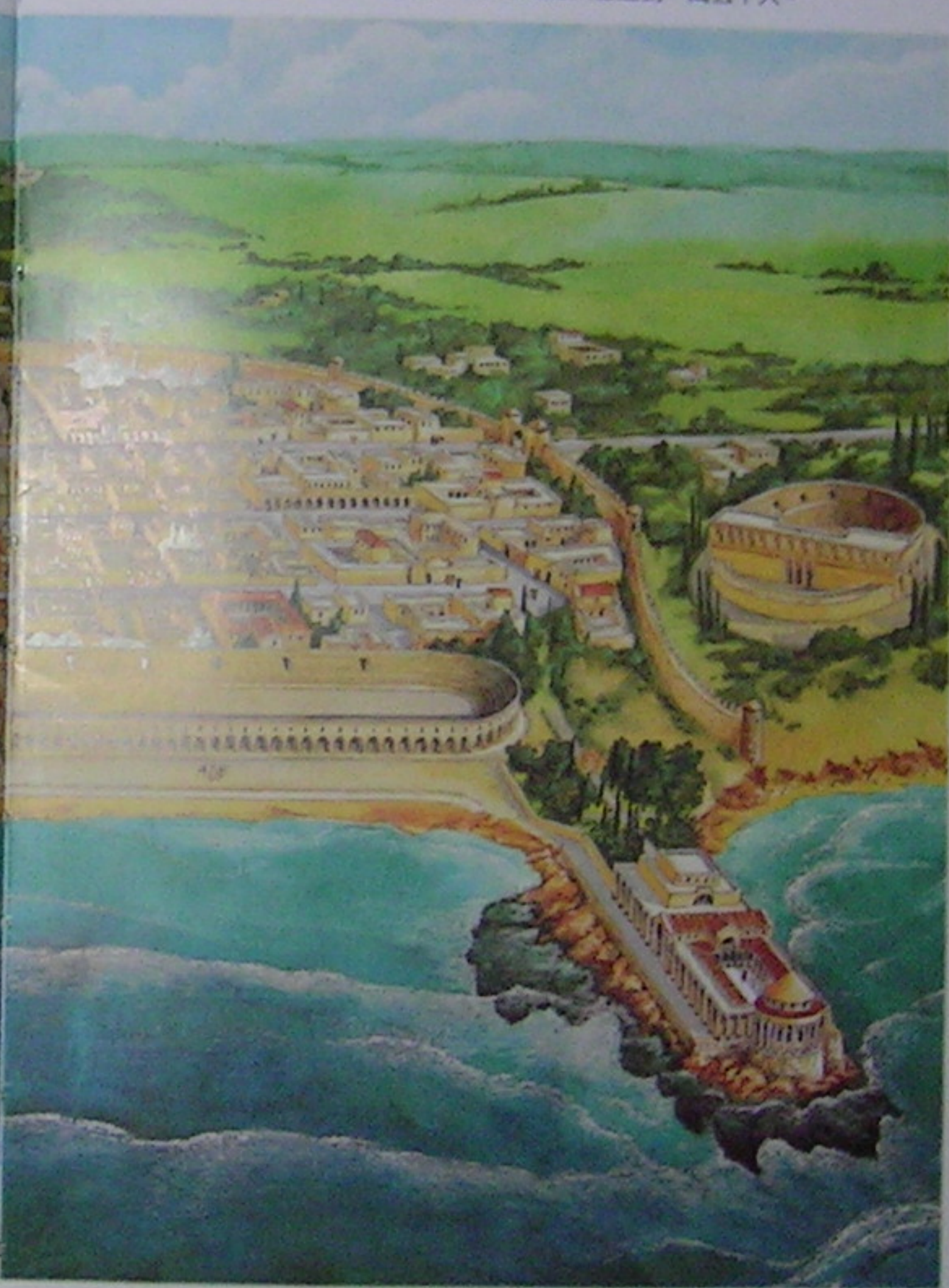
店舖，它位於凱撒利亞的東區，好讓旺盛的東風將那些氣味吹離城區。由於大希律之子亞基老任內的政局紊亂，羅馬人便把猶大地納歸中央直轄，並將總督府設在凱撒利亞，總督本人則可能住在大希律先前為自己所蓋的宮殿裡。

這，就是在新約裡登場的凱撒利亞城。身為第一位非猶太基督徒的百夫長哥尼流就住這兒，大亞基帕王也是在這兒痛苦地死去（徒十二21-23）。之後，使徒保羅被押解到這城，先後被腓力斯總督及小亞基帕王訊問。他接著從這港啟程前往羅馬，在凱撒面前為自己申辯。



到西元六十六年，也因著凱撒利亞的猶太與希臘社區磨擦不斷，最終演變成猶太地揭竿而起的「猶太大反抗」。在武力反叛期間，維斯帕先的指揮所就設在這兒。因著這場震動朝廷的亂事，凱撒利亞失去皇家都市的地位，從此和猶太地一起衰落不振。西元七十九年，驚天動地的維蘇威火山爆發後，巨大的海嘯從義大利直撲聖地沿岸，重創凱撒利亞城。結果，到初世紀末，凱撒利亞已幾乎還原成沙灘上的廢墟。

有護牆環繞的凱撒利亞城，它在大希律時期的人口達到一萬五千人。



這尊雕像當初可能供奉在凱撒利亞的某間異教神廟裡。



羅馬劇場

圓形劇場



凱撒利亞港

在凱撒利亞(原譯:該撒利亞)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問教會安,隨後下安提阿去(徒十八22)。

大 希律的凱撒利亞港又稱為「西巴斯托」,它是東地中海最大的港口,也是羅馬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負責將東方的珍品輸往航程僅十天之遙的羅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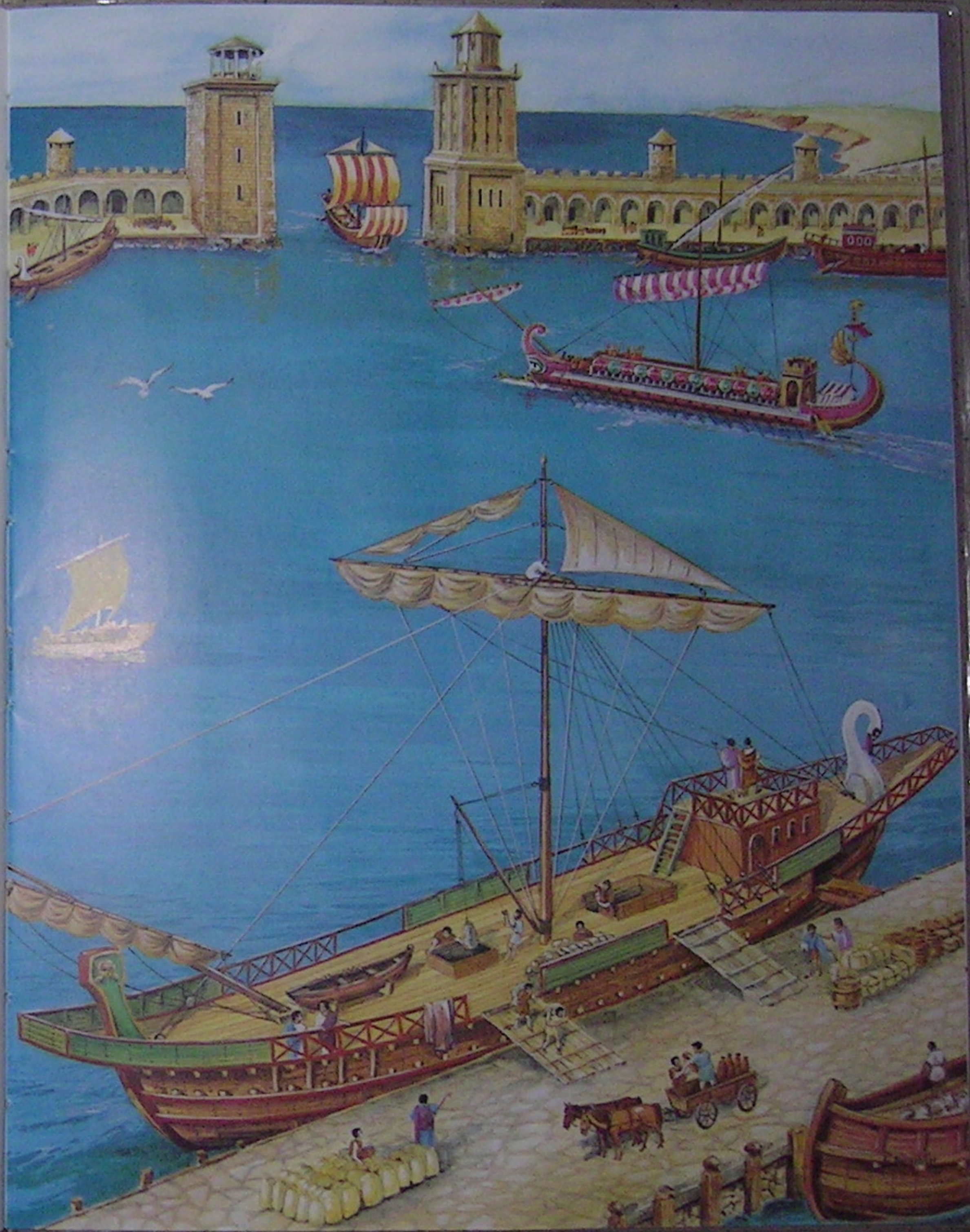
這座港口有一片由人工護牆圍起來的港區,南段護牆有一千八百英尺長,超過一百六十英尺寬,兩邊護牆相接的港灣入口處是一座巨大的燈塔。大希律為了紀念奧古斯都英年早逝的女婿,便以該女婿之名「杜魯蘇」來稱呼這座燈塔。

使徒保羅就是從這個港口坐船到羅馬的(徒廿七1)。

護港牆是以每塊長十六公尺、寬七公尺,高四公尺的巨石所築成,施工時將牆身結構以木架支好,再將混凝土灌入固定,和以往用沙子製成的混凝土不同的是,凱撒利亞港的混凝土採用火山灰做原料。這種混凝土會在水中凝固,也是人類建築史上頭一次使用「水硬水泥」(hydraulic concrete)。凱撒利亞港內並設有排水系統,以防泥沙淤積。

右頁:俯視凱撒利亞港入口的兩座建築之一,便是它遠近馳名的燈塔。

大希律當年興建的南護牆就埋在這段十字軍時期建築與現代建物並立的海堤下面。



異教廟宇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覆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禱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太六7-8）。



這塊腳掌雕塑，是當年一尊立在凱撒利亞某神廟或皇帝廟中之神像的僅存部份。



大希律在色巴斯獻給奧古斯都之神廟的登堂階梯

「航向那個港口的人遠遠的就看到港邊的神廟，裡頭有兩尊神像，一尊是羅馬，另一尊是凱撒。」（《猶太古史》，卷第十五章六段）

「神」這個字對非猶太教徒與基督徒來說，有著完全不同的涵義。對猶太與基督徒來說，神是宇宙的全能創造者。異教徒則認為，宇宙裡有神明、人與動物等層級依次下降的三等生命。他們眼中的「神明」，是最高的一種存在體。反過來說，加利古勒皇帝可以用冊封的方式，讓自己養的馬晉升為元老，奧古斯都及其餘統治者也只要再升級，就能在這個「動物—人—神明」的階級制度中進入仙界。

異教徒向自己喜好的神明獻祭，為的是要神明與他簽立並遵守如同人間契約般的合同。上廟宇不只為了觀謁，也是去要求神明兌現承諾，因此朝拜者會像死纏顧客不放的商人那樣，用盡各種的禱告、獻禮和誓願，來逼神明就範。所以，在異教徒眼中，神明不只是人的保護者，還可以被人擺佈。

猶太與基督教認為上帝是全能的天父，呈現出一幅與異教觀念大異其趣的信仰藍圖。耶穌曾針對向上帝祈求這點教導說：「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太六7-8）

最早期的羅馬異教廟宇裡頭只有一個簡單的四方形空間，當時有個傳統，就是那些負責預測未來、斷卜吉凶的廟祝必須依照方位，將廟裡的空間區分成四等份，只是廟的內部沒有實際隔間。等日後廟宇建築演變得更精細，神殿內部開始區隔出一間地基較高的廟室，用來置放被膜拜的神明，廟室外鋪有入內的階梯。由於只有廟祝才能進入內殿，神殿外的平台上便規畫出一圈由柱廊環繞成的空間，做為前來膜拜之人的聚集場所。神殿通常都蓋在高地或挑高的地基上，以便看來更莊嚴。有些羅馬神殿蓋在內殿的外面蓋了「六進」築台升高的登堂階梯群。有時候，神殿階梯的庇欄處會放置一座祭壇。



城門





現今的以色列市集

城門與市集

……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朱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並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牛、羊、車、馬，和奴僕、人口（啓十八11-13）。

城門口是個忙碌喧囂之處，進入城門是個寬敞的大廣場（agoranomos），那裡有徵稅員，百姓要將鹽及多種農產品帶到那兒過秤並繳稅，旁邊還有兌換錢幣的服務。

來往路過的人會在廣場上稍事歇息，玩玩骰子博奕。行人、扛轎者以及牲畜擠滿了狹窄的空間，不過，二世紀的奧熱流皇帝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板輪車輛於日間在城裡行駛。

高達卅六英尺的城塔內，以及廿四英尺高、蓋有護窠的城牆上，都全天候有衛兵把守。夜間，他們負責將城門口的巨大木門門上，迫隔日破曉再打開。木門上有一扇小門，在木門關閉之後進出城門的人，必須在驗明身份後，從小門通過。這小門可能就是耶穌曾提到的「窄門」：「你們當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七13-14）

從世界各地而來的香料及民生用品，匯聚在凱撒利亞這類大城的市集裡銷售



從這座建於羅馬晚期的凱撒利亞城北拱門走出去，就進入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拱門內側的頂端有多道磨損的凹槽，可能是當年載滿商品的駱駝通過城門時所擠壓出來的。



貨幣單位



布魯塔或小銅錢

布魯塔或小銅錢 (The pruta, mite, or Leptons)

最早鑄造布魯塔的是亞力山大·亞紐烏斯(103-76B.C.)，這種銅錢是最小的貨幣單位，價值等同羅馬幣的quadrans。一底拿相當於一百九十二小銅錢，考古學家已經挖出成千上萬的小銅錢，而證據也顯示，到西元四世紀為止，它是中東一帶最通行的貨幣。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太十29)

「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路廿一2)

「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太五26)



亞力山大·亞紐烏斯所鑄的小銅錢

底拿 (The silver dinar)

在耶穌時期，最通用的底拿會有一邊刻著提庇留皇帝的名字，反面則是一位女士的坐像，上頭寫著皇帝的另一尊稱：大祭司。大部份的底拿銀幣是在加帕多家的凱撒利亞鑄造。

「拿一個銀幣來給我看看。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路廿24)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房子，細細的找，直到找著嗎？」(路十五8)

「第二天拿出兩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欠用的我回來必還你。』」(路十35)



底拿



提庇留時期所鑄造的底拿

推羅的舍客勒 (The Tyrian shekel)

推羅的舍客勒含有十四點二克的銀子，鑄造期介於西元前一百廿六年與西元五十六年之間。由於幣值可靠，人們用它來繳交聖殿稅。它相當於四枚底拿，約一枚普通舍客勒的兩倍價值。聖殿裡兌換銀錢之人(約二13-16；太廿一12-13；可十一15)的主要任務，是把繳聖殿稅之人的貨幣換成推羅的舍客勒。並非所有的推羅舍客勒都在推羅鑄造，事實上，奧古斯都時期結束之後，推羅就停止鑄造舍客勒。但由於人們仍需用這種純銀的貨幣來繳付聖殿稅，希律家族便開始私鑄銀錢。也難怪《托塞夫塔》(即《米示拿》註釋)曾說：「推羅銀幣其實就是耶路撒冷錢。」(「婚約篇」Ketuboth，卷十三第廿章)

「但恐怕觸犯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牠的口，必得到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稅銀。」(太十七27)



推羅的舍客勒



猶太人在大反抗時所鑄的舍客勒

「猶太大反抗」時期的舍客勒 (The shekel of the Jewish Revolt)

鑄造錢幣象徵一個國家的主權，因此，大反抗爆發之後，為了宣示脫離羅馬統治，猶太革命份子便開始自己鑄錢。這些錢幣上鑄有希伯來古文，另有一項創舉，是將猶太傳統標記刻上去，大反抗之前的猶太統治者均沒有在自己鑄造的錢幣上這麼做。這種新錢幣持續鑄造了五年，他們成為考古學家考據該時期歷史事件的重要證物，因為某一處的反抗行動持續了多久，可以由當地挖出的錢幣年份來推斷。

一底拿可以買什麼？

儘管要斷定耶穌時期的物價不是件簡單的事，古籍卻提供了有趣的資訊，這包括《米示拿》、新約，至於考古的證據則較為稀少。從下圖可知，食物在當時並不貴，而這並不難理解。在耶穌時期，大部份的人都是務農，他們幾乎可以靠收成來維持家族的日用需求。

一種錢幣冠上不同稱呼會帶來混淆，譬如說，以下通用的「底拿」實際上是拉丁字「底拿留」一詞的希伯來或亞蘭文說法，耶穌本人當年應該也都用「底拿」這個詞。底拿的希臘稱呼是「達利克」；舍客勒則是希伯來字彙，最早出現於創世紀廿四章22節，並在舊約裡一再提起。

兩底拿相等於一舍客勒，較昂貴的推羅舍客勒則折合四底拿。



葡萄園僱工的
每日工資：
1底拿

經文學家所鑄的
12底拿



1可耳(220公升)
麥子：
1奧熱流金幣
(25底拿)

富有的女子：
100-200底拿

塔利特
(一般外衣)：
12底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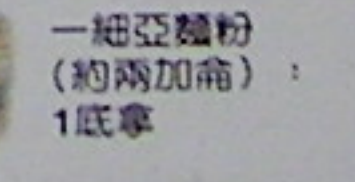


裁織一件塔利特：
8底拿

一頓大餐：
1底拿



一細亞麵粉
(約兩加侖)：
1底拿



一塊麵包：
1/12底拿

一陪俄拉橄欖油：
1底拿



石榴：
1布魯塔



一串葡萄：
1布魯塔



一隻公羊：
8底拿



羊羔：
4底拿



牛犢：
20底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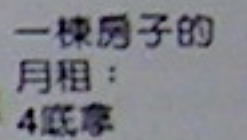


一隻公牛：
100-200底拿

兩出生的
小驢駒：
2-4底拿



一棟房子的
月租：
4底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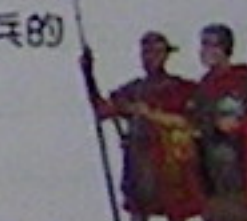
處女的聘金：
200底拿
(寡婦聘金：
100底拿)



丈夫給妻子一
年的置裝費：
50底拿



羅馬士兵的
年俸：
50底拿



到了初世紀中葉，一對鴿子已經漲到一金底拿(25銀底拿)的天價，上聖殿獻祭的尋常百姓根本買不起。到後來，猶太律法教師被迫為這最普通的牲器訂出價格上限。